

宿醉的顏彩

土地的心跳

陳來興創作集

CHEN, LAI-SING SOLO EXHIBITION

宿醉的顏彩
土地的心跳
陳來興創作集
CHEN, LAI-SING SOLO EXHIBITION





縣長 序

彰化縣立美術館作為縣內嶄新的藝文指標，近期更結合天空步道的開闢，使生態觀光與藝文活動在此交集，到八卦山散步、進美術館看展已然成為縣民生活之日常。本次推出本土畫家陳來興個展，讓縣民有機會親炙大師風采，看見陳來興老師畫筆下的人文風情，體會藝術所帶來的共鳴與感動。

陳來興老師1972年畢業於國立臺灣藝專美工科（今國立臺灣藝術大學），受過科班專業訓練的他，卻沒有學院出身的優越感，長期關注環境、弱勢；1974年至彰化縣秀水國中任教，在教育現場深感升學教育的無奈，1981年遂辭去教職，到臺北追尋理想，同年於美國文化中心個展，逐漸在國際藝壇嶄露頭角；1992年加入臺灣教師聯盟，為推動教育改革，足跡踏遍臺灣各角落，參與大大小小的社會運動。

陳來興老師熱愛臺灣的土地、關懷鄉土，他認為藝術就是要融入生活，呈現事實，其畫作富有生命力、充滿對土地的熱情和關懷，舉凡街頭抗爭事件、純樸勤勞的鄉村生活、親友的各種面貌都在真誠率直的畫筆下展現無遺。雖然在2000年陳來興老師因高血壓腦溢血，導致腦部受損，言語表達不如以往敏捷，但他曾說一天不畫畫比死還難過，以無比毅力克服身體不便，提起畫筆，以獨特的筆觸和顏彩，繼續詠唱一首首的土地戀歌。

本次「宿醉的顏彩·土地的心跳—陳來興個展」深入藝術家內心剖白，展現藝術家創作歷程以及那份至今不變的初衷，展覽精彩可期，歡迎大家一同參與，來看彰化人的在地精神、感受這位「臺灣梵谷」對土地的熱切關懷、真摯情感。同時也希望藉由本專輯編輯出版，將展覽精華集結呈現，讓更多喜愛美術創作的民眾看見藝術家對創作的堅持及信念。

本展覽專輯付梓之際，特別祝福展出成功。謹綴數語，以為之序。

彰化縣長 **魏明谷** 謹序

局長 序

在臺灣戰後現代藝術發展歷程中，陳來興老師屬於中生代藝術家，他有如藝壇的獨行俠，既不刻意追隨特定畫風，也不參加畫會團體，對創作的狂熱則是來自對生活中所見所聞的思考，藝術家敏銳的觀察、豐沛的情感，成為源源不絕的靈感來源。為了表現出當下的感受，他下筆迅速，筆觸簡鍊、構圖單純，卻總能直指人心，意蘊深刻。

臺灣或許找不到第二個像陳來興老師這樣的藝術家：性格誠摯純樸，行腳足跡踏遍臺灣各地、親身投入社會運動，縱筆揮灑的盡是對土地的深厚情感、對社會的熱切關懷。在他的筆下，可以看見臺灣社會事件、社會問題、庶民生活、城市樣貌、鄉野風景；以及許多的人物肖像，對象有家人、社運夥伴、藝術家朋友。他的靜物畫，畫面中蘊含著深意，或是沉默的控訴；他的肖像畫，精準勾勒出人物的靈魂，而非僅是外在形貌；他的風景畫，畫的不只是風景、更多的是人情。

本次「宿醉的顏彩·土地的心跳—陳來興個展」展出陳來興自1970年至今的代表作品，試圖呈現藝術家創作歷程與社會發展的密切關係，其中許多重要作品未曾收錄於專輯、也不曾在彰化展出，這次展出紫藤廬、金石藝廊、鄭南榕基金會、慈林教育基金會收藏的珍貴作品，在此向所有借展單位致上深深的謝意。

本展覽專輯收錄了陳來興老師創作生涯的代表作品，付梓之際，特別祝福展出成功。謹綴數語，以為之序。

彰化縣文化局 局長 **陳文彬** 謹序



純真、熱情與喜悅

■ 陳來興

每次見到來興，心中就有湧出一陣歡喜。它讓我有這種感覺，或許是因為他真誠而靦腆的笑容使人覺得，除了見到朋友的高興之外，還希望能和你分享他作畫的幸福與快樂，所以我也會不自覺地感染了他的喜悅。我常想，要說來興是畫家，還不如說他本身就是一幅畫，讓人想多看看他。

來興一直像個愛玩油彩的孩子一樣，手上或衣服的一角，總是沾著顏料，讓我知道在見面之前，他一直在做著他喜歡的事情，不論是在戶外素描寫生，還是在畫室塗塗抹抹。而且他只畫自己有感覺的人、事、物。所以在他的畫中，可以看到天未亮的漁市場，忙碌的漁夫搬運漁獲、打掃拍賣會場的景象；一九四七年二二八事件，持槍軍警屠殺人民的恐怖畫面；雲林古坑充滿綠蔭的樟樹小路，以及掛在慈林基金會入口處、演講廳門外，從一則「鸚哥救火」故事得到靈感的創作畫。

2002年核四公投促進會舉辦第三次千里苦行的行動，剛從中風的危境中恢復的他，也加入苦行的行列。有些長達二十公里的路，他並沒有少走。午間的休息或當日行程走完後的心得分享時刻，常見他拿出畫冊與畫筆，專注而迅速的素描眼前的人與事。許多志工更知道，來興經常在凌晨三、四點就外出畫畫。事實上，他用自己強韌的生命力與無窮熱情，為我們提供了一幅值得一再仔細欣賞並認真模仿的生命圖像。

我雖然偶爾聽聽音樂、看看畫作或其他藝術品，卻從來沒有深刻的領悟和感動。不過我知道一個藝術家必定有卓越的創作力和強烈的創作熱情；他也不會計較作品能不能得到世人的了解、會不會獲得現世的利益。更重要的是，一位藝術家必定渴求以作品來促進人間的真和善，並且相信自己的成品能完成這樣的使命。我所認識的來興就是這樣的藝術家。所以雖然我對他的畫，並不真的很懂，卻是很喜歡一看再看，因為我相信他的畫，不但是值得用眼去看、更是值得用心去欣賞的藝術品。

每位真正的藝術家，腦海裡必定盤旋著無盡的創作素材，等著他譜出悅耳的樂曲與詩歌，繪製出賞心的圖畫或雕塑。例如，得拉客洛瓦(Delacroix，「自由女神領導人民」等名畫的畫家)在老年時就說：「我腦海中的構想，就足以讓我再畫四十年。」來興相當謙虛，從來不說自己是藝術家，但卻也說他要畫的東西還是滿滿地充滿在腦海裡。我虔誠地祝福他能再畫上四、五十年，因為他不但是我的好友，更是一位能為臺灣帶來純真、熱情與喜悅的藝術家。



2002年千里苦行途中，專注寫生的陳來興

在我們的土地上

■ 周渝

認識陳來興，是在1981年初，我剛將老家宅院改變成為茶藝館型態，以「紫藤廬」的名稱面世，也實在記不起是誰首先帶他來相識的。那時茶館還沒有獨立的畫廊空間，辦畫展時就將畫掛在進門的玄關及主要的大廳，有時也會將畫掛到較裡面的佑廳去。那時因這個古樸優美的空間在臺北市的出現，逐漸聚攏來一些年輕的畫家及幾位特殊的藝術狂熱者，其中有沈尚賢、吳翰書、鄭在東、邱亞才、陳來興、于彭....等，稍後又有李美慧、郭娟秋等人的出現。記得在第一檔展覽老友雷驤的素描寫生及人物作品後，第二檔大約是初夏時候，大廳就掛上了陳來興的油畫，帶進來了色彩鮮明，熱情洋溢卻又惶惑不安的臺灣中部的鄉村風景，小人物們，以及變遷轉型中醜陋的城鎮風景。

紫藤廬內半部是在1920年建的日式老木建築，外半邊在1960年代初因颱風吹壞屋頂，父親乾脆拆去部份木造建築，改建成類似民國初年上海的磚造西式洋房，有壁爐、吊燈。父親是在三〇年代初遊學英倫及柏林，師從海耶克大師，研究政治經濟學及哲學，是重要的自由主義學者，但他也是民初以來少有仍深研並尊重中國古典典籍，保有中國儒家士君子風範的人物，因此家中各處廳房多懸掛著傳統書畫，如齊白石、張大千、溥心畬等的畫；郭嵩燾、于右任、沈尹默、吳敬恆、趙恆惕....的書法。這座原來日式建築加上民初西式洋樓，卻在一個文人的家庭的長期居住中，逐漸調和出既有傳統古風又具現代開放性的風格。

當紫藤廬成立時，由於老建築與庭園的寧靜，加上來自臺灣深山深富自然信息的茗茶的召喚，整個環境氛圍十分深邃雅緻，在當時焦躁的轉型都市中，恍若一處生命與心靈的家園，不久就引來了一批喜愛這個氛圍的粉絲。當陳來興色彩強烈又不安的畫作掛進茶館時，有些茶館常客頗不能接受，甚至有人向我提出抗議，認為不太協調、破壞環境原有的氛圍！其實我在展前心中即感到矛盾，知道這一定會招致這些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客人的不滿。幾經內心的掙扎，終於下定決心展出。首先，我認為陳來興的畫作顯示出一個誠實、敏感而有才氣的畫家，真正張開了雙眼面對周遭世界，在他的畫筆下不只有優美的風景、樸素的農民，也有令人憂慮遭汙染的田園，更多的是雜亂的城鎮，以及各類民間的小人物。而作為一個人的存在的深沉而本有的道德意識，使他對當時整個環境中目之所及，可能因政治體制的鉗制造成的氣壓，以及經濟、社會劇烈轉型而顯示出的混亂、汙染、貪婪、人格疏離與扭曲....產生了極度的不安。這位內心充滿熱情的畫家沒有像大多數人一樣，選擇逃避眼前的醜陋，而是帶著惶恐不安的心境，勇敢如實甚至誇張地將眼前的景象盡情地表現在他大量的油畫作品，以及不計其數的素描本上。那時社會停留著一個普遍的看法，認為藝術就是藝術，藝術家只是要「為藝術而藝術！」但陳來興的作品似乎明白的在告白：藝術家是人，做為一個人的存在，潛在的道德意識與對善的追求與醜的吶喊或無從，是無法消滅的；雖然藝術家不可能對社會，對政治，對文明給出答案，但他的心不能逃避「真實」，也企圖逼近真實，表達真實，也因此帶領了觀畫者接近了令人難過或吃驚真實。

我自小就常在飯桌上或客廳裡聽到父親與訪客們高談理想，他非常推崇當年他念北大時的蔡元培先生，說蔡的胸襟人格，自由大度，讓當時北大充滿各種不同的聲音，各類互相衝突的主張都能盡情發揮。因而家中常來走動往來的一些知識份子、教授、學生、政界人士...創造出的氣氛也頗有早年北大之風。因此我想，陳來興的畫作掛進來雖然有些突兀，這種富寫實、浪漫精神，又有表現主義的誇張，與茶館原本傾向東方的含蓄雅典的美學風格確有衝突，但根據這座房子中的傳承的文化風格，應該選擇容納它，呈顯它，而且強烈地支持它！紫藤廬雖然像是一個生命的家園，但絕不是一處逃避現實的寓所，它站在都市一角，經常是在一個距離外注視著世界，當然，外面的世界也會走進來，也希望能透過藝術家與思考者的視角來解讀。

1945年以後自臺灣回歸中國後，雖然不久就逐漸開始了蔣介石的三十餘年的帶有白色恐怖氣氛的獨裁統治；但另一方面，除來臺大量的軍、公教人員外，也來了大批反共或不信任共產政權統治的大陸天南地北各省各路的學術精英、知識份子、文化人，還有如故宮博物院、中央圖書館等無比重要的文化財！為這段關鍵歷史時期臺灣的社會，形成相當複雜多元的面貌。

當時除了左派知識份子被全面打擊、幾乎被消滅殆盡外，傾向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們結合在地士紳與知識精英，也常與蔣政權形成緊張與衝突的關係，發生了諸如自由中國事件、文星雜誌事件、鄉土文學事件....等，雖然在理想追求上受到嚴重的打擊，但其中由一批極少數知識精英帶來的自由主義思想與自由經濟主張，終於在歷史奇妙的機會中，戰勝了民國以來國民黨主流的統制與計劃經濟思想與制度走向，因此五〇年代後隨著臺灣中小企的蓬勃發展，民間實力不斷增長，終於八〇年代中打破了蔣介石立下的戒嚴獨裁體制。

陳來興出生於1949年，正好成長於臺灣原來以農村為本走向城鎮工商轉型的社會；而約兩百萬逃離大陸共產統制的以軍、公、教人員為主來自全大陸各地，語言口音及生活形態各異的新移民們，也參入了自臺灣都市、城鎮以及鄉村各階層原本約六百萬人口的世界，似乎也某種程度地給予了有利於新文化成長的，富有異質與多元面貌的充份社會條件。而陳來興的繪畫正好十分強烈地接受與吸收了走在現代化文明進程前面的一歐洲十九世紀末以來發生的浪漫主義、印象主義與表現主義藝術的視角與技巧，全面而成熟地描繪與解讀他周遭的世界。

如果說1981年夏的展覽是陳來興在紫藤廬的初步面世，那麼1984年擴充了畫廊空間的紫藤廬，認真為他辦的“在我們的土地上”油畫與素描展，標題就強烈地暗示出作品的視角，很像是一個臺灣新繪畫來臨的宣告，深刻而成熟的畫作，處處令人感動與震撼。多年後我遇到雄獅美術的創辦人李賢文先生，他對我說，這次的畫展影響十分深遠，似為臺灣畫壇立下了一個久久不能讓人忘懷的里程碑。

為“美術館”裡的陳來興尋找看畫的理由

▪ 謝里法

在一個午後的閒聊中，偶然間聽康原說，陳來興在彰化市郊的和美有個美術館，是個騙子騙他的錢來蓋成的，好奇怪的說詞，沒人聽得懂，便越想知道，於是由王輝煌開車，一群人臨時決定前往看個究竟。

來到和美小鎮把車子停好後，見廟埕一旁有棟長方形如火柴盒的水泥建築，門前掛有一塊長條的木板，本應該是招牌卻被人用顏色亂塗得不成樣，康原說，是陳來興發現自己被騙之後一氣之下拿起畫筆塗出來的傑作。

說這裡是美術館，其實是一間大畫室，約兩百坪的空間，我很快就看出這個畫家是怎麼在製作他的作品，但說也奇怪，我居然到處找不到他的畫筆在哪裡。

“哈哈哈哈！”畫家用笑聲在歡迎我們，他稱我“大師”，我也稱他“大師”，卻裝不出像他那樣的笑聲。

就好像有十來個畫家同時在使用的畫室，到處有畫架，滿地都是畫，看來畫家一點也不愛惜自己的畫，疊成一堆又一堆不知是完成還是未完成的畫作，反而是我在替他的不在乎感到心疼。

想起第一次到他老家的畫室是在1988年冬，由王世勳和陳勝道陪同，在南部回臺北途中，忽然想起陳來興就決定把車子開過來了。陳來興於不久前才到過我紐約的家，這回算是我們第二次見面，印象中他的作品若說沒有完成卻也沒什麼理由可再畫的；說他十分認真畫了這許多畫，卻又像是在畫布上玩弄顏料，如果突然有人問他這幅畫完成沒有，我看他是回答不出來的。相信只要出現在他面前的畫，他會不猶豫繼續再畫下去，如此才畫出滿房子的油畫。

“常看到不會畫畫的人也能畫出好畫，反而會畫畫的人難得看他畫出什麼好畫。”我常有感而發，對人說出這樣的話。可是，陳來興從學院出身，由會畫畫而變成不會畫畫，然後又從不會畫變成會畫，遊走在兩者之間，這種畫家沒有“畫壞了”的問題，所以作畫對他是最快樂的。

我最想看到的是一個畫家處於“不會畫”狀態所畫的畫，這個時候他心裡頭想的究竟是些什麼，或者他什麼都不去想，只拿筆調顏色在畫布上塗鴉，畫出什麼算什麼，畫出些永遠畫不完的畫。如果我買下這麼一幅畫，說不定他會每天帶著畫具跑來我家想繼續再畫。我會因為這個畫家被我“釣”到了而感滿足，這樣作算不算已經是收藏家！

在陳來興畫室裡，面對滿地堆得東倒西歪的畫布，令我沒有心情專注看某一幅畫，甚至我不能當是一件“作品”在欣賞。心裡只想著，這個畫家發瘋了，就這樣讓自己活在顏料堆裡。

不久前我才在國立臺灣美術館策劃一個展覽叫“不滿之見—繪畫最佳完成狀態探討”，集合三十名畫家，每人挑出兩幅畫：一幅已告完成可送往沙龍參與競賽，一幅還差兩三成的未完成之作，同時陳列在美術館殿堂，讓眾人也讓自己一起來審視，畫完的和沒畫完的之間有多大差別。這時我曾想到陳來興，在他畫室裡未完成作品隨處可得，可是所謂“完成”之作那就難找。反觀參展的三十名畫家，幾乎令我分辨不出完成與未完成之間的差距。展出之後只好承認今天的畫壇在這樣的議題下我作這樣的策展完全失敗了。

在陳來興的“美術館”裡我們之間沒有多少交談，他想到什麼，就只顧“哈哈”大笑幾聲，我則忙於看畫，卻也無暇靜心，在別人看來一定認為我不是在欣賞而是尋找什麼，的確如此，只是自己也說不出來為什麼尋找。

我很認真去了解過近代西洋畫家一生的創作，於晚年之後當他們幾乎已不想再“完成”什麼時，面對畫作與其說“完成”不如說為一幅畫作打扮，讓自己當一名化妝師。他們已經沒有意願，欠乏能力，不知“完成”是什麼意義。繪畫的發生所以可貴在於如何開始，致於要怎麼“完成”已經不再能滿足自己，“不完成”反而是畫家的一種境界，在許多優秀畫家的晚年作品裡我都能體會得到。

陳來興的畫和他的人一樣粗獷，對我而言他最動人的語言莫過是“哈、哈、哈！”短短的笑聲，足以涵蓋與人之間的一切，也許他只用來對我一個人“說”，使得我的理論無言以對。

畫的“完成”與“不完成”同時可從人的“正常”與“不正常”作解釋，當我與一個人對飲，聽到他一句話未說完就急著接上另一句，且一句話說過了又說同一句，把話一而再重複時，便認定他已經醉了，這正是陳來興此時的狀態，他正是這樣在畫他的畫，畫得如此陶醉。

走進門來，當我們彼此握住對方的手時，接觸到他體內傳來的電流，我的感觸是這個人隨時可能爆炸，在他身體裡裝的不是汽油就是火藥，如今反而成了作畫的能量，眼前所見原來都是些爆炸之前的產物，炸開來時一切都“完成”了，“完成”反而使作品變得平常無奇，我寧願這裡不是什麼“美術館”，因為“美術館”裡藏的是些常見的藝術品，在這裡的每一件作品還在成長中，都還活著看得出即將誕生的生命。

因為肚子裡有酒精的關係，他的一雙眼睛始終紅紅地瞪著我看，令我有壓力而想萎縮，為了躲避我把目光移向週圍的畫，其實畫對我仍然有壓迫感，想起二十年前的那一次我走進他畫室目光接觸到他畫的鄉間小鎮，我不由自主對自己說：“這才是我回來所看到的臺灣，全都被他畫出來了！”

在國外那麼多年，因懷念故鄉而畫臺灣，從記憶中找出種種構成故鄉的元素：藍天、炎陽、紅磚、水牛、椰子樹、半坪山、小溪流，全都畫出來了，就是不知還少了些什麼，心中的故鄉依然是異鄉，直到那一天面對陳來興的畫，發覺他竟然輕易就畫出臺灣來，畫出在臺灣的生活，原來生活才是最重要，而我不知該將自己當成觀光客手中的一架攝影機！

他還畫了許多臺灣民眾街頭抗爭的場面，那麼多的人頭，高舉拳頭，大聲怒吼，應該是最令人激動的場面，也是我一向最支持，甚至想參與的運動，不知何故面對這樣的畫，我的心依然平靜。二十年前中國文革時代的海報，勞動人民大聲吶喊的畫面，我卻怎麼也聽不見一點點人民的聲音。如果是舞台上的演出也許更生動些，在平面繪畫中表現出來的畢竟不是生活中的，當時我可以說那是中國，但如今我已回來臺灣，仍舊冷漠無感，如此從我的畫衡量出了自己與臺灣的距離。在這同時陳來興也畫出了美的畫面，以和諧的色感表現歐洲風景，筆觸的鋪陳有幾分梵谷，卻又整齊得多，看得出他不想以畫故鄉的筆去畫外界世界，國外旅途中他的心情如此平靜，甚至帶有一點點灰藍色調把國內時的激情壓下來，莫非這種畫是畫來掛在客廳裡。令人好奇的是，畫故鄉臺灣與這些不同題材和風格的畫是參雜

著畫，還是在不同時段裡分開來畫！因為畫室裡隨便一個角落就看到好幾種畫都在一起，即使機器人也要調節一下機件，何況是有強烈情緒的他。

最吸引我的畫面則是“妻的畫像”，畫中那麼多不同角度所呈現的以妻的身份生活在畫家身邊的女性，我第一眼就能看出她不平常的角色，夫妻間的情在筆劃間自然而輕易流露出來，每一幅畫都吸引我看了好久，不知為何調子總是如此灰暗，畫中的女人還是走不出一定的框架，只看到畫家深沉的溫情，讓觀者為之感到不忍。

我有個衝動想開口說要收藏作品的意願，但又不敢直接表示我所要的是“妻的畫像”，因為畫家向來是不會把“妻”讓給別人的。我在這空間裡雖只短短幾十分鐘，便已感受得到畫家每天怎麼在生活，而作為這裡的女主人又是什麼一種角色，陳來興竟能在不同情境下以各種筆法畫出一個女人生命中最難得的堅持意志。我想當畫家在畫的時候也一樣會感動吧！

正當夫妻兩人一起把“妻的畫像”擺在我面前，我已在另一堆畫布中找出一幅男人的畫像，一看就猜出是陳來興自己，既然不敢要他的“妻子”，就拿他自己，大胆開口說要收藏這幅畫。

我說要買這幅畫，不同於其他人一買就是十幾幅，好比陳來興每次一畫也都是十幾幅，單獨一幅當作我的收藏是有我對收藏的用意。幾十年來我已經把“收藏”視為一件作品來完成，雖也是永遠完成不了的“作品”，我還是不停地在進行，為這作品取名“人間的零件”。每件作品有它的一段故事，它因故事而存在，然後把所有的故事接連在一起述說了我的人生，走入我的生命的都是在記憶中最深刻的畫家。就是所謂“所有的作品都是別人的作品，合在一起就成為我的作品。”這一生中我把身傍的所有都當成作品，所以“收藏”也不例外，編成一本畫冊時，它是我的收藏集也是作品集。

三十年前廖繼春的兒子廖述忠在我的書信訪問中寫著：“如果我的父親不是畫家，他就只是一半的人。”到底“一半的人”是什麼樣的人，我在其他畫家裡找出好幾個人作比喻，直到那天見到陳來興，才更確切認定，除了他還有誰！

曾經有人對我說：“畫商想騙你的畫太容易了！”這話我只相信一半，因為他騙去的畫賣不掉，這又有何用。今天在陳來興畫室，我腦子裡萌生想騙這小子的畫容不容易的問題，其實不必騙，用偷的就行了。於是眼前出現一幕鬧劇，有人拿起兩幅陳來興的畫往外跑，他看到了大聲一喊，追上去鑽進廟旁小巷裡，幾分鐘後陳來興一個人喘呼呼走出來。這時的他應該是氣，是笑，還是哭！或許他根本不想追，就這樣讓他去了。

我在陳來興的畫裡偷偷打分數，這是多麼不敬的作法，我又克制不住想作，分數最高的當然是“妻的畫像”，這類作品是我私下訂出來的標題，每一幅都幾近乎一百分，想從一百分找出缺點扣幾分，反而覺得有缺點才像一個做為人妻的女性，也更代表陳來興的作畫風格。而且不可避免有不同的幾個面貌，在妻子臉上看到的是畫家每天遭遇的各種生活的反映，雖然表面上看來畫家整年都只有作畫如同一日，又有誰知道每天遭遇的都由妻子在應付承擔，我們在“妻的畫像”裡真正看到的反而是畫家的生活，那天我似乎聽到他說：“我還會畫下去，畫這種畫永遠是無止境。”每

一幅“妻的畫像”裡他在對妻子說“妳為我作的我都感受到了”。

其次是臺灣鄉鎮陋巷的小景，看似那麼不起眼而且卑微，卻是畫家生活其間用情最深的地方，他的筆不僅畫出了“我的家園”，且是多年來我怎麼也畫不出來的動人畫面。對此我只能從“妻的畫像”減幾分，表示對他的抗議，他的畫幾乎搶奪了我心中的“故鄉”，令我心存嫉妒。

還有一種風景是我這回第一次看到的，類似梵谷的風格，看來像被蓋了一層沙，畫面因灰色而顯得十分協調，是他畫中少見的令人舒服的油畫。初時我尚懷疑是不是他畫的，若為了掛在客廳，我會選擇一幅這類的畫，在旅行國外途中所見盡是這類的色調，和臺灣一比歐洲的確很灰很溫順，令畫家的筆到了國外變得更加心平氣和，向來在畫中表現的激情才離開國門都不見了，這樣的畫對他太輕鬆，我覺得不能代表他，所以將之安排在第三位。

最後就是握拳吶喊的“抗議”，描寫20世紀臺灣民眾為民主抗爭的場面，我雖不得不承認因他對政治的關心才畫出這樣的畫，但也必須有實質的激情和相等於畫中人物的戰鬥意志。若畫家的筆出自某種突發事件，很輕鬆地把電視螢幕出現的人物動態勾勒出來，才三兩下就結束了的畫面，看來像是不願去承擔那時代性的沉重場面，他的畫筆才剛開始就結束了，如果因此而讓自己成為一個邊緣人，就成了另一種陳來興，是最後的陳來興，我會感到遺憾！

我曾經在國美館策劃一個叫“10+10=21”的策展當作議題把臺北與臺中兩地的藝術家捉對來比照，讓臺中的陳來興對上了臺北的邱亞才，主要因為兩人除畫畫還寫小說，此後美術界才從繪畫的陳來興認識文學的陳來興。這期間我一直在追索他到底用哪一種思考方式寫小說，在我認知裡他的語言如此單純，竟也足以構成幾萬字的文章，不得不懷疑是用另一個人的腦袋在寫小說，是我對陳來興這個人的另一種好奇。對此，我只能用猜測，說他憑自己的一些道理隨時把文字組合。也正是我經常用來解釋文學的說法，最初我了解的文學是文字，然後又加以否定，最後回歸到文字的文學，畫家的小說是從圖像中“翻譯”過來的，來自調色盤的魔術，而陳來興的畫是用筆在畫布上磨出來，說那是畫布上的魔術又更正確，所以我直接說“他的小說不過是從畫布轉印”，雖然是一句玩笑話，我說出來則十分得意。

去年我去參觀朱銘美術館時，聽說他是當作一件作品來創作“美術館”，所以“美術館”是他的作品。今天看到陳來興美術館，不同的是他在美術館裡創作，而非在創作“美術館”。重點是“在美術館裡”，若有人問作品在哪裡？回答就是“在美術館裡”，所有人來到了“美術館”，於是也都成了作品，作品就是美術館的“零件”（部份）。寫到這裡我終於替他找到用以組合“美術館”的觀念，“館”不過是一種“容納”而非“陳列”，觀眾不是參觀者而是前來的參與者。

於是我找到了理由將“美術館”這件作品的位階提昇到“妻的畫像”之上，說“妻的畫像”是“美術館”部份的零件。寫到此，我耳邊似聽到陳來興“哈、哈、哈…”笑聲，而不得不認定笑聲也是作品，只要從“美術館”裡傳來，就是“美術館”的一部份。

以靈魂墊底臺灣大地的畫家陳來興

■ 劉秀美

這是一架老河合嗎？

它的鋼板厚重

琴音濁重

彷彿出事的傍晚

它伴隨無助的家人

聆聽悲劇的過程

它是全世界唯一的目擊者

它聽過弱女離世前的哀鳴

也力撐老母親最終的喘息

它~~[林宅血案]唯一的証人

仍日夜服役中

在教堂現址

出事第一現場

假使臺灣哭了！

藝術家怎麼可能無感呢？

或許臺灣永遠不會再出現這樣勇敢的一位畫家了！

臺灣反對運動歷史在這位畫家畫室記錄，臺灣農村工業毒害歷史在這位畫家畫室噴毒，少了一代[中間輩畫家]的斷層，是一個像電影阿凡達孤懸的社會[在科幻片裡]，我們看不到歷史和回憶，也看不到畫家這種人！一個誕生於戰後的亞洲畫家，如何自他的教育，發展出他的美術，如何消化西方教育的一切，轉型到的戰後臺灣漫長戒嚴社會？

我們曾經有機會，將他送上世界的美術舞台，經由他的作品，使臺灣美術和世界美術接軌，可惜我們錯過了許多時機和機會，做為終戰後第一批的美術學院畫家，我們送出國門的是，他之後的許多年輕人，中間有許多斷層，是來自戒嚴時代的種種封建思想和怯懦心理，跳過陳來興的臺灣美術，是殘缺不堪的一段空白美術史，空白就是空白，我們應會永遠遺憾，也因此使臺灣美術幾乎落後世界一百年，我們原有機會，送出和當時世界一流的作品一樣的臺灣美術，中間輩畫家是現代美術重要橋樑，他們連結日治時期的前輩畫家，和未來的新美術運動年輕人，他們也是臺灣美術的骨和血，在不間斷的歷史傷痕中，從一片喘息的辛酸地，不停的忘我搏鬥，為社會不停的做畫，他的畫作勇敢奔赴公義，為美麗島受刑人發聲抗議，當年性格剛毅不屈的林義雄，是被刑求最兇的~他的家庭也被摧殘的最厲害~守寡的辛勞母親，和可愛雙胞胎女兒被殺身亡....。

今日的人權和政治，不是用這樣的鮮血換來的嗎？過去追求言論自由和民主社會的過程，血流成河，有誰記得犧牲者的死亡？

陳來興為林義雄家人遇害畫出美麗島公審，最慘烈的一章在法庭進行時刻，家中母親和雙胞胎女兒同步遇害！陳來興的美術現象，已經不是他個人或他家庭的美術，而是代表臺灣近代史一段重要的文化拼搏和死鬥。

臺灣人要智慧要有骨氣，才能戰勝這自古以來的強權壓逼，土地矛盾，和弱勢生存的哀愁！

首先我自己要搞清楚，我為什麼那麼想報導這位畫家，我一直深信一個國度有一位好畫家，足以為這個國度的文化永恆定位，他也會是全社會的希望和信心。

像來興這樣將透天四樓畫滿，最後畫架架進臥房，妻子梳妝台上被擺滿顏料，油彩也狂野畫到床單的全神投入。

生活的粗糙和大意完全不顧現實了，自己和全家都忘我了！當滿身油彩不修邊幅的來興到校找秀免，孩子們會對秀免說：「老師！外面有個油漆匠找妳！」在夫妻如此合作的生涯中，他和妻子如此宣洩在美術的力量。

彷彿使他倆成為[臺灣美術之父]和[臺灣美術之母]，為了這種使命，拋棄教職由妻子養家，他必須分秒不停的畫，以克服內疚，有一度甚至引致手腕脫白了！如果臺灣美術有這活生生的一頁，為何臺灣美術史家都不約而同噤聲不談？1994來興在臺北市立美術館個展，這個個展讓來興自己開著貨車到場，當時剛卸下畫作的美術館廣場，被雲林彰化來臨的烈燄烘成一片橙色光輝，這些巨幅畫作都是來興開著貨車，在虎尾、古坑、西螺、草嶺、斗南、斗六等地，其中有糖廠、蔗田、綠蔭公路、和鐵道、古厝、芒草和牧場、養鹿的地方及鳳梨園等等，他用成百的100號油畫布沿途寫生，一站又一站的記錄各地風光，他的貨車曾到達淡水，讓人看到他貨車上有擠滿畫具和畫布，髒的待洗衣物，還有煮水烹飪的一筒瓦斯，甚至還有一隻小狗，但我要說的不是這些，而是那一批100號的臺灣景物油畫，我相信這些旅行也重複著一條路，那就是他和林雙不進行的臺灣教師聯盟行動路線，我相信他們一行人，對教育的反省和改革，刺痛許多保守只求安逸等退休的教育工作者的良心，當然他那像烈燄不斷燃燒藝術的家庭，也不停刺痛風花雪月般享受榮華富貴的富裕藝術界的心。對於臺北成長的我，那些一幅又一幅的雲嘉南圖騰，燃燒著來興非常自信的對鄉土的信任和愛意，彷彿要將他最珍貴的心靈故鄉展出，這些作品早已代表他是當年那個時代所產生的第一位描寫土地的畫家，我們知道農曆年臺北會成為空城，但我們不知道故鄉的吸引從何而來？看到他的畫，神秘即可揭曉，他用如此巨大的熱情將人們忽略的農村之美，也代表臺灣之美畫出來。

臺灣美術沒有辦法跳過這種明確的認同，直接進入抽象和現代。

沒有人物的風景，是文化的過客！也是臺灣美術的一段空白歷史，沒有一個新社會不使用民粹主義表達！

這些地緣上寫實的符號，是戰後社會第一次建國的土地圖騰，有認同才會珍惜～不會成為靈魂的過客～

不會貌合神離～

陳來興二十多年前在自立晚報發表的一篇[給臺灣繪畫界的一封信]，要研究陳來興，只要看當年各類黨報如聯合報或中央日報就好了，只要看完後朝相反的方向，就是他的思想和行為，或許獨立建國和台獨的烙印，使人們忽略他在臺灣美術的重要，長期以來文化受政治的威脅和恐嚇，是不爭的事實，也抹煞了一位對臺灣如此重要的畫家。那一天，臺灣的建商廣告不必寫巴黎米蘭地中海，那一天我們的巨型建築藝術出圖可以包裹著陳澄波的畫或陳來興的畫？這些畫也只有陳來興所具備的情感能畫出來，就像陳澄波在上海旅居的全家圖也像梵谷畫的燈下圍聚吃馬鈴薯的工人

家庭，陳來興的畫總是能畫出鵝黃色燈泡下室內的空氣，人們被他畫筆改造後的形貌和色彩而獲得溫暖！面對畫友的好奇要我講述認識陳來興的經過。

事情要追溯到31年前，因為陳來興之前曾經發表了[給臺灣繪畫界的一封信]，早就興起了為他開個展的念頭，當時，我正在為淡水茶友會策展，民國七十三年和淡水鎮三位朋友共同發起一個文化運動，在淡水老鎮公明街，租了一間房子，組織淡水茶友會，茶友會採取自助式經營，客人自己泡茶，自己清洗茶具，那段時間舉辦了[陳來興個展]，大家一同遠赴彰化～來興家邀展，畫展開幕那天，驚動全臺文化界，宋澤萊等作家及藝文人士，都前來道賀，當晚將茶友會擠的水洩不通，晚上閉幕後，空蕩蕩無門戶的簡陋茶館，我們很怕竊賊登入偷畫作，幾個家庭排班，輪流夜宿在陳來興畫作下守夜，這就是陳其南還未上任，臺灣還未有社區總體營造之前，淡水民間的一種自發性文化運動，當時的人，就是用這種沒資源的方法，為自己的鄉土文化護衛，記得那時還發行刊物，是由我用手抄本影印，算是淡水第一份民間刊物，在陳來興和妻子秀免一生的教育家生涯裡，兩人原來同為學校老師，後來，陳來興個人走上職業畫家之路。

我們有藝術出不了國門，陳來興畫圖畫到這個程度，連到大學教藝術都不能，為甚麼畫展沒人進去看？為什麼美術館空盪盪？因為那些藝術和我們無關！陳來興歷經中風後，畫筆仍然犀利，畫家奇蹟似的復原，難道臺灣社會總是喜歡在一個人消失後，再來憑弔他，臺灣的現代美術，落後世界200年，都是國家不把臺灣本體文化，當親生孩子，在戰後的血腥鎮壓後，把僅有國家藝術資源，投資在複製西方化藝術的主流上，本土就是民粹！本土就是政治不安！本土就是獨立建國！所以世界至今還看不到臺灣美術出現！做為時代橋樑式人物的陳來興，他的美術現象，解說了一部孤獨的美術史，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他，接續了日治時期，受到日本老師教學的老畫家帶來的[新美術]影響的臺灣美術的棒子，成為第一座橋樑的角色，由於他的文化批評，由於他的政治批判，也由於他的對時代環境污染和公害的反對，使他被排除在美術史外，在選前由勇敢的彰化文化局，由公部門，首次安排了這樣一位畫家的個展，過去臺灣政府不知道文化戰爭是免本戰爭，可以四兩撥千金、凌駕強國，也讓臺灣在世界聞名，增強臺灣國際地位，和文化實力，它用的只是藝術家的人生觀、鮮血、和堅強的靈魂，也許它最貴？但也最便宜？因為藝術家是出於自由意志！志願過這種生活！只願過這種生活！

戰後臺灣美術之父和戰後臺灣美術之母，來興和秀免這一對伴侶，將他們的人生交給了美術。

在他們的家內，有一部豐富的臺灣美術光榮的戰後篇。

他們搭建的橋樑，接續了臺灣美術重要的生命！

費了半天向他解釋當天，當晚的氣氛，我對他說，晚上探照燈強光劈天射下，警棍在光中黑黝黝地閃閃爍爍，警察的臉卻模糊在一片的森森陰影中反藍....等等。

有趣的是，他住在彰化，教書在鄉下（福興）畫了許多小城和鄉景，但是在520之前，他畫的人物雖多，有家人、中學生、小市民，但是農人似乎很少出現。他大量畫了工業化下污染的農田，殘敗零亂的村落，是城鎮知識份子環保意識下的憂鬱，他又大量畫了許多學生，是城鎮知識份子對制式學校教育的揶揄和哀傷。直到畫520事件，農村的主人，農人才猛然從他的畫中蜂擁而出。

過了幾個月，在台北再看到他的畫時，街頭的畫面已經大片大片地被藍色畫筆掃過，多了陰森氣息，但除了少數，大多數的警察臉孔雖然模糊卻仍然沒什麼暴戾氣息，唉，畫家真是溫情的人，再大的憤怒也變不了溫情的本質。

儘管如此，由於正義之怒，他的街頭畫出現了台灣畫家似乎從未出現過的一種「偉大氣質」。對他來講，這樣的畫也只有在這段時間中出現過一次。

三、朝聖與回歸

經過520洗禮，他畫開始出了另一個稀奇的特色。這特色出現在農民，農村系列中。

陳來興就如一般質樸的漢人一樣，宗教性，超越性，神格性的精神並在他的世界之中很模糊。他一向的畫都告訴我們這一點。曾經有人他畫風跟梵谷一樣，這如果說他們都經常非常憂鬱，這是對的，如說筆觸常濃鬱扭曲短促，也沒什麼不妥當，但梵谷的畫經常籠罩在宗教的神聖氣氛之中，而陳來興並不如此。

早期的陳來興，鄉下寺廟也常是題材，畫中的神明世界，幽微難測，令人迷惘，似乎並沒有給陳來興的憂鬱帶來什麼救贖，台灣的民間信仰沒有如同梵谷的神一樣帶領他進入光輝神聖的超越界。

不過，在畫520時，超越性，神聖性的精神意外地浮現了出來。他畫的農民面孔仍是黝黑，但和過去不同的是這面孔不同於印象派，野獸派典型的作法，只是平面的光彩色彩，這面孔是有肌理的，是立體的，有生命的。一種非常質樸卻非常莊嚴的氣息自然流露。

這種臉孔出現在抗暴的街頭系列，這種臉孔也出現在在農民農村系列，畫農村時他捨棄了慣常用的短，扭曲，濃塗的筆觸；相反地，房舍當然天空更是都用平塗的方式處理，而且常出現金黃色調，這畫面要怎麼比喻呢，就像文藝復興之前或初期透視技術還沒被運用的宗教畫一樣，寧靜，莊嚴，純潔；籠罩在立體有生命的農民四周的是寧靜純潔的平面世界__於是一個似乎沒有神存在的莊嚴農村出現了，而人就生活在其中。

燦爛在農人面斗笠上，在天空，在村舍牆上的光，是日常看不到的吧。的確是，因此，精神世界「日常」到既不像康斯坦伯一樣詩情畫意，又不像佛列德利赫神祕魅惑，一點也不高蹈更不用說精神世界的超越的陳來興現在進入了超越日常的世界。

只是梵谷的超越依賴神的眷顧憐憫拯救...因為有天堂，有上帝的處所，所以梵谷得救；但陳來興沒有明確的宗教信仰吧，陳來興的畫說的是，農人不依賴神引導卻也進入超越的世界，超越的世界就在俗世農村。

沒有神，精神世界也可以有超越性嗎?墨西哥偉大的壁畫家裡維拉，他壁畫中的農民和陳來興畫的同樣黝黑，但革命的使命感常使裡維拉的農民巨大如神，而軟心腸的陳來興，他的農民則是瘦弱質樸的凡人，不過他們的畫同樣洋溢著超越性的光芒。

陳來興不是革命家，但就是有這麼一次，戲劇性的520擊碎了他生活的日常，他震撼地走進了520街頭，當他再走回農村，他看到了日常看不到的超越光輝閃爍在斗笠上，在天空，在牆上，520是他朝聖之旅。

一個人朝聖之旅一生往往就是那麼一次，朝聖之旅後仍舊得回歸到日常家園，只是經過這一番神聖之旅，陳來興有些畫可以不再用扭曲糾纏的筆觸編織自己憂鬱奔發自己冗奮，有了新的風格，像<八掛山的鳳梨園>，開始讓土地表達沈厚，作物訴說豐饒，短促的筆觸宣洩的不再是鬱結的心情而是鳳梨生猛的生命力；又像小鎮街頭的畫，有了堅實的地面，有了深邃可居的巷弄。

四、邊陲與主體

時序進入1980年代初，台灣反對運動迅速從美麗島事件45人被捉去關的打擊中重新崛起，在事件之後7年，1996黨外人士實踐了美麗島政團未能完成的組黨事業，接著台灣解嚴。

這是台灣社會、政治、文化尋求突破的奔放年代，新具象的新表現主義在解嚴前夕台灣台北的畫壇也掀起一番革命風潮，生猛地挑戰的不只是當時學院的主流藝術語言，他們甚至以繪畫全面介入各種政治、社會、文化、統獨、政治神話、歷史性的爭議，呈現強烈的「社會性」、「本土性」和「政治性」，這種本土性的強悍性格已經和稍前牧歌風的「鄉土美術運動」迥然不同，其中一些強調「正港台灣品味」和牧歌鄉土或前輩畫家的高尚風格更形成鮮明對比。

也許可以這麼說，直到這時期，台灣的繪畫才有了鮮明可辨的主體生命，令人感嘆從印象風進入台灣，一路下來半個世紀，眾多台灣畫家的努力似乎都是在鋪墊這一刻的基礎。

由於新表現主義「社會性」和「政治性」的性格，使台北的畫家凸出群體性的理念，楊茂林強調「打天下就要靠一群人的力量。」然而在台灣的新表現主義畫家中，陳來興除了短暫的時間外，避居彰化，遠離台北這個畫家群聚的繁華都會。也許正是這個緣故，當台北的新畫家焦慮於台灣VS·中國等等尖銳的大論述爭議而竟然跳過520這一個農村對都市的大反叛時，陳來興成了為這一個大歷史事件悲憤慷慨詠誦的唯一的吟遊詩人。也在眾取材台灣母體文化的新表現主義 藝術家中唯一畫出承載台灣母體文化的真實土地的畫家。

▪ 林濁水

邊緣的悲苦與救贖和解放

一、牧歌與泥土

卡斯巴·大衛·佛烈德利赫（1774年~1840年），是和貝多芬差不多同時代德國最重要的浪漫主義畫家。

浪漫主義強調回歸自然，庶民，因此風景田野是浪漫派畫家的一個大題材，有些畫家，甚至專畫風景田野，尤其是英國和德國的畫家，佛烈德利赫就是其中的一個。

由於他風景畫的崇高地位，他和貝多芬兩個人又都是同時期的浪漫派藝術家，因此在介紹貝多芬<田園交響曲>的書或文章，就免不了用佛烈德利赫的畫做插圖，並且介紹說我們聆聽<田園>時就像進入佛烈德利赫的風景畫中一般。

其實，貝多芬<田園>的輕快步調是走不進佛烈德利赫的風景的。

貝多芬的曲子雖然經常是充滿戲劇性的張力，但，<田園>不同，是安祥，平靜的牧歌風，縱使其中暴風雨一段，也無傷大雅，聽來一點也不令人緊張。

但佛烈德利赫的風景畫從不是這樣。他的畫非常寧靜，但寧靜過頭了，畫面強烈尖銳的明暗對比使寧靜中緊繃著不安的神祕張力，一點也不平靜，他的調子是憂鬱的，甚至不安到令人感到死亡的陰影徘徊其中。

可能是因為兩人都是德國藝術家吧，所以談<田園>便把兩人硬送做堆。其實要為貝多芬的<田園>找畫面，浪漫派畫家中是有的，但絕對不應該是佛烈德利赫，換上康斯坦伯牧歌風的畫就貼切得多了。

不過康斯坦伯是英國人不是德國人就是了。

同樣是田園風景，不同的藝術家描繪起來，情調竟差上十萬八千里，真是佩服藝術家「繪山畫水」，說故事的驚人本事。

既然是「繪山畫水」，對我這一個來自鄉下的人來說，繪的，畫的就不是「真山真水」。

要怎樣才是真山真水？對鄉下人來說，總得畫出泥土來。

音樂怎樣表現泥土，我不知道，但繪畫，在我看過了陳來興的畫後，我知道包括無論是佛烈德利赫或是康斯坦伯都沒畫出泥土，誇張的詩人有時喜歡說「芬芳的泥土」，但對在田間打滾長大的鄉巴佬來說，泥土有許多不同的味道，但是似乎談不上芬芳，總是帶著一種帶著像青草或者乾草啦的腥味，並不刺鼻也不討厭，很熟悉親切的腥味。我不知道畫也可以畫出這種味道，但看到了陳來興畫的田園後，吃了一驚，說原來可以。

康斯坦伯和貝多芬的<田園>，仍舊令人心曠神怡，佛烈德利赫的鄉野仍舊令人魅惑，但是鄉野，鄉野上的山水林木麥作，對這三位藝術家來說，不過是用來發抒藝術家自家或高尚，或幽鬱的情懷的憑藉，他們畫得太美麗或者太乾淨了，以致於泥土都不見了，只有陳來興似乎忘了自我，忘了什麼高尚的情調，而讓泥土，上面可以長出青草樹木的泥土跑出來散發他的氣息。

比起三個歐洲大藝術家，陳來興是無論如何有沒有人擁有的獨門絕招，他是獨一無二的。

<陳來興的土地戀歌>中，主角陳來興特別肯定在日本統治時期受到西式繪訓練的台灣前輩畫家，他認為他們擺脫了迷漫在台灣文化界的大中華意識，把繪畫描繪的題材拉回到台灣本土。

但是受到印象派，後印象派主導性影響，也許也受到漢文文明人畫的潛在影響，台灣日據晚期，戰後初期的前輩畫家，繪畫的題材幾乎全集中在風景畫上面。在印象派或後印象派風之下他們畫的畫的像是色彩斑斕的「山水畫」，畫中有光有色，有想像的法國中產階級趣味，卻沒有台灣泥土。無論如何，印象派或後印象派雖然都是具象畫，但是物本身並不是畫家要表現的標的。

等到戰後1977年~1978年鄉土文學論戰掀起了本土風後，台灣又有一股回歸鄉土的風景畫風流行。畫中流行的牧歌情調沖洗掉了泥土的腥味。連在台灣本土畫作中，都到了陳來興真實的泥土才出現。

他的風景畫不美麗，沒有幻想，沒有前輩畫家野獸風咄咄逼人的熱情，他甚至不做什麼想像，山川樹木如此，房舍也這樣....他只是憂鬱地，如實地畫出身邊的房舍，不會刻意去尋找美麗風景也不尋找已經不成聚落地零落在成群水泥販厝間的美麗傳統建築，或有如瓊瑤小說裡的小木屋。

因為如實，連泥土的淡淡腥味都如實散發，所以只有他能帶我們回到經濟正要起飛，城鄉面目凌亂的那一個我們真實經歷過的過去。唉，人生就是這麼一點點，因此真實的記憶無關美醜，總是無可比擬地令我們珍惜。

二、城，鄉與農民

陳來興這一位那麼奇怪地既幽鬱又樸實無華的畫家，到底也有過兩度短暫的浪漫，一次是到台北畫城市繁華富麗的街景，一次是憤怒的浪漫，為被剝削的農民到首都抗爭受到當權者的警察飽以棍棒還投入大牢而憤怒。520農民事件後的第二年他躲在家裡憤怒地畫了幾十幅520農民事件的畫。

鄉下人畫十里洋場，這很有意思，聽過美國音樂家蓋希文的<一個美國人在巴黎>嗎？陳來興畫的台北就是那麼個味道，充滿了浪漫的好奇。只是會浪漫，很有趣，正是因為十里洋場本不是人他生命的本質，所以吊詭的反而因此有了強烈的感動。這些畫不多，是他畫作中偶遇的精彩變奏。

我這個鄉下人在520事件被捉去關一段時間放出來後，聽說到有陳來興這麼個畫家，做了這麼回事，便跑到鄉下小鎮去看個究竟。

他520的畫作有兩個系列，一個是街頭抗暴場景，一個是農民和農村。

到了他家看了這兩個系列後，一面嘆息佩服，另一方面也忍不住好笑。他畫的街頭農民，面目黧黑，有股既質樸又歷盡風雨的堅韌動人的生命力；但他畫的軍警和我在街頭實際的經驗相比，「太溫馴」「太不殘酷暴力」了。唉，溫情的畫家到底畫不出人性中溫情的另一個對立面。我

自序 生活雜記

藝術幫助我解脫於虛無中迷惘的痛苦，但我並非逃避現實，而是更加天真地來感覺這個世界。

我的畫充滿極為矛盾的破碎感，即使是鮮豔的顏色，也內斂著含蓄的悲傷，美好的回憶被醜陋的現實中斷。

我獨飲些酒，為讓煩亂的思緒在任性的工作中盡情揮霍。唯有瘋狂作畫，才能轉移世俗的誘惑，也唯有活在藝術的創作中，我才感覺到生命的存在價值。

我強調的是一種精神的美感，我不是那種打扮入時，出入高級場所，說一些美學流行話語的藝術家。

在國立藝專時期，無法接受學院制式教學方式，便以自我閱讀方式，快速吸取大量的哲學、藝術知識，這些累積的知識，奠定了我日後鑑賞藝術作品的實力。

我選擇自己喜歡又熟悉的質料、顏色與形狀來表達，我的畫不只用眼睛看，我用全部的感官去感覺；模仿眼睛所看到的，只是做視覺的侍從，用全部的感官去感覺，可以感受到成長的喜悅。

藝術創作必須與現實生活一起脈動才有意義，我的畫作力求當時氛圍氣勢的呈現。

早年因同情社會大量不公平、弱勢者被壓榨、黑道特權橫行、社會是非顛倒，由此自然而然的關心起政治來。我想，既然藝術是正義的化身，是社會甚至是國家的良心，那麼！它的繪畫就該義不容辭的去表現出社會的真象。我忍不住畫下了五二〇事件的慘狀，全副武裝的暴力警察狠心的向坐在地上唱歌的大學生、手無寸鐵的人民，用棍棒打破他們的頭終至血流如注；我無法用極為寫實的手法來描繪，一切是那麼突然，那麼兇殘。在幾次素描的草稿及幾度落淚的抖動中，我終於放棄了具象的描寫手法，改採如影像速度感的象徵手法，構圖、顏色、動作、背景、線條、體積量感，全憑畫室裡粗糙的想像來進行，然後再從圖畫過程裡尋求可靠的主題及其象徵的感覺。在工作中，每想到那些無辜的受難者，便對自己躲在鏡頭後的浪漫感到十分可恥，當然也因自己無共赴災難而變成對藝術行為感到可恥。

我一直相信畫作背景並不完全只是配景而已，它應該成為主題直接或間接的助力，並促使所畫的主題更加豐富而自然。我常於冥冥中領悟音感，在音樂中想像著聲音裡的畫面，並自然習得色彩、線條的協調性，彷彿像蛇一般，以柔軟的腹部在臺灣的山巔、水涯探索著。

畫家妻子 林秀免 整理

後記

非常感謝文化局吳蘭梅前局長於2015年初夏蒞臨和美畫室，並敲定於今年11月的檔期舉辦個展；而陳文彬局長的用心策畫，和承辦人昌鴻小姐認真負責的態度，都令我感動！更感謝為我寫文的前輩及好朋友們。

陳來興 2016.10.18

陳來興

CHEN, LAI-SING

簡歷

祖籍臺灣彰化鹿港

1949 出生於臺中后里

1961 彰化市中山國民學校畢業

1967 省立彰化高商畢業，商職六年期間，美術課外活動受恩師黃文德先生熱心免費指導

1972 國立臺灣藝專美工科畢業

1974 獲聘彰化縣秀水國中任教

1981 辭去彰化縣秀水國中教職

1992 加入作家林雙不老師創辦的臺灣教師聯盟，為創會會員。

1994 參加由林義雄先生領軍的核四公投環島千里苦行志工行列

1997 獲臺灣新文學雜誌「王世勛」新人獎小說首獎

2000 腦溢血中風昏迷倒在彰化圍棋社，感謝棋社負責人林上達先生及彰基許格豪醫師的救命之恩。

2014 加入人民作主教育基金會志工行列，為落實：1.補正公投法2.修正選罷法3.修訂憲法 三大目標而行踏。

個展

1977 省立臺中圖書館個展

1978 臺中市文化中心個展

1981 臺北藝術家畫廊個展

臺北美國文化中心個展

1984 臺北紫藤廬茶藝館個展

1986 臺中名門畫廊個展

1988 美國旅美臺灣同鄉邀請巡迴演講個展

1989 臺北北投火車站520農民請願運動事件個展

臺北漢雅軒藝廊個展

臺中市金石藝廊個展

1990 美國旅美臺灣同鄉會邀請美東夏令營康乃爾大學個展

臺中市金石藝廊個展

臺南市收藏家藝術中心個展

1991 臺中市金石藝廊個展

1992 臺北市吉証畫廊個展

1993 臺北淡水藝文中心開幕特展

1994 臺北市立美術館油畫個展

1995 臺中市文英館個展

臺北市新元禮書店個展

2001 宜蘭縣羅東鎮展演廳個展

2002 嘉義市「舊嘉義監獄的春天」邀請展
彰化縣文化局邀請個展

2003 臺南國立成功大學藝術中心，醫學中心邀請個展
宜蘭縣立文化局個展

臺北大稻埕美術館個展

2004 新竹市國立清華大學藝術中心「在我們的土地上」陳來興個展

2008 臺南市、中國北京索卡藝術中心「社會主義的實踐者」陳來興個展

2009 臺北市紫藤廬「燃燒歲月」陳來興個展

雲林縣文化處個展

臺北國際藝術博覽會梵藝術中心 個展

2010 臺中市無為草堂經常性展出

2013 美國南加州巡迴展~聖地牙哥臺灣中心、橙縣、Whittier城市藝術中心
彰化縣彰濱秀傳健康園區藝文中心~陳來興的「心色世界」油畫個展

臺中市鐵砲百合美術館陳來興老師油畫個展

2014 國立彰化生活美學館邀請「在我們的土地上」陳來興油畫創作展

2016 彰化縣立美術館邀請個展

聯展

1984 香港漢雅軒藝廊「邱亞才、鄭在東、陳來興三人行」聯展

1991 高雄市阿普畫廊聯展鳳山國父紀念館聯展

1996 臺北市立美術館臺灣藝術主體性雙年展

2001 國立臺中美術館畫家暨藝評家謝里法策劃「臺中—臺北10+10=21」聯展

2004 靜宜大學藝術中心「八〇年代新表現主義」「鄭在東、陳來興、邱亞才」回顧展

2013 國立臺中美術館邀請臺灣藝術家「刺客列傳三年級生」聯展

2014 橋仔頭糖廠藝術村白屋綠色生活美學陳來興與林柏樑「一生一世」創作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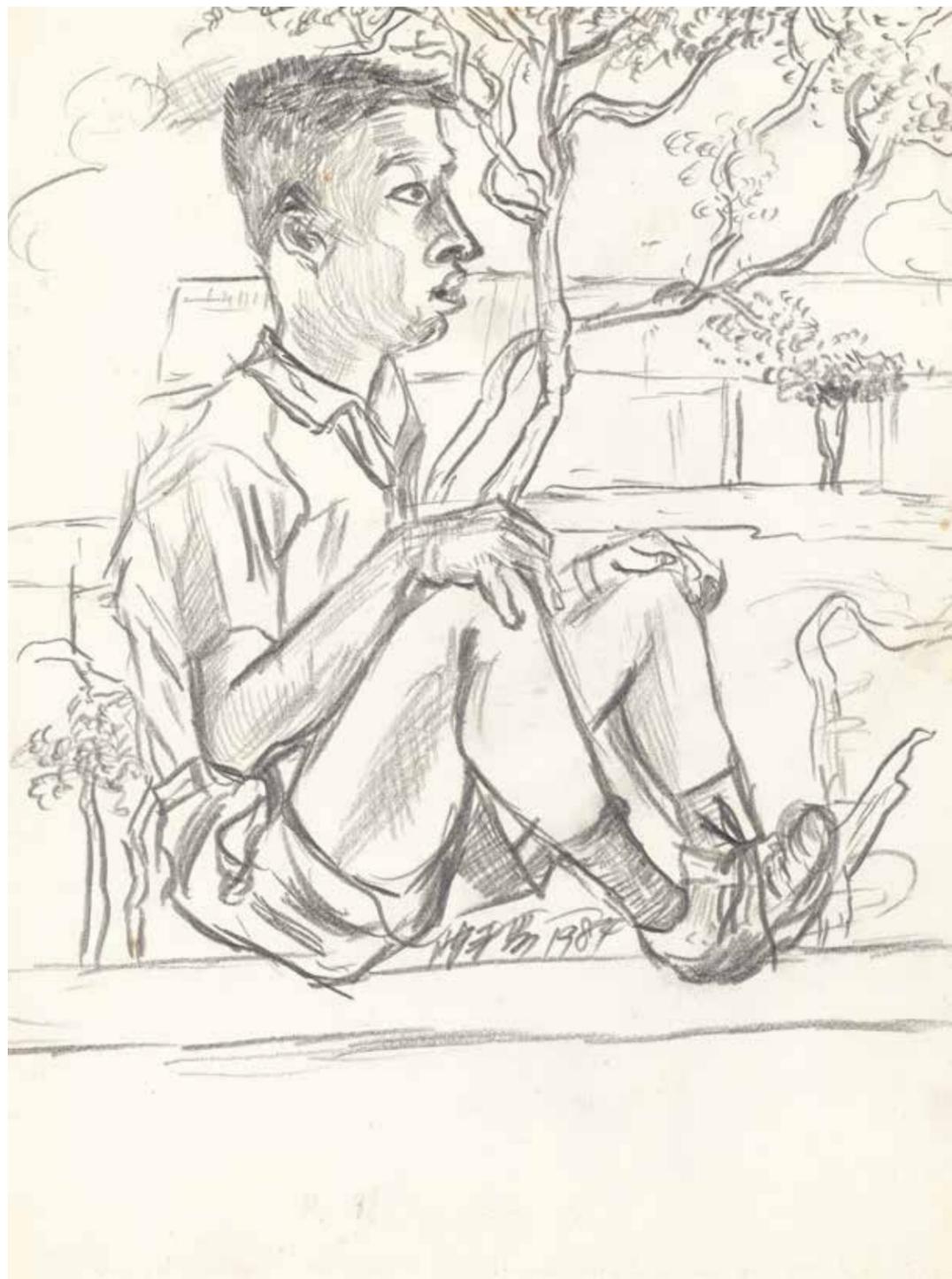
2015 彰化藝術館【陳來興、鐘聖雄、許震唐】環境藝術聯展

作品典藏

國立臺灣美術館、臺北市立美術館、慈林文教基金會、鄭南榕基金會、彰化縣文化局、私人收藏

CONTENTS 目錄

作品	休息中的父親..... 036	瘋狂大家樂..... 053	古坑綠色隧道..... 070	阿美族公主..... 087	林家墓園..... 104
坐在圍牆上的學生..... 020	我的父親(二)..... 037	五二〇農民請願總指揮林國華先生... 054	在汙染的環境中求生存..... 071	閱讀中的妻子..... 088	閱讀者..... 105
老婦..... 021	我的父親(一)..... 038	五二〇農民請願總指揮林國華先生... 055	一日所見..... 072	石梯坪附近漁港..... 089	苦悶的老農民..... 106
農夫..... 022	我的母親..... 039	五二〇農民請願事件(一)..... 056	面對生離死別..... 073	自畫像(三)..... 090	戴眼鏡的農夫..... 107
乳牛..... 023	風景速寫..... 040	五二〇農民請願事件(二)..... 057	我的小兒子..... 074	花蓮大富社區..... 091	濁水溪堤防旁..... 108
周渝的畫像..... 024	禪與小小的滿足..... 041	五二〇農民請願事件(三)..... 058	加護病房裡的父親..... 075	東海大學林蔭步道..... 092	複雜的自畫像..... 109
老友一關曉榮..... 025	晚歸的高中生..... 042	五二〇農民請願事件(四)..... 059	戴帽子的妻子..... 076	龍騰斷橋..... 093	臺北龍山寺的街友..... 110
美麗島大審判..... 026	80年代的國中生..... 043	失憶的女人..... 060	學騎車的小孩..... 077	秀水鄉有池塘的農莊..... 094	臺中公園一隅..... 111
藝術家朋友..... 027	誰來關懷獨居老人..... 044	八〇年代的東芳國小校園..... 061	幻夢中的人..... 078	妻的畫像(四)..... 095	浪漫的曹局長..... 112
冷漠的考場..... 028	颱風天..... 045	鄭南榕畫像(一)..... 062	靜物(向日葵)..... 079	寂寞的人..... 096	酒後的曹局長..... 113
任教時的國中學生..... 029	自畫像(二)..... 046	鄭南榕畫像(二)..... 063	八卦山風景..... 080	鏡台前的妻子..... 097	人民作主志工行踏..... 114
靜物—大聲公..... 030	妻的畫像(一)..... 047	勇者詹益樺畫像..... 064	靜物..... 081	老友—赫格..... 098	控訴六輕汙染..... 115
郊區風景..... 031	妻與兒..... 048	引火自焚的詹益樺..... 065	忙碌的臺灣教師聯盟創會會長..... 082	農夫與水牛..... 099	自畫像(四)..... 116
自畫像(一)..... 032	我的家庭..... 049	探病的妻子..... 066	臺灣教師聯盟巡迴演講..... 083	晨曦的森林..... 100	八斗子的夜景..... 117
可愛的小哥倆..... 033	社區風景..... 050	妻的畫像(二)..... 067	妻的畫像(三)..... 084	陶藝家朋友..... 101	藝術家身影..... 118
我的大兒子(一)..... 034	老朋友—黃義忠老師..... 051	台獨有罪..... 068	舞廳..... 085	裸女習作..... 102	剪報、手稿..... 119
我的大兒子(二)..... 035	鹿港天后宮的老人們..... 052	淡水觀音山夜景..... 069	畫家朋友..... 086	版畫家老友..... 103	



坐在圍牆上的學生

素描 1984 25.2×18.8 cm 紫藤廬收藏

用自己的生命去體驗別人看不到的世界

一個畫家必須以飽含熱情的心，來觀賞這個世界，然後用冷靜的筆觸，把它表現出來。
—陳來興



老婦

素描 1984 25.2×18.8 cm 紫藤廬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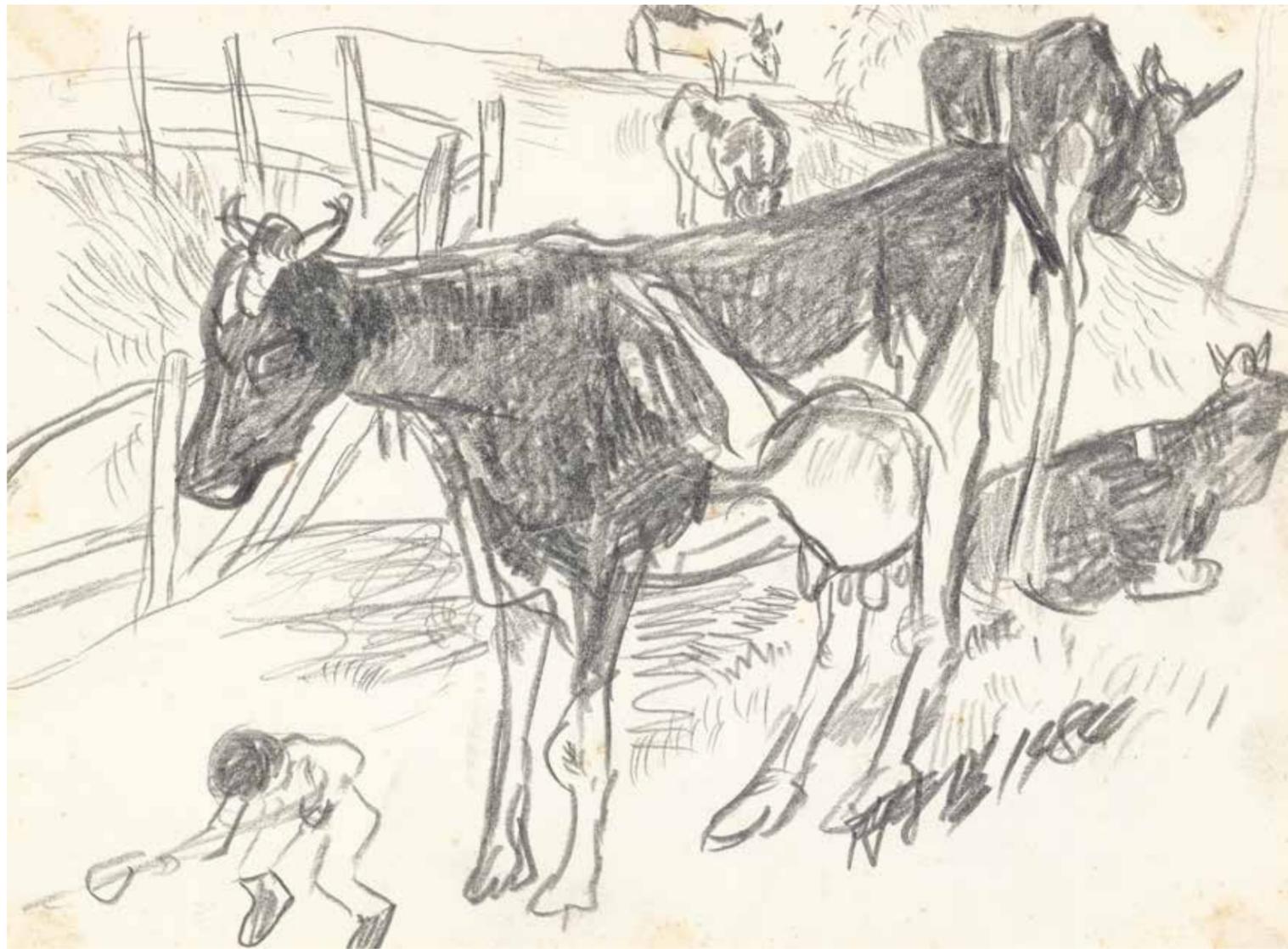
藝術創作是我生命中快樂與滿足的來源



農夫
素描 1984 25.2×18.8 cm 紫藤廬收藏

陽光下工作的人群形象，告訴我們一種真實的道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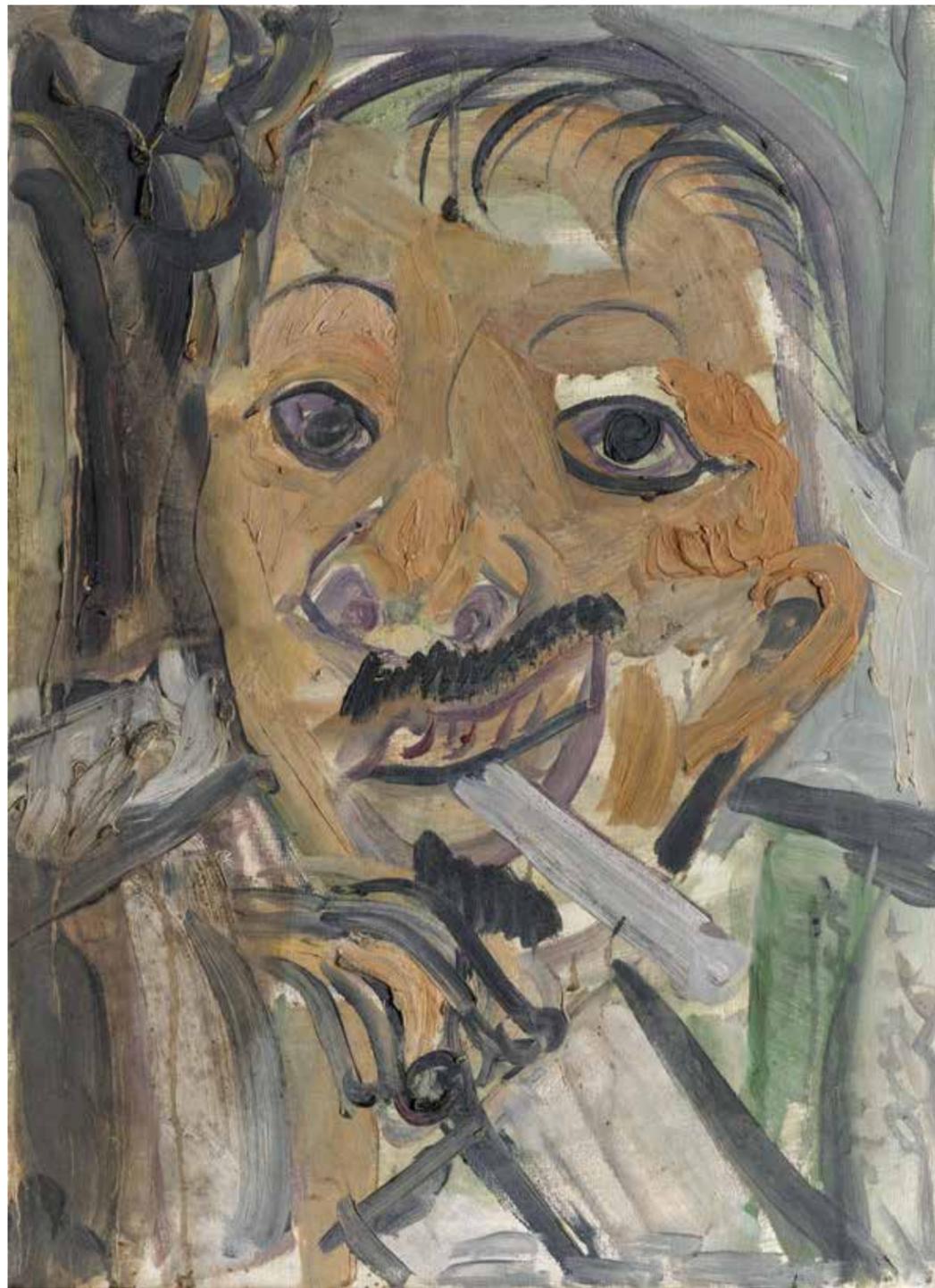
—陳來興 1992.3.20



乳牛
素描 1984 25.2×18.8 cm 紫藤廬收藏



周渝的畫像
粉彩 1994 紫藤廬收藏



老友—關曉榮
油畫 1970 20P 私人收藏

在這陰冷的天氣裡，重讀曉榮的文章，獨自享受著床頭燈的思路裡，文中回憶與生活踏實的感覺，使內心安定而溫暖。

陳來興 1994.1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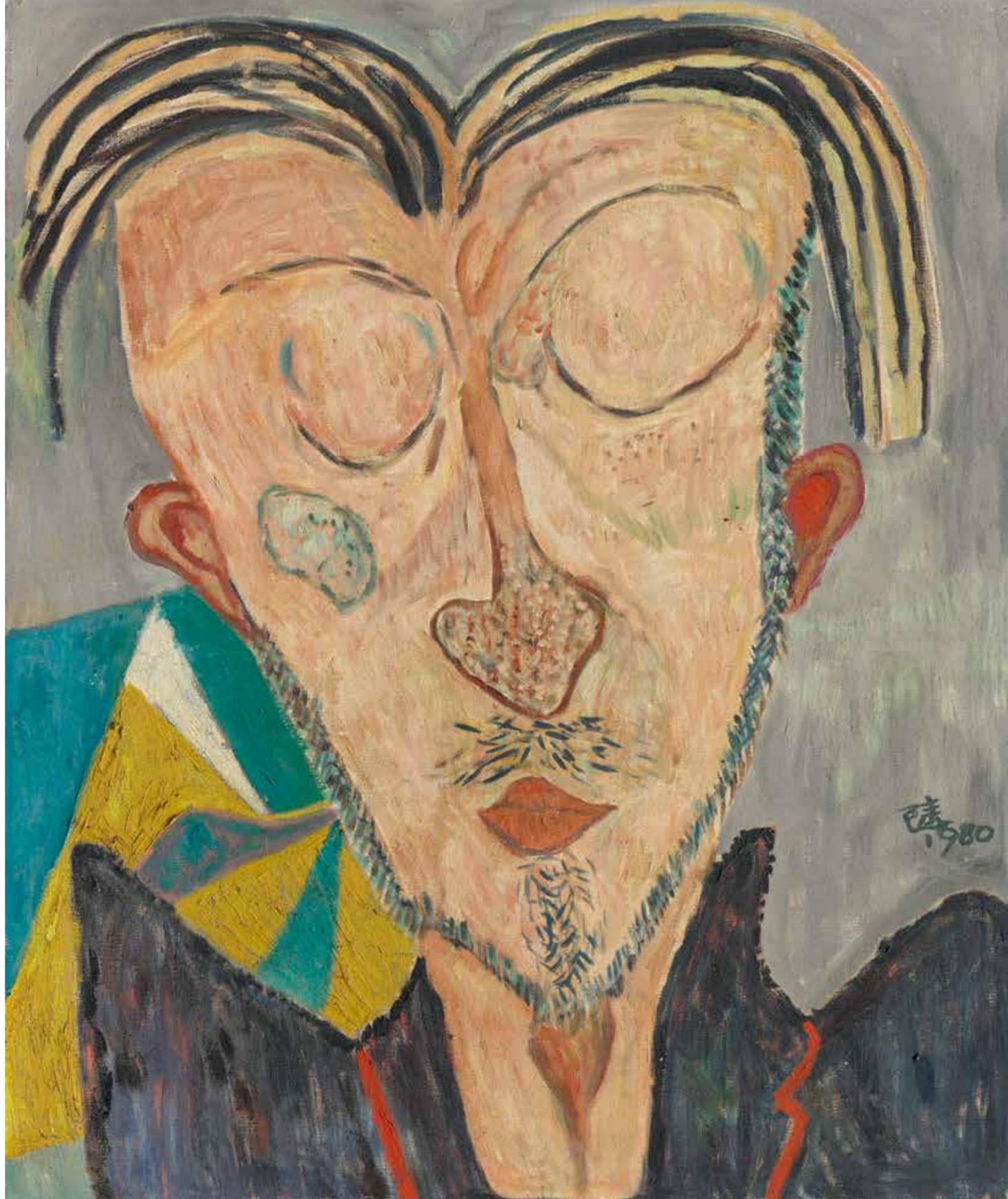


美麗島大審判

油畫 1980 20P

慈林民主運動紀念館典藏

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美麗島雜誌社成員於高雄舉行遊行與演講，訴求民主與自由，不料引爆警民衝突，許多重要黨外人士遭到逮捕與軍法審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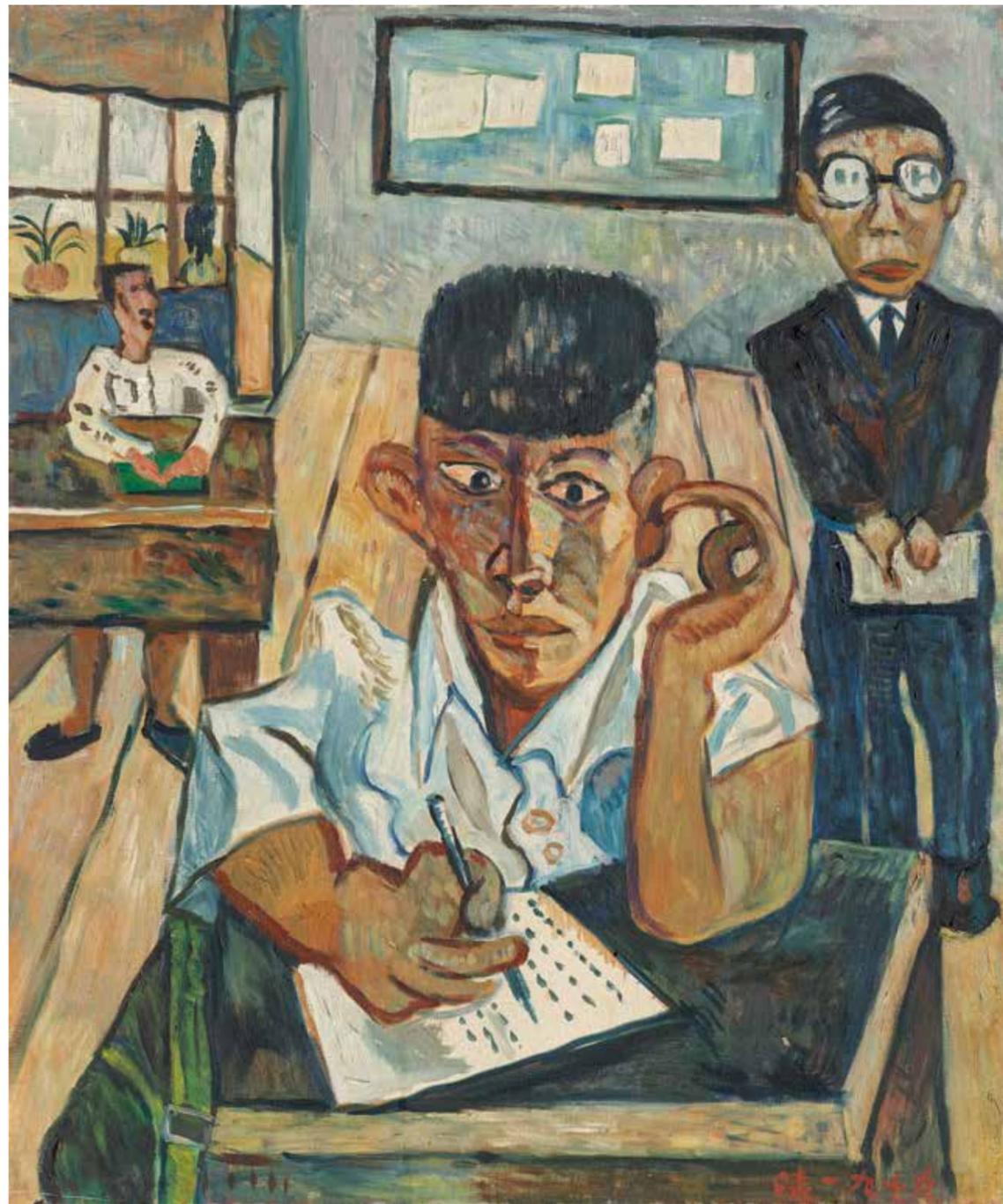
藝術家朋友

油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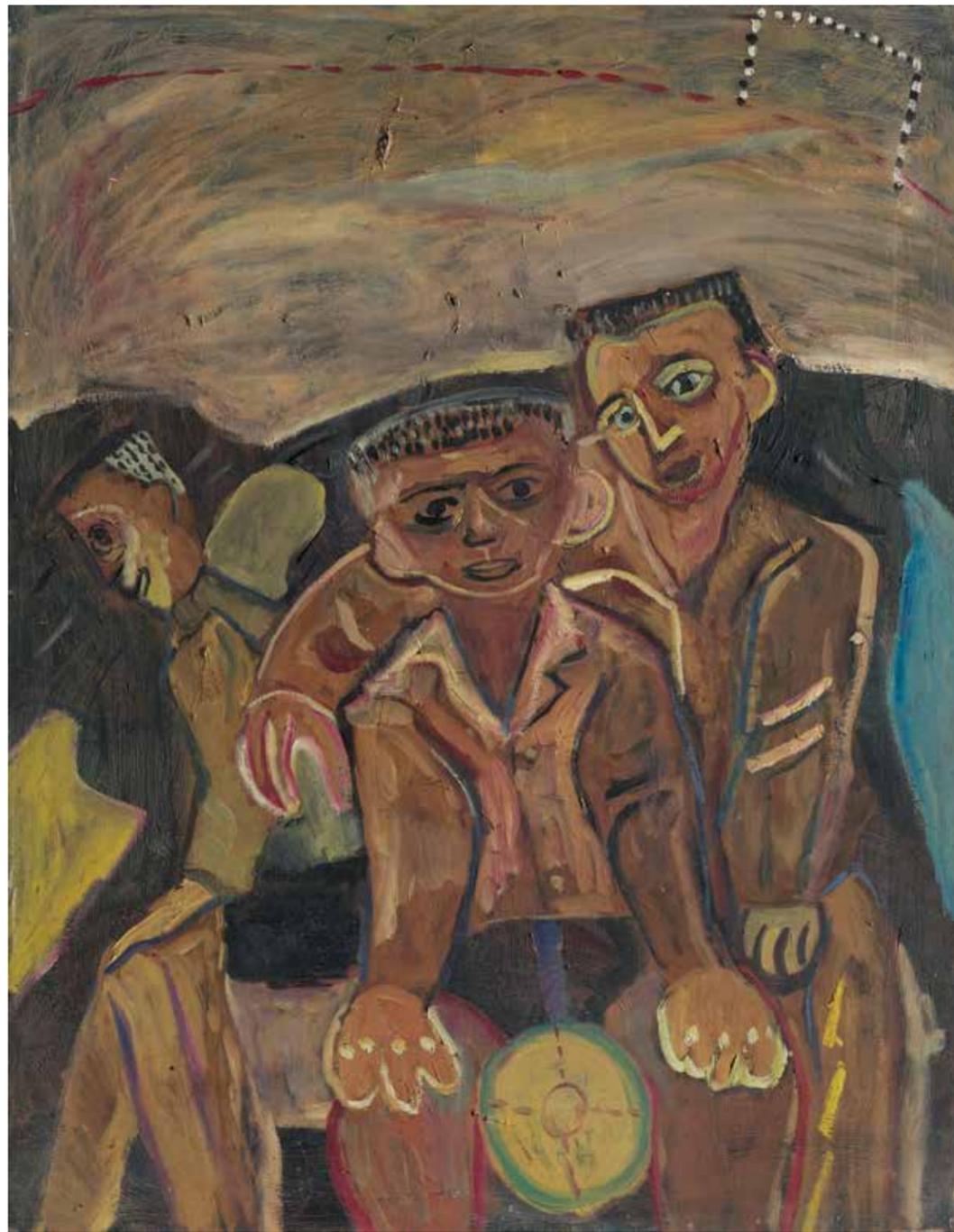
1980

20F

賴志川先生收藏



冷漠的考場
油畫 1979 20F 紫藤廬收藏



任教時的國中學生
油畫 1980 50F



靜物—大聲公
油畫 1980 25F



郊區風景
油畫 1985 25F



自畫像(一)
油畫 1981 6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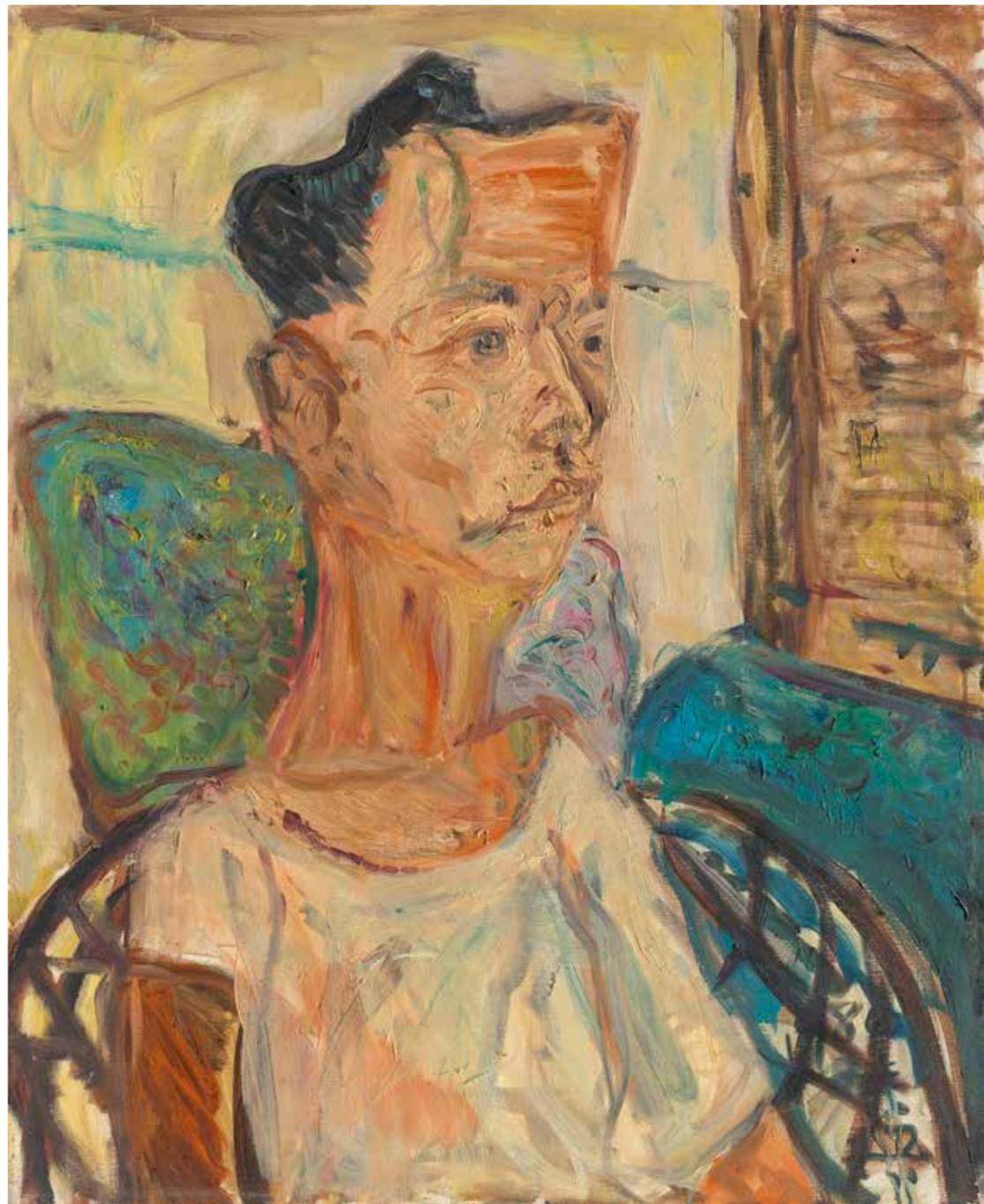
可愛的小哥倆
油畫 1981 25F 紫藤廬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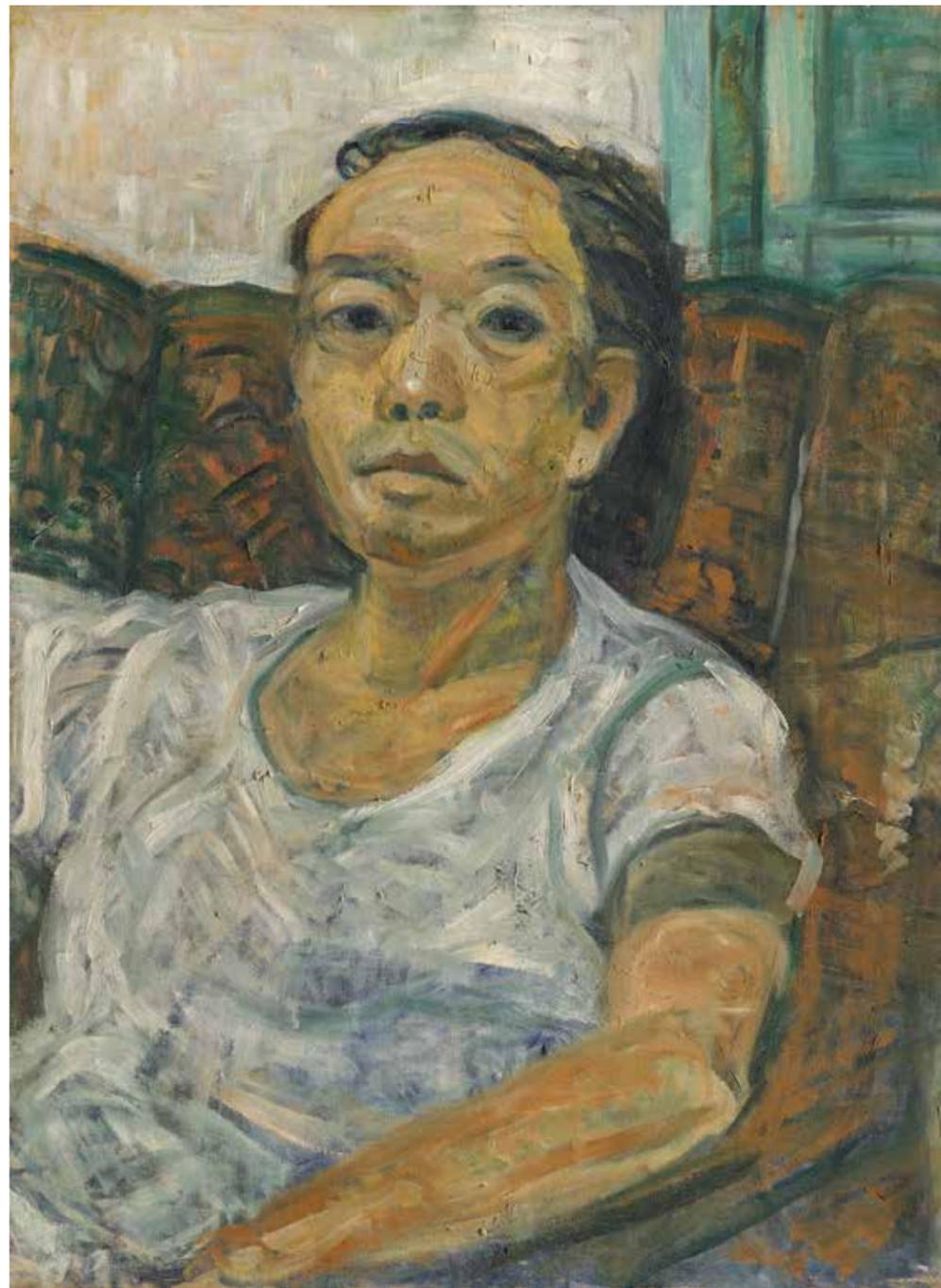
我的大兒子(一)
油畫 1981 25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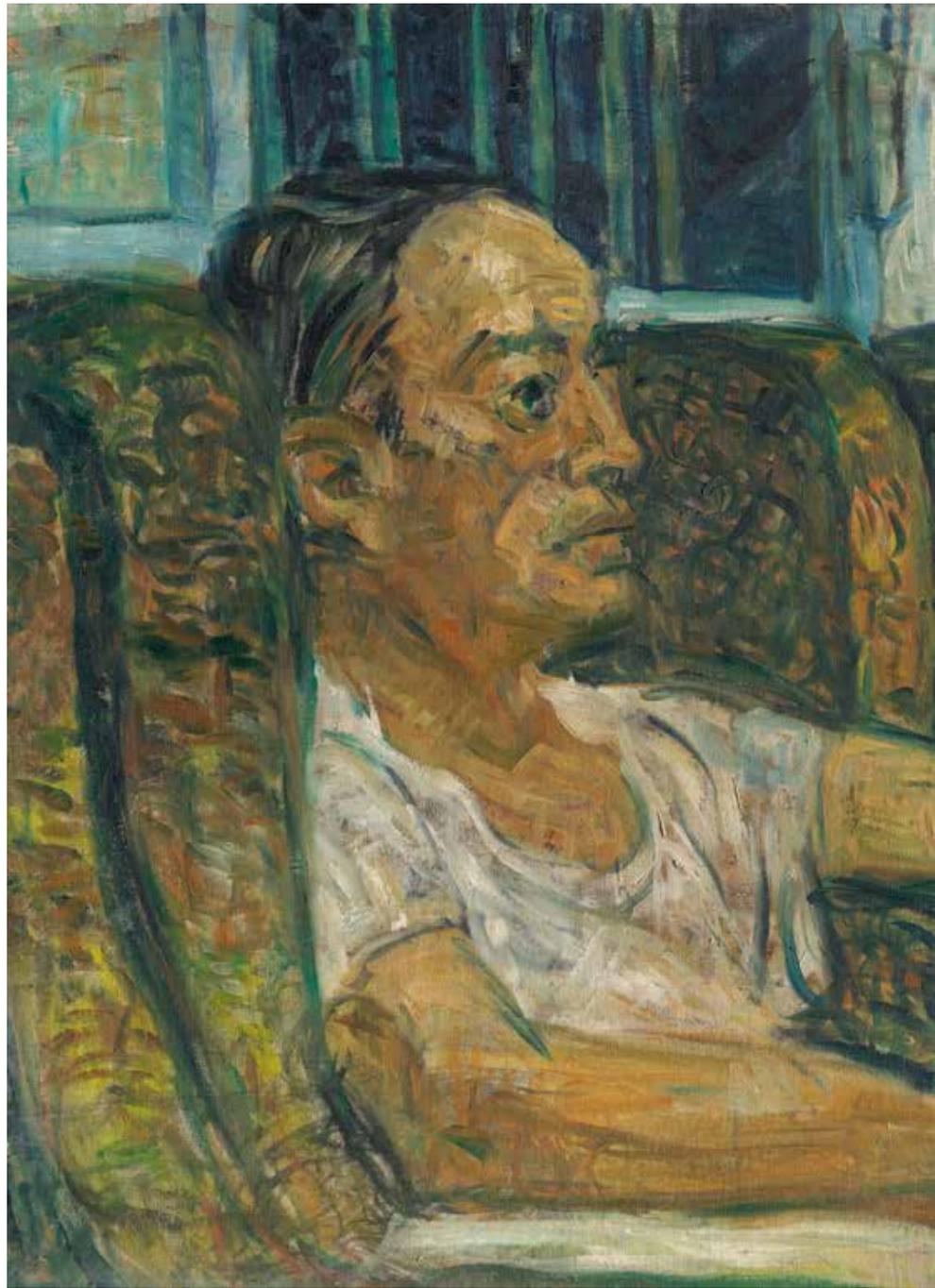
我的大兒子(二)
油畫 1981 25F



036 休息中的父親
油畫 1980 25F 紫藤廬收藏



037 我的父親(二)
油畫 1982 20P 私人收藏



我的父親 (一)

油畫 1982 69×50 cm 私人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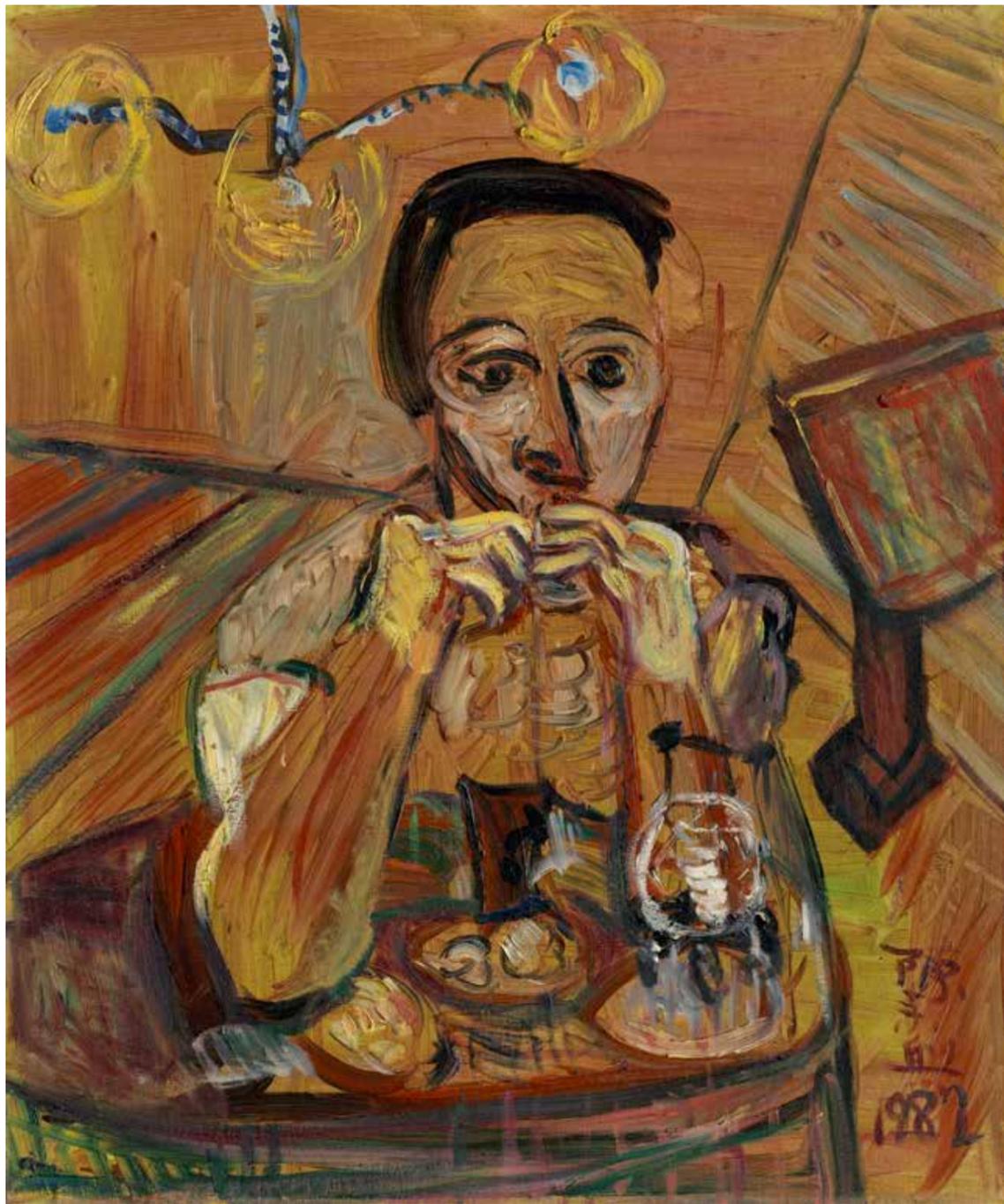
我的母親

油畫 1983 15P 私人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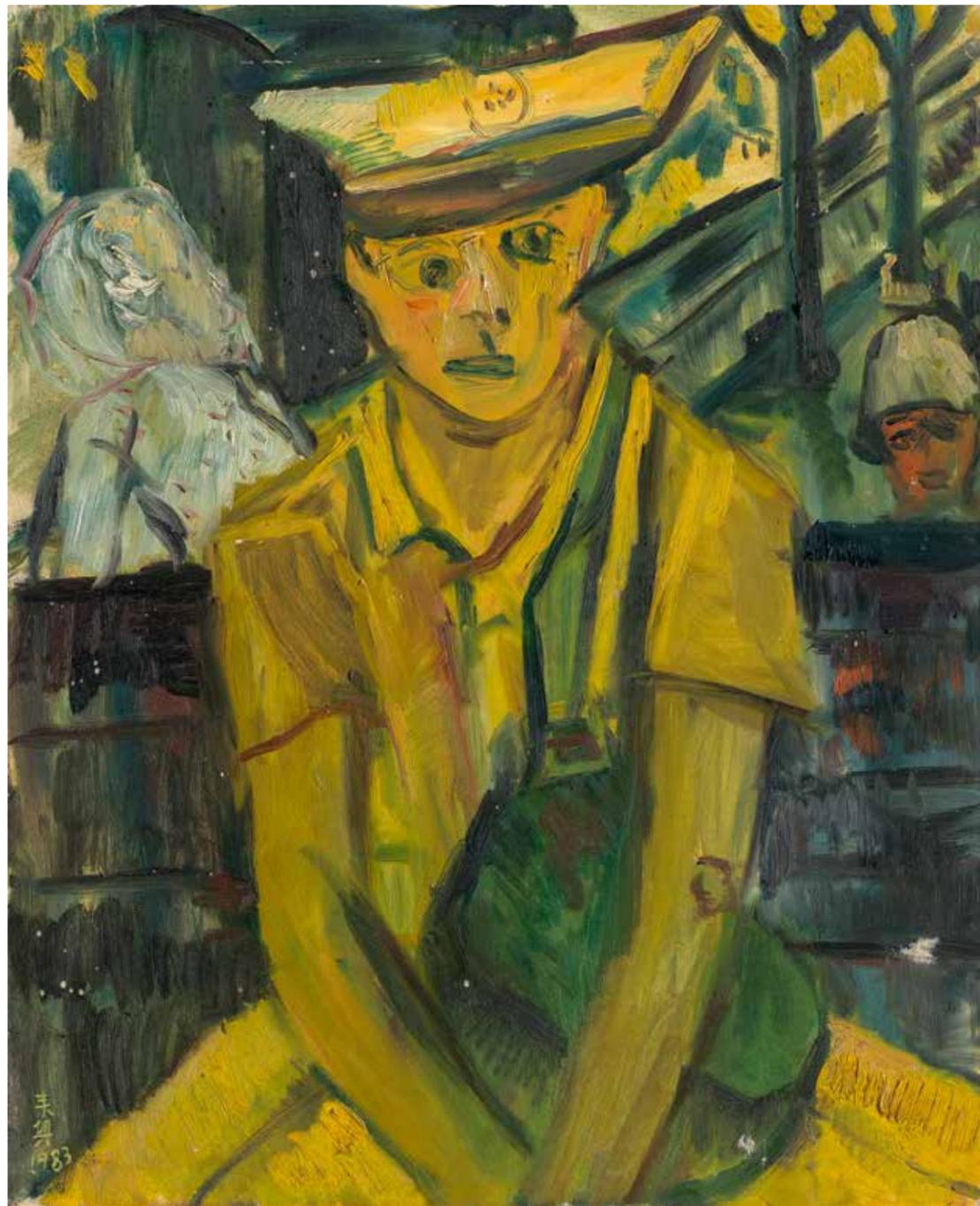
風景速寫

油畫 1982 10F



禪與小小的滿足

油畫 1982 20F 紫藤廬收藏



晚歸的高中生

油畫 1983 25F 紫藤廬收藏



80年代的國中生

油畫 1984 25F 紫藤廬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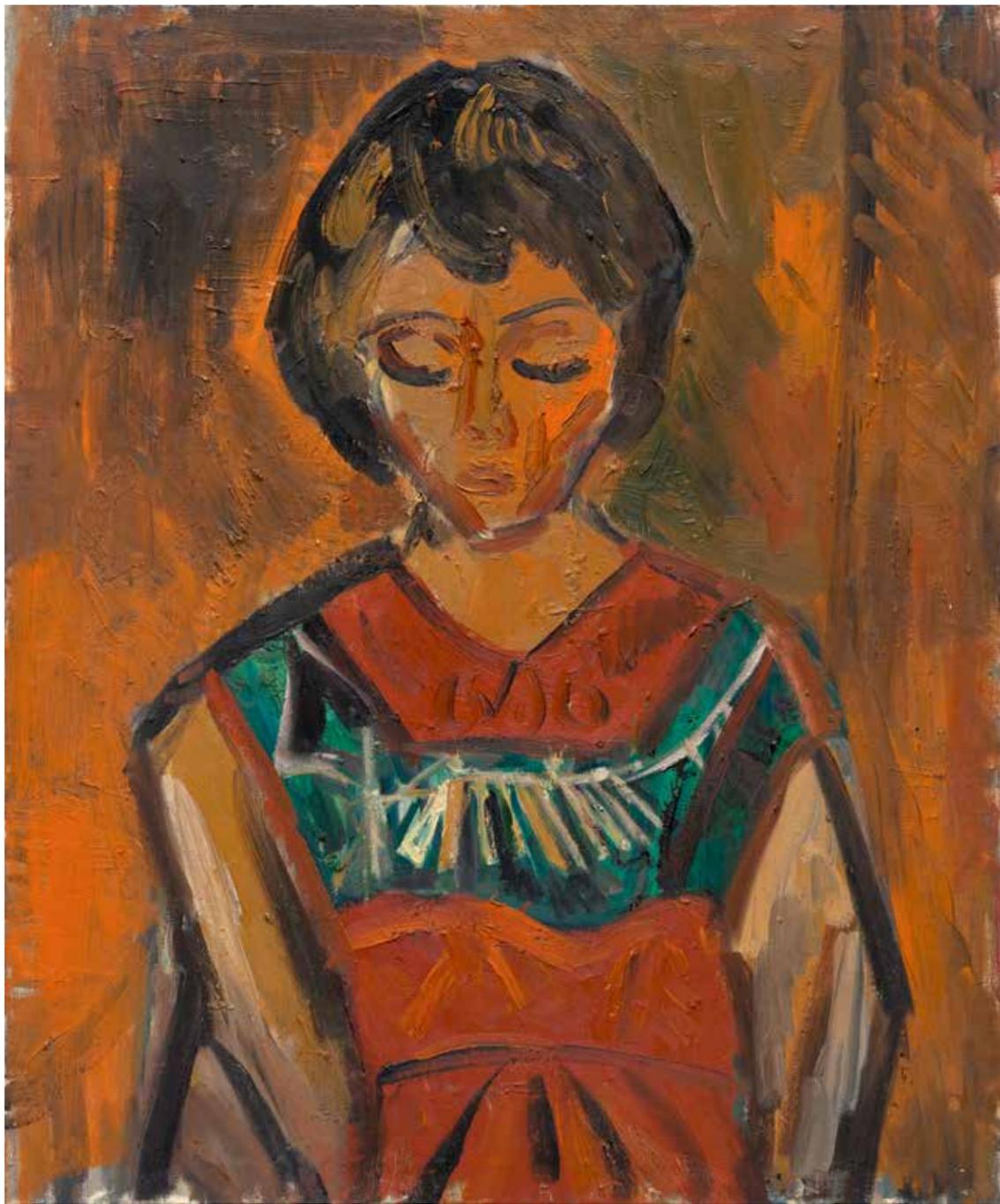
誰來關懷獨居老人
油畫 1985 60F 金石藝廊收藏



颱風天
油畫 1985 20F



自畫像(二)
油畫 1985 25F



妻的畫像(一)
油畫 1985 20F



妻與兒

油畫 1982 30F 私人收藏

048



我的家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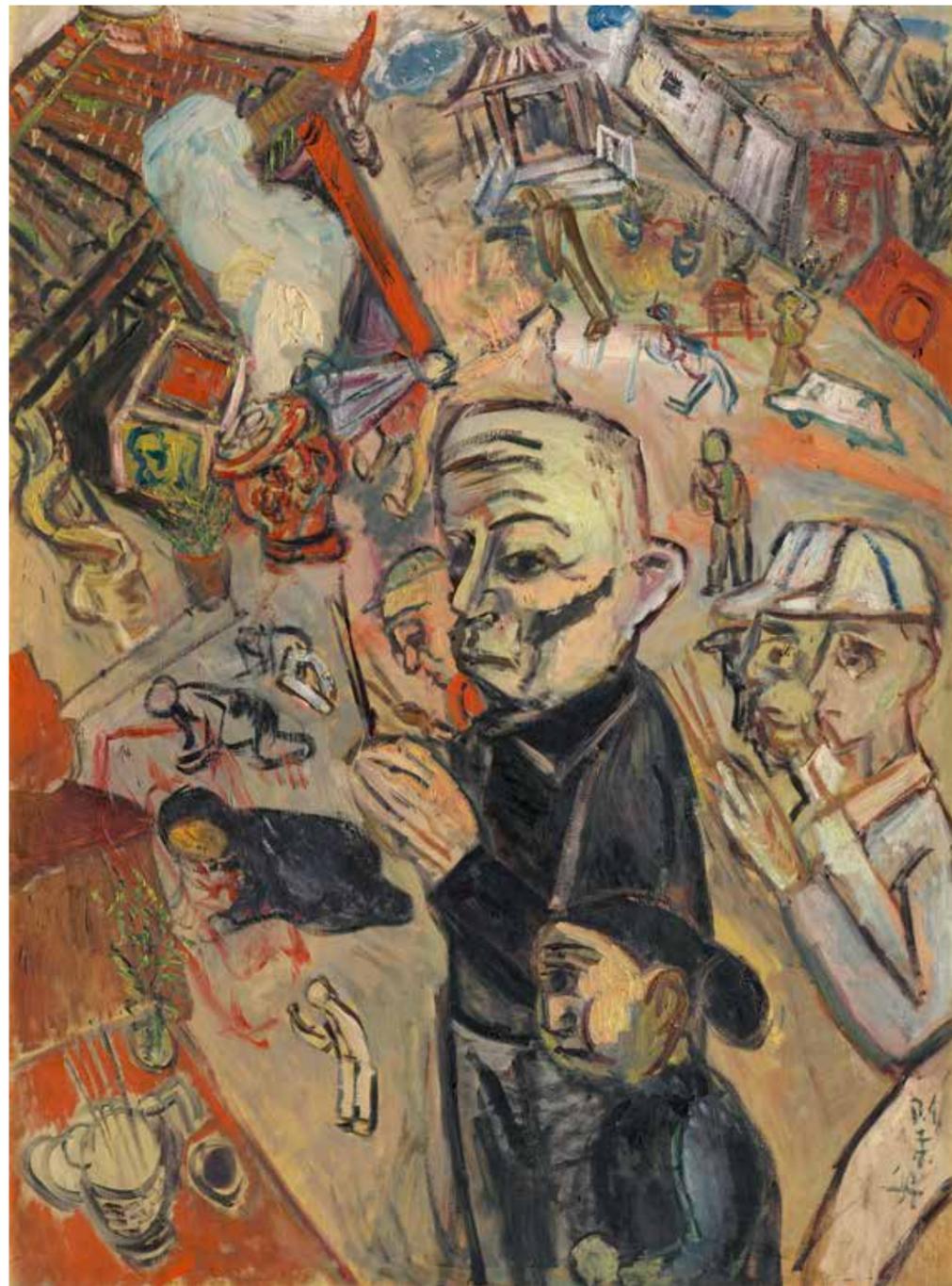
油畫 1980 40F 紫藤廬收藏

0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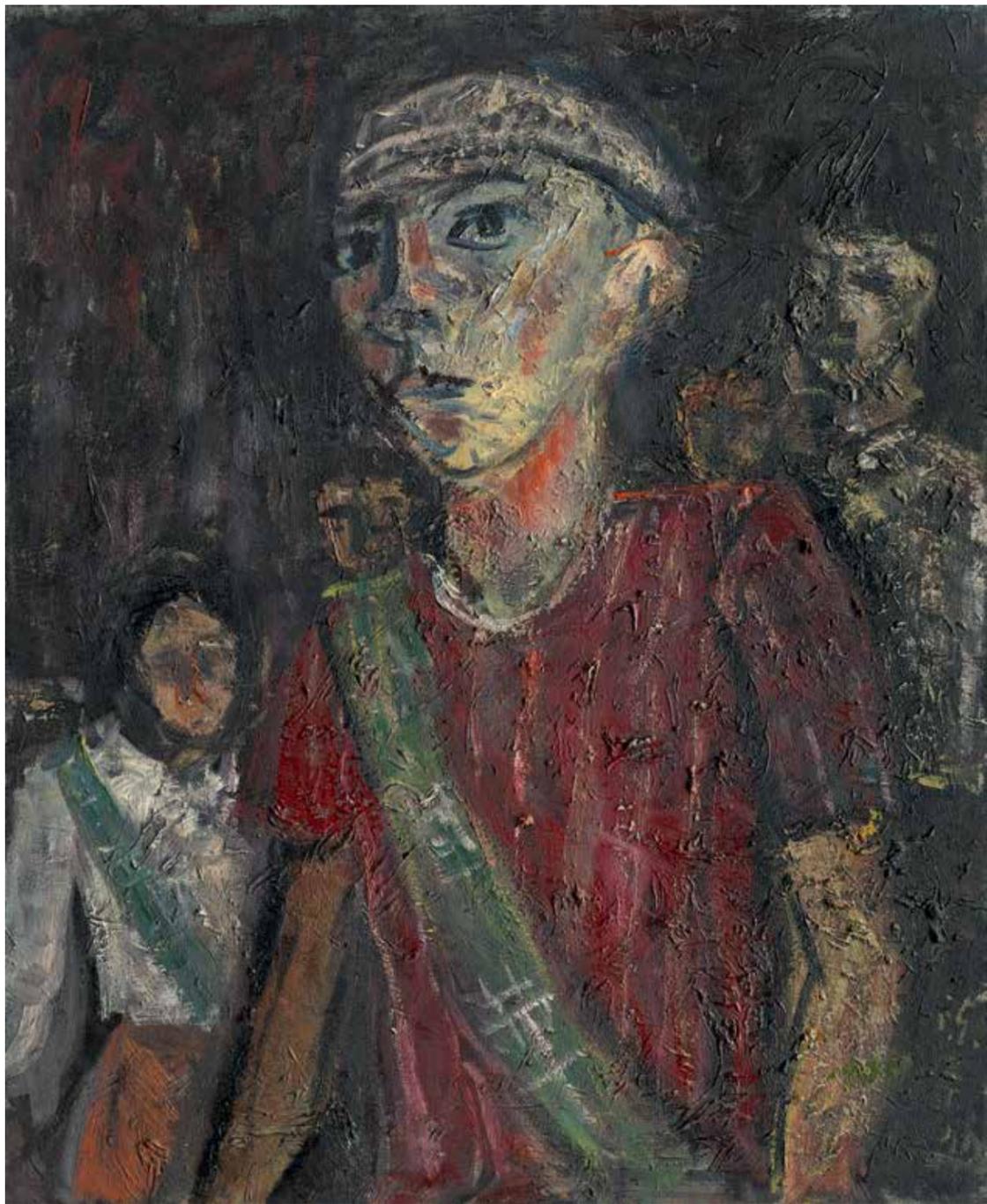




052 鹿港天后宮的老人們
油畫 1986 60F 金石藝廊收藏



瘋狂大家樂
油畫 1986 60F 金石藝廊收藏



五二〇農民請願總指揮林國華先生
油畫 1988 12F

1988年春，政府決定擴大開放外國農產品進口的數量與種類，引起大多數農民的質疑和恐慌。



五二〇農民請願總指揮林國華先生
油畫 1988 60F 金石藝廊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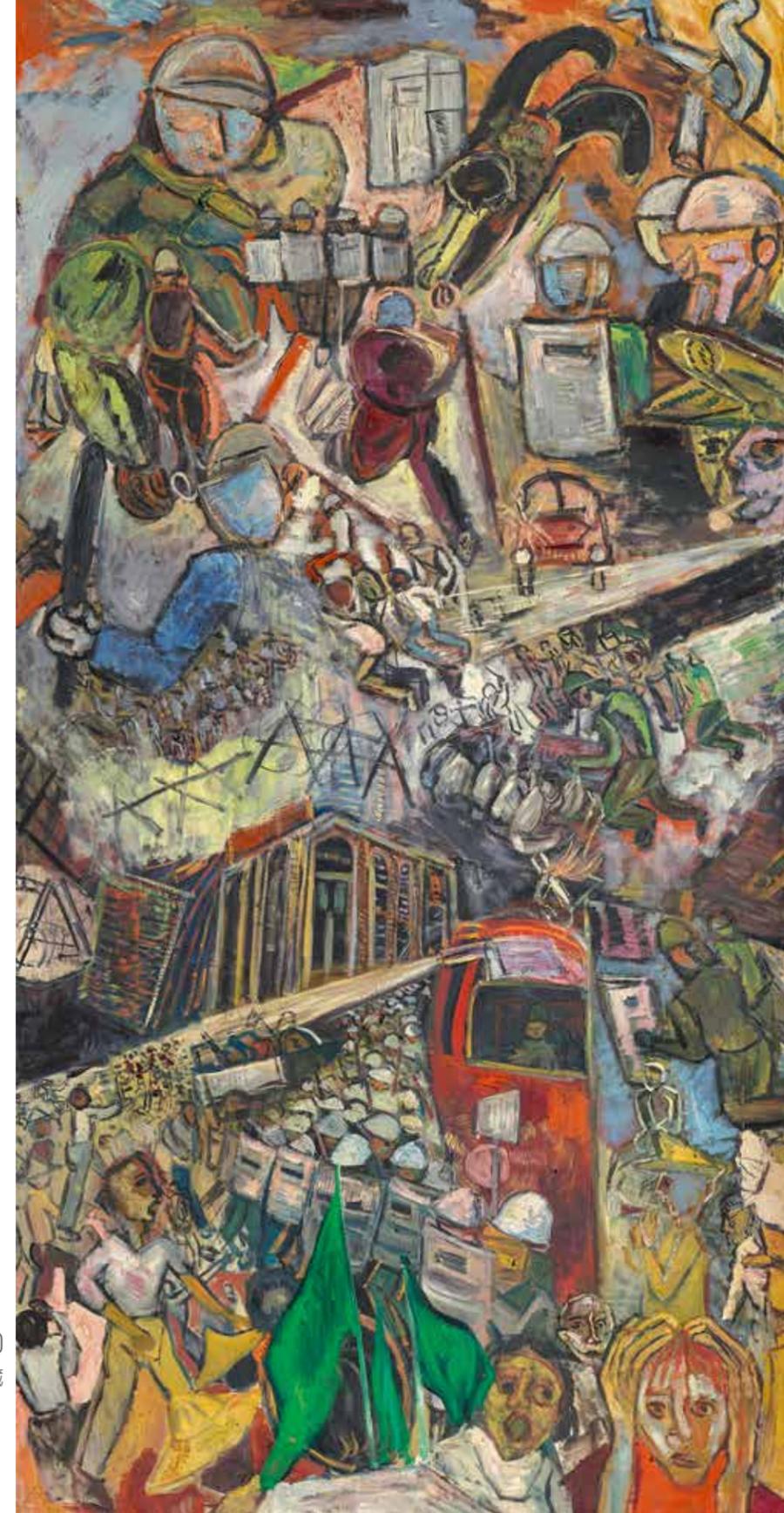
五二〇農民請願事件(一)

油畫 1988 122×250 cm 金石藝廊收藏

1988年5月20日下午民眾在立法院前與警方爆發激烈衝突，次日凌晨，憲兵隊展開驅離行動，介於警民之間要求和平的學生首當其衝，遭到毆傷與逮捕。

我想既然藝術是人類正義的化身，是社會甚至是國家的良心。那麼，繪畫就該義不容辭的表現出社會的真相，我無法想像在臺灣，絕大多數的美術工作者在激烈而悲慘的警民衝突，在中壢事件，在美麗島事件，在五二〇事件的大型抗暴事件和裁贓冤獄中，還能假裝成什麼都不知道、不清楚。

—陳來興 1997.9



五二〇農民請願事件(二)

油畫 1988 250×125 cm 金石藝廊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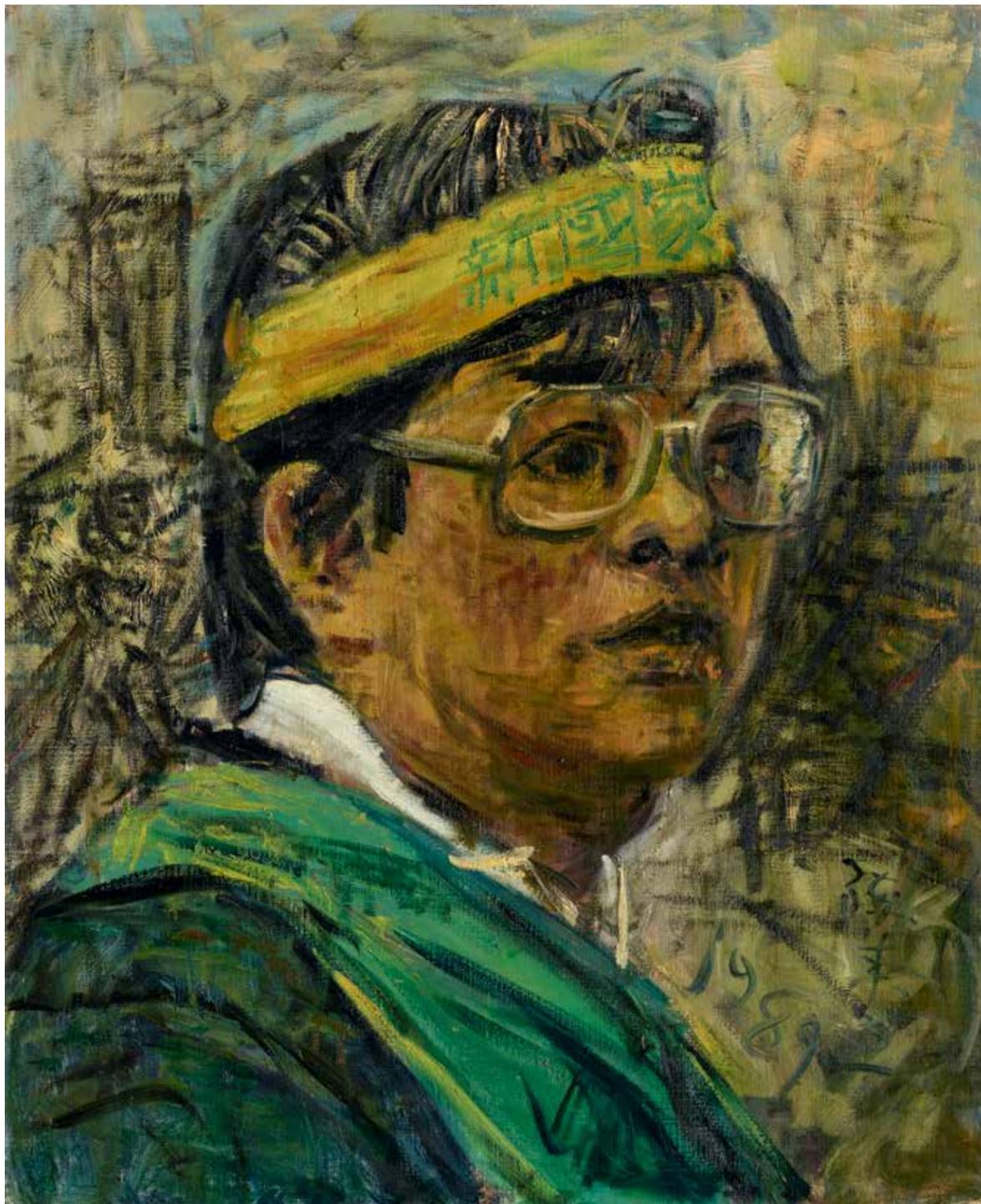


失憶的女人
油畫 1998 25F



八〇年代的東芳國小校園
油畫 1988 60F 私人收藏

畫家的妻子林秀免在這所學校服務了三十五年半後退休



鄭南榕畫像(一)
油畫 1989 25F
鄭南榕基金會典藏

鄭南榕在戒嚴的年代發行《自由時代》週刊，批判時事，公開主張「臺灣獨立」。1989年4月7日，鄭南榕為了堅持百分百言論自由，拒絕因刊登「臺灣新憲法草案」遭叛亂罪起訴逮捕，於雜誌社自囚71天後自焚殉道。



鄭南榕畫像(二)
油畫 1989 60F 鄭南榕基金會典藏
哲學家被處死之時，山河都將流淚。
~~ 鄭南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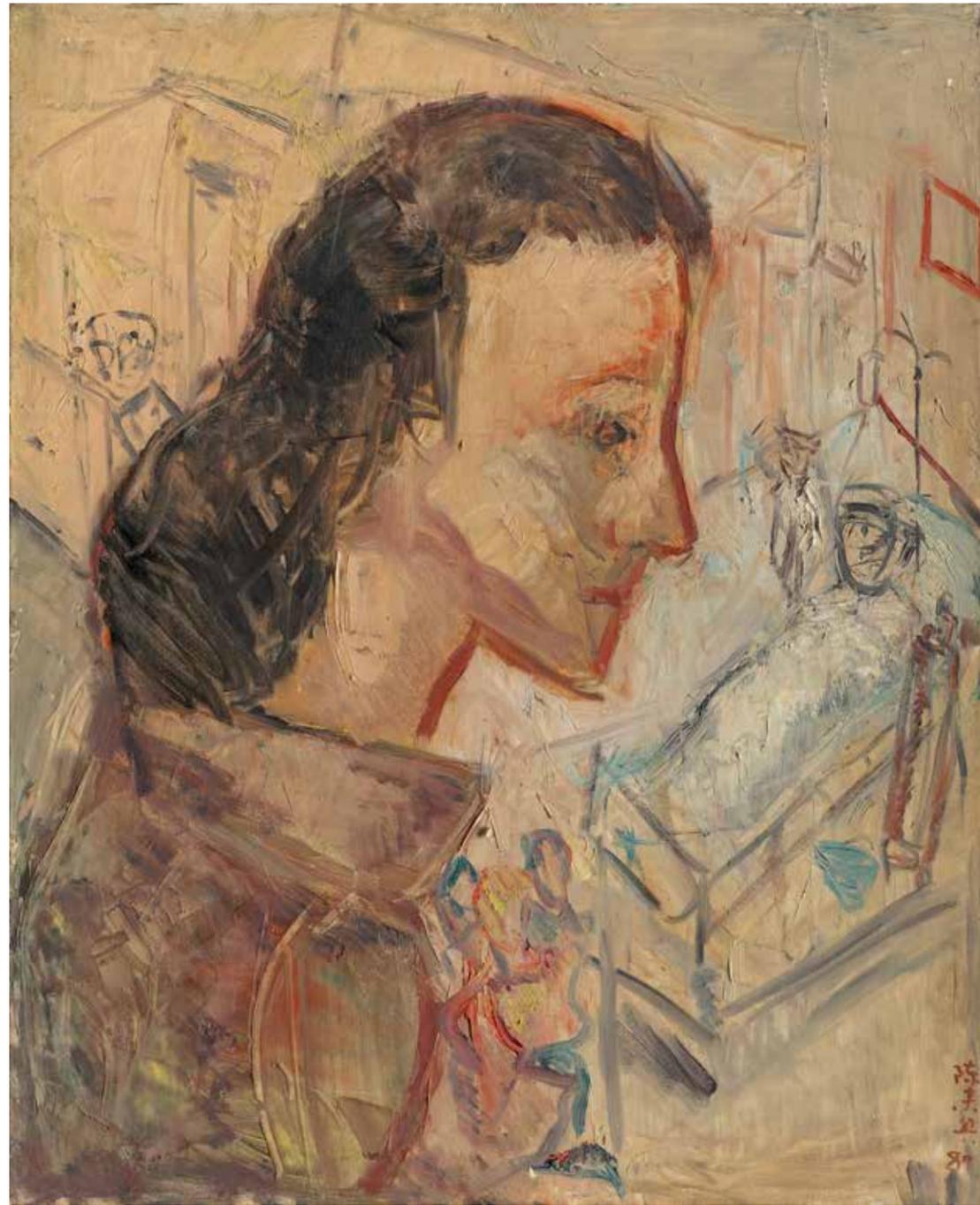


勇者詹益樺畫像
油畫 1989 25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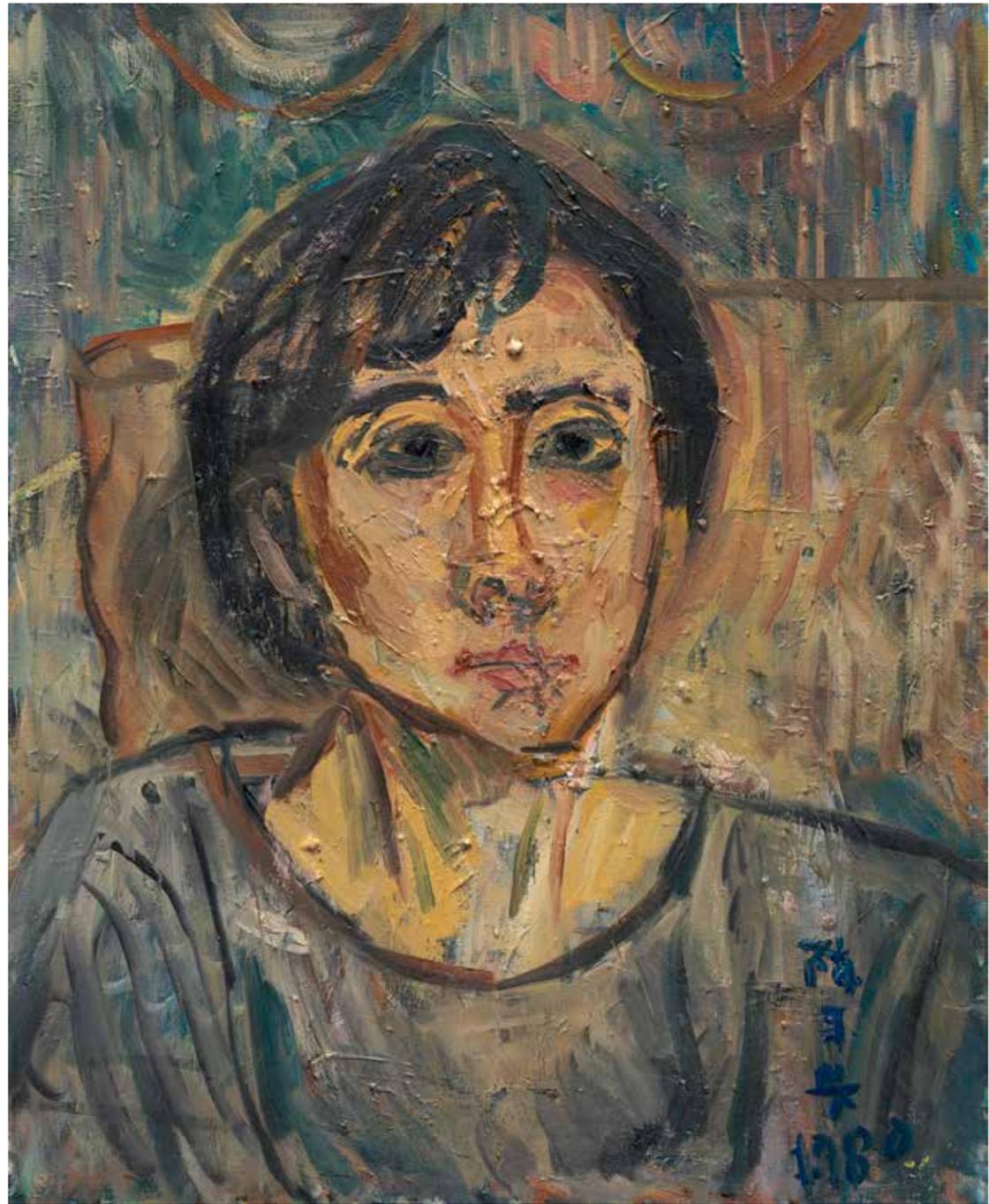
引火自焚的詹益樺
油畫 1989 25F 金石藝廊收藏

1989年5月19日詹益樺在參加鄭南榕喪禮時，於總統府前引火自焚，履行自己「臺灣獨立」的政治理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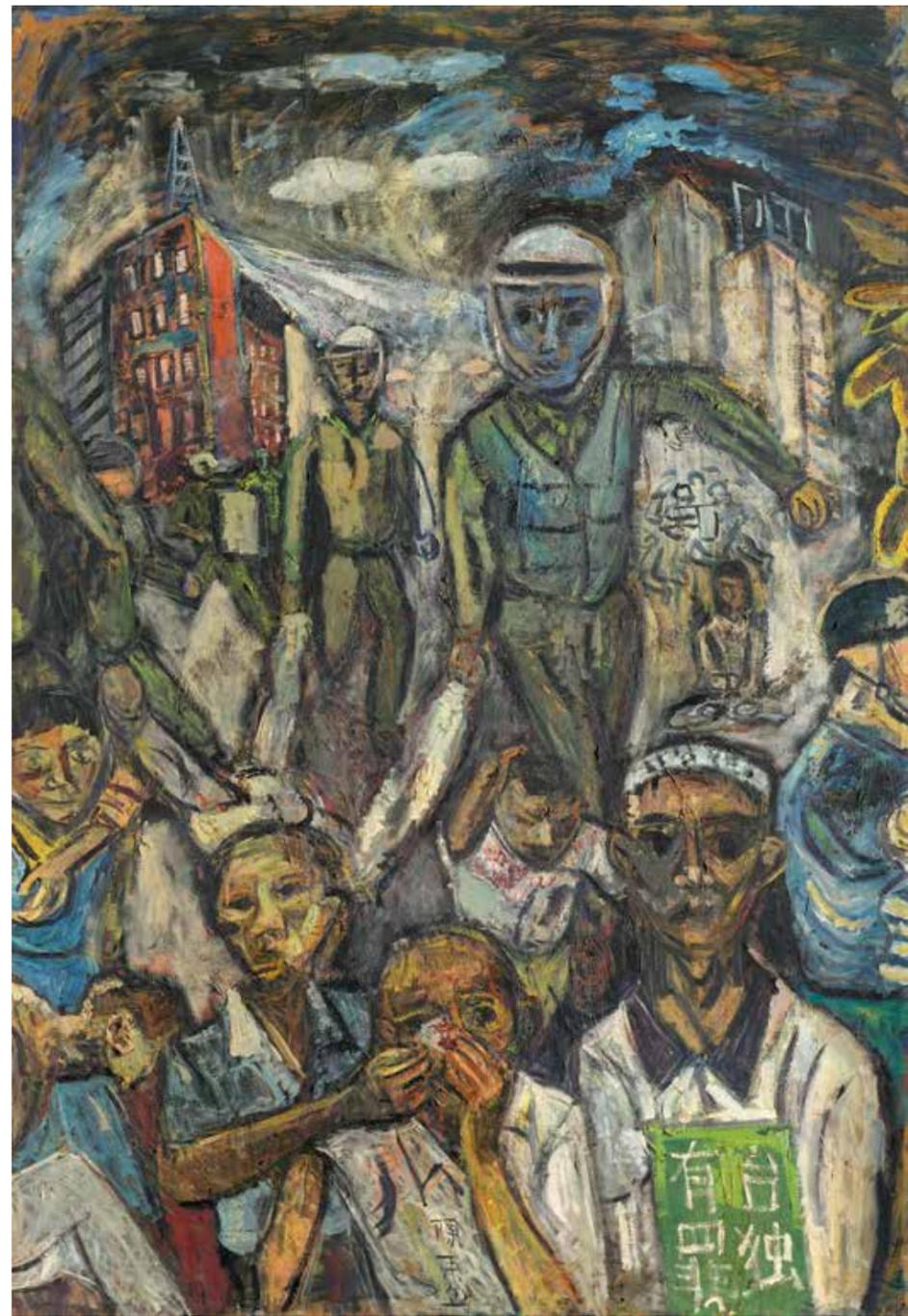
探病的妻子

油畫 1987 25F 私人收藏



妻的畫像(二)

油畫 1980 15F



台獨有罪
油畫 1990 120F 金石藝廊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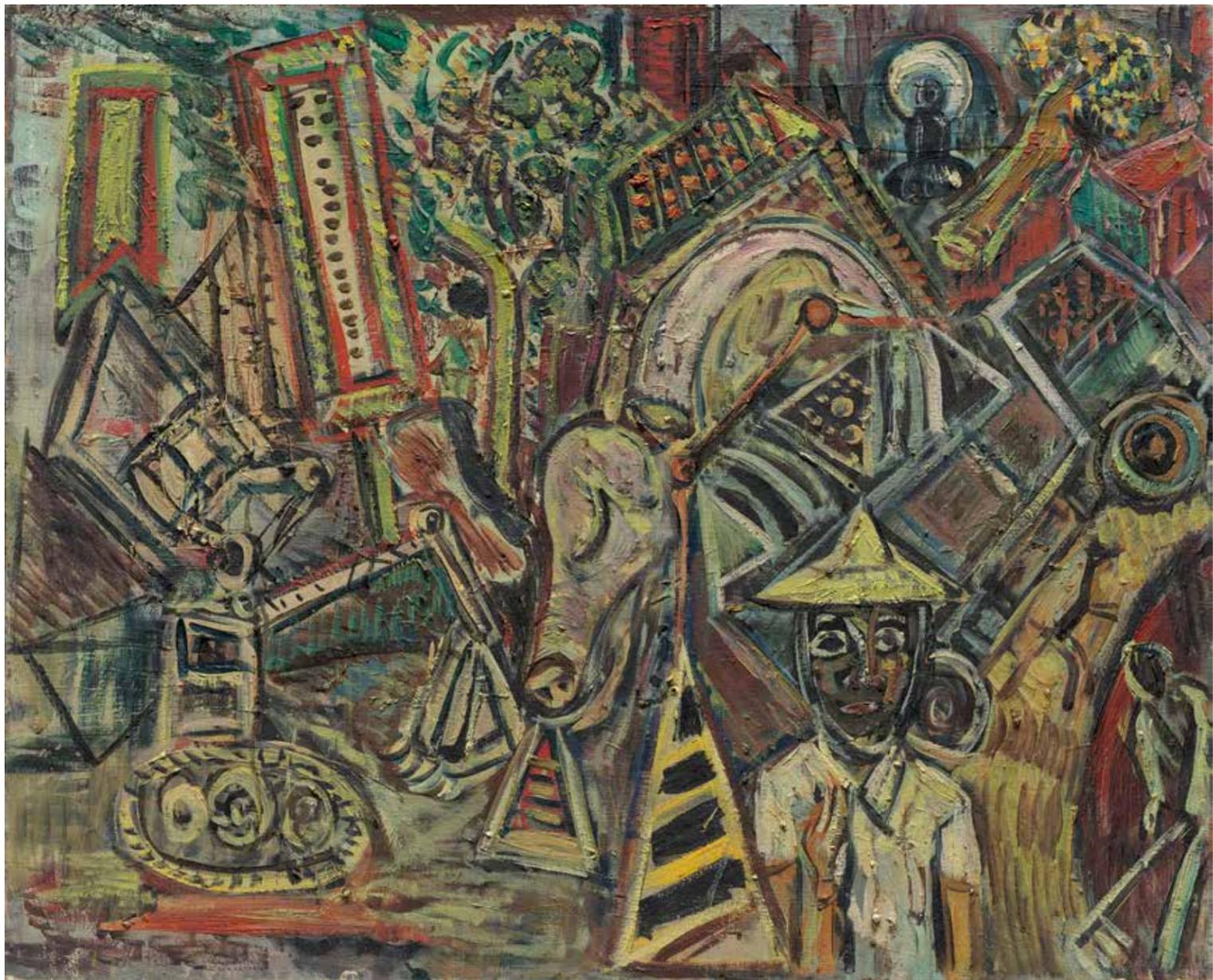
淡水觀音山夜景
油畫 1990 25F 塗先生收藏



070 古坑綠色隧道
油畫 1990 25F



在汙染的環境中求生存
油畫 1990 25F



一日所見

油畫 1991 25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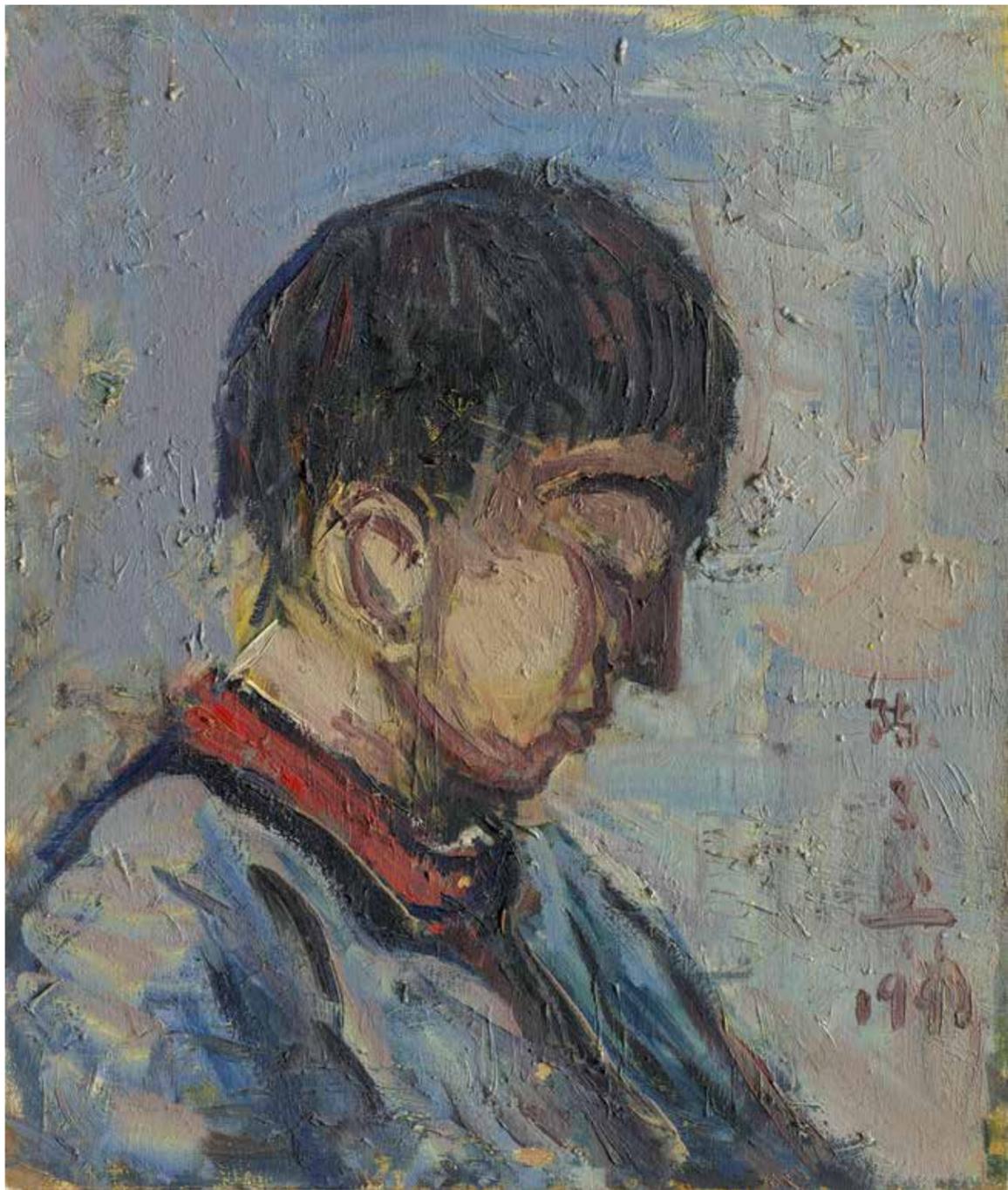
我想，一個真正的藝術家，必須要有完整而獨立的人格；要同情人類，具有悲憫的情懷，要承受一切的打擊和痛苦。

—陳來興



面對生離死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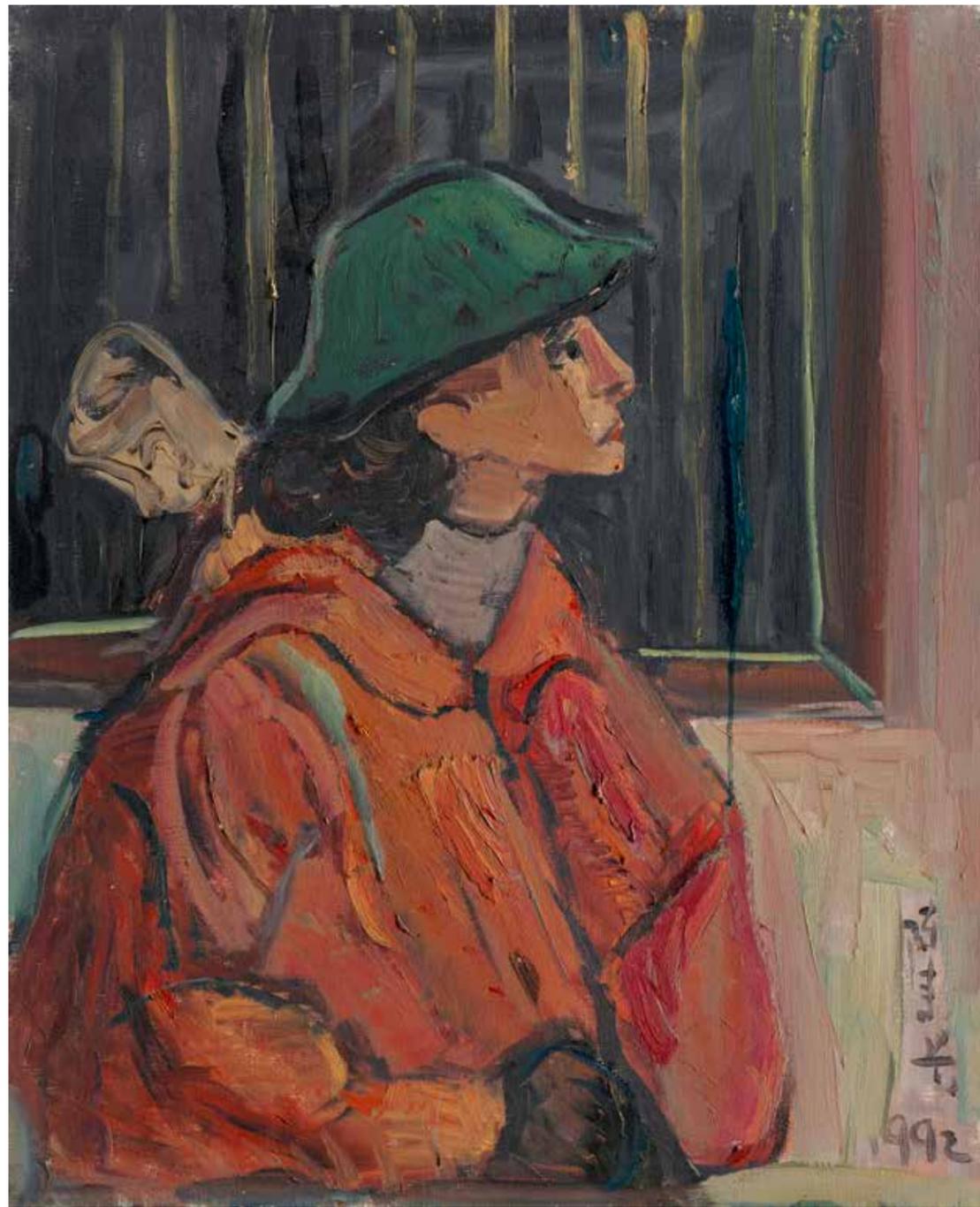
油畫 1991 30F



我的小兒子
油畫 1991 10F 私人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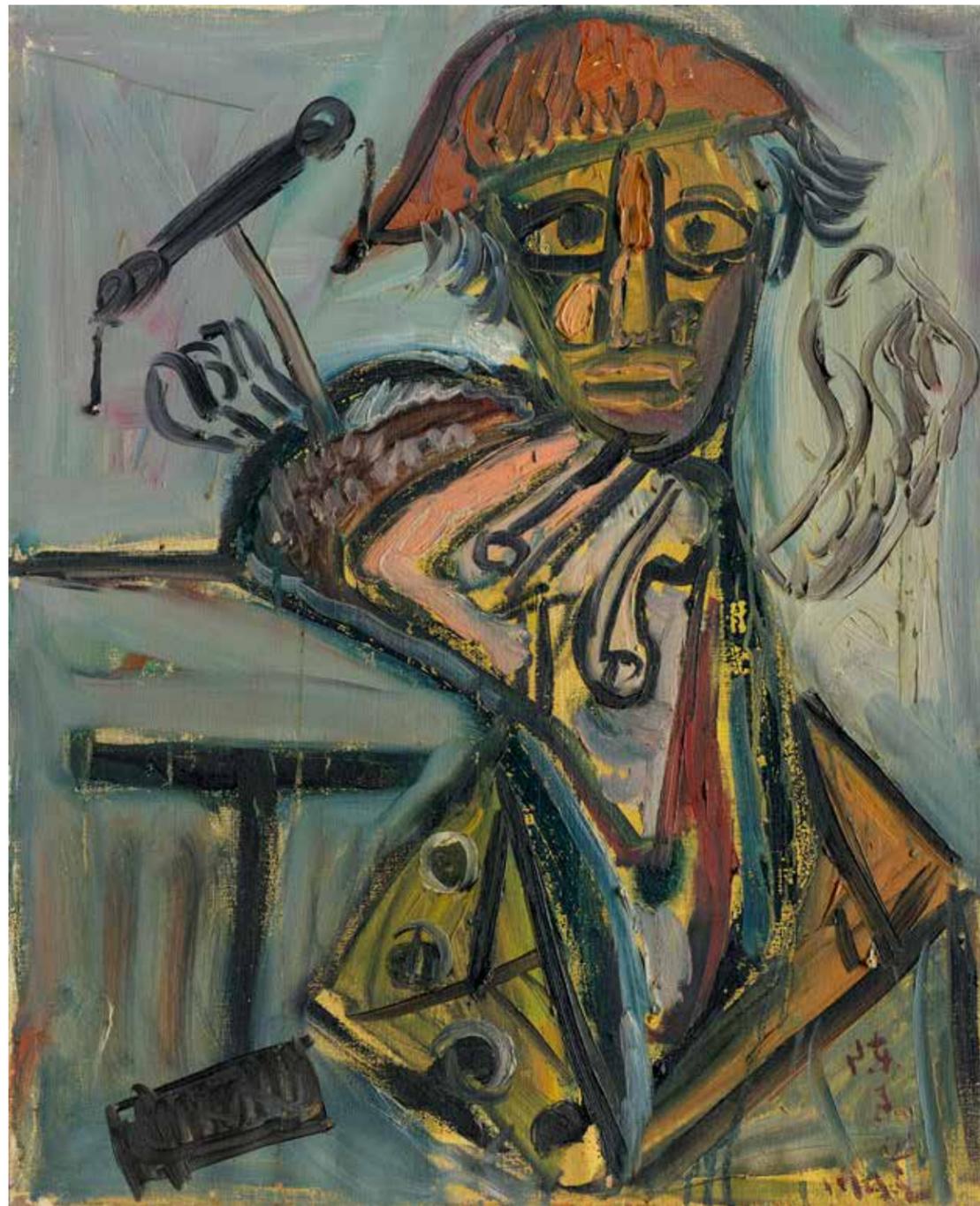
加護病房裡的父親
油畫 1991 25F



戴帽子的妻子
油畫 1992 25F 私人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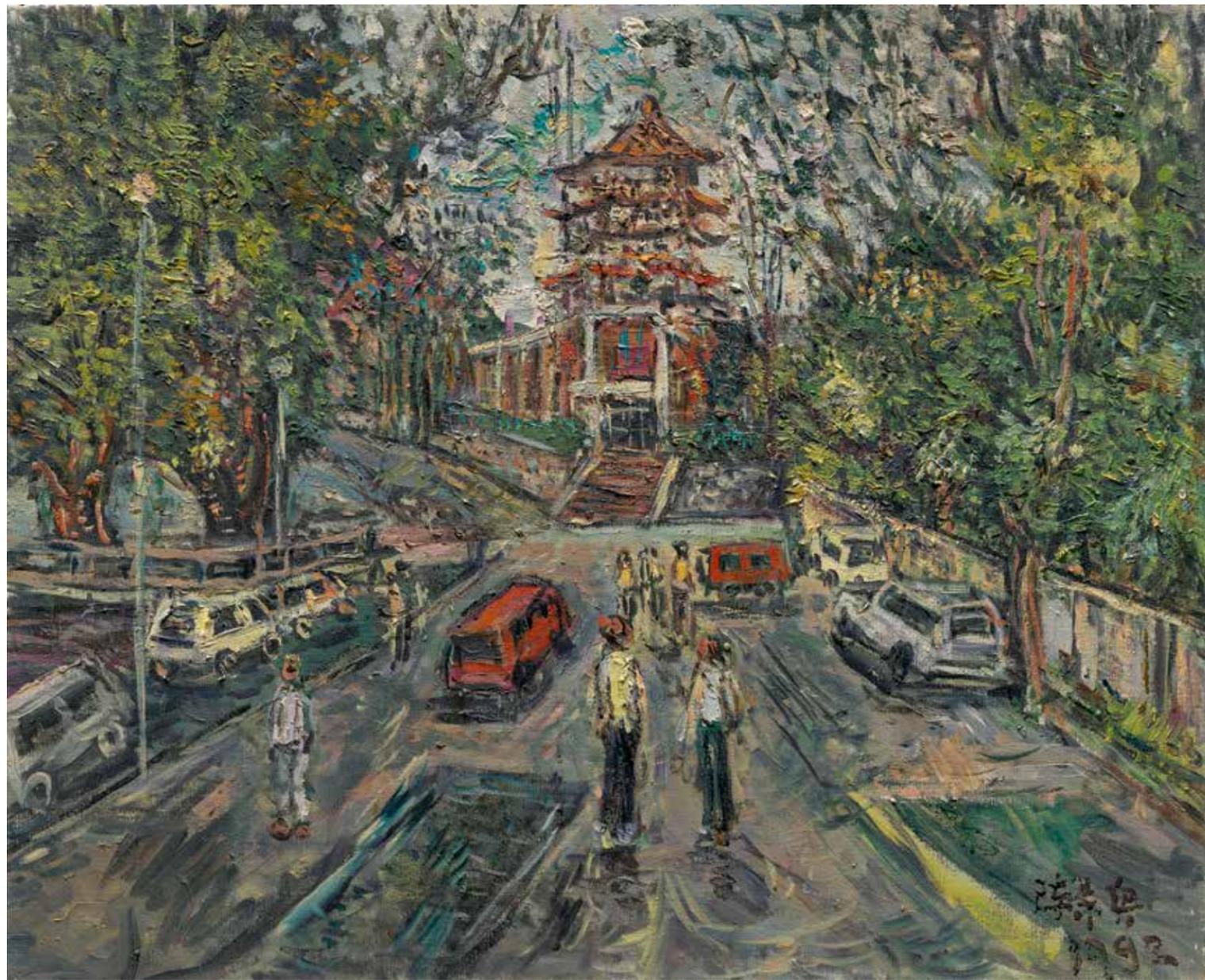
學騎車的小孩
油畫 1992 25F 塗先生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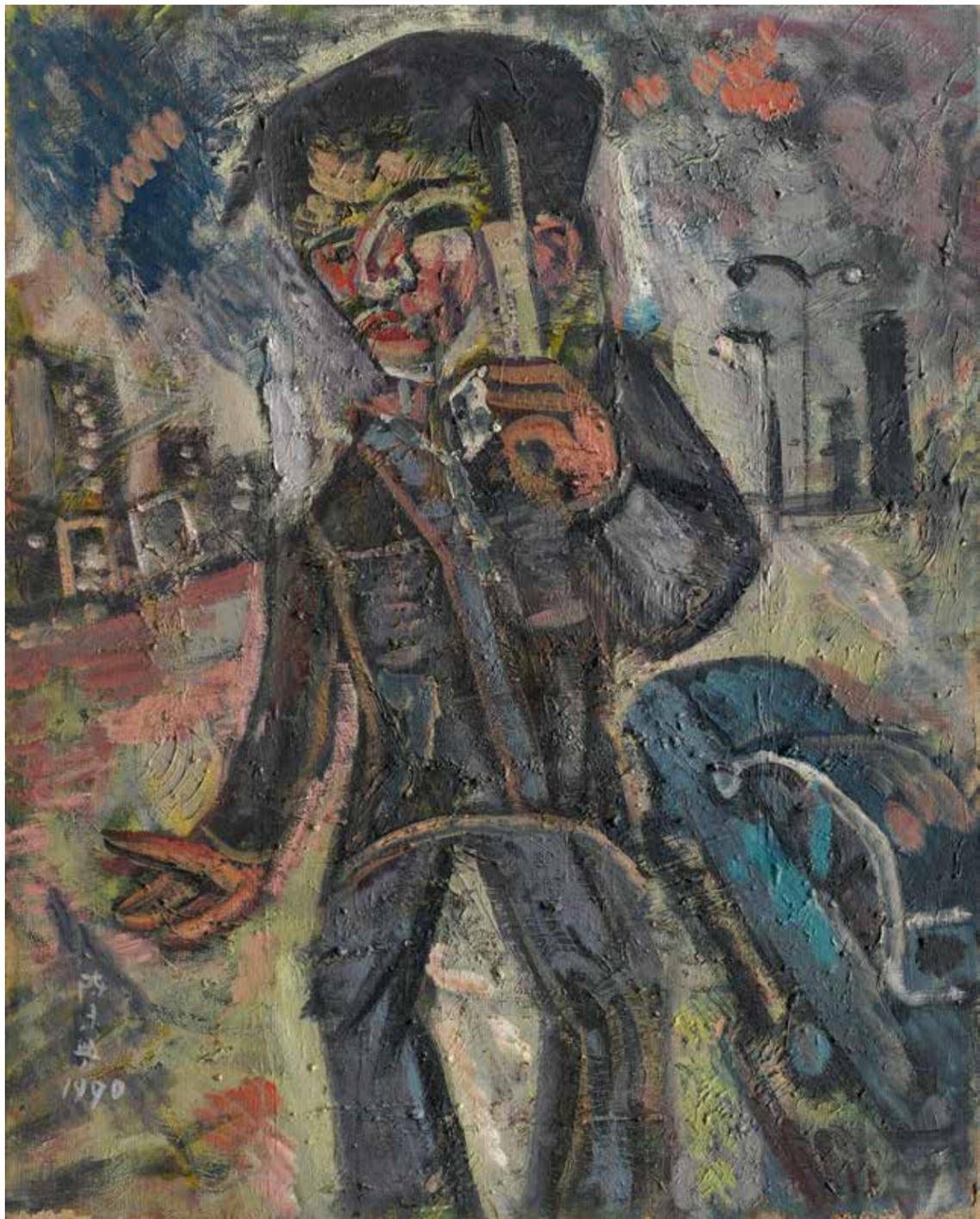


幻夢中的人
油畫 1992 25F



靜物(向日葵)
油畫 1992 10F 許世楷博士收藏





忙碌的臺灣教師聯盟創會會長
油畫 1990 30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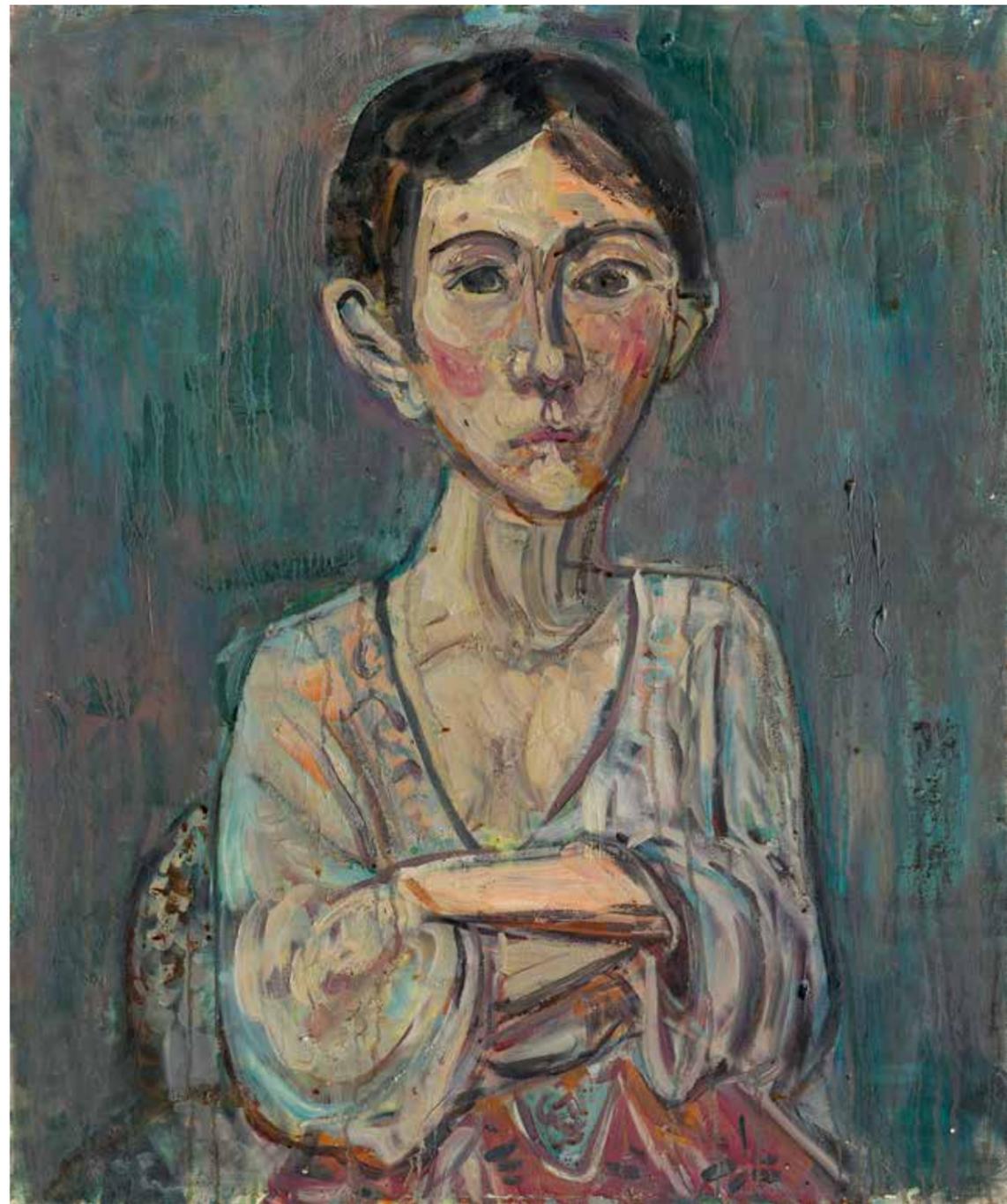
台灣教師聯盟創會會長
林雙不為此畫作題下的註解

九〇年代中期，四十多歲的林雙不，
台灣獨立運動志工，陳來興的好兄弟。
2016.10.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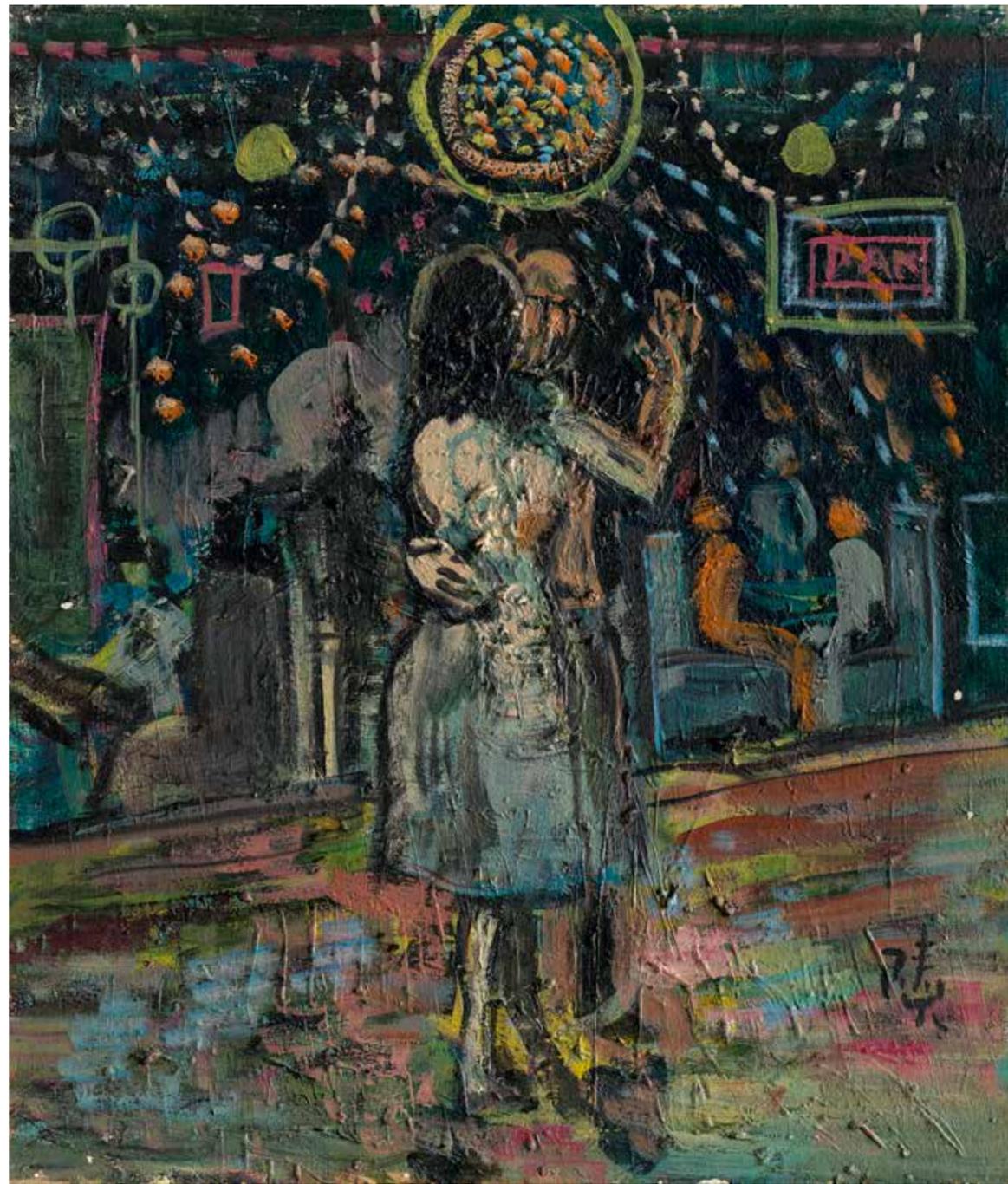


臺灣教師聯盟巡迴演講
油畫 1996 30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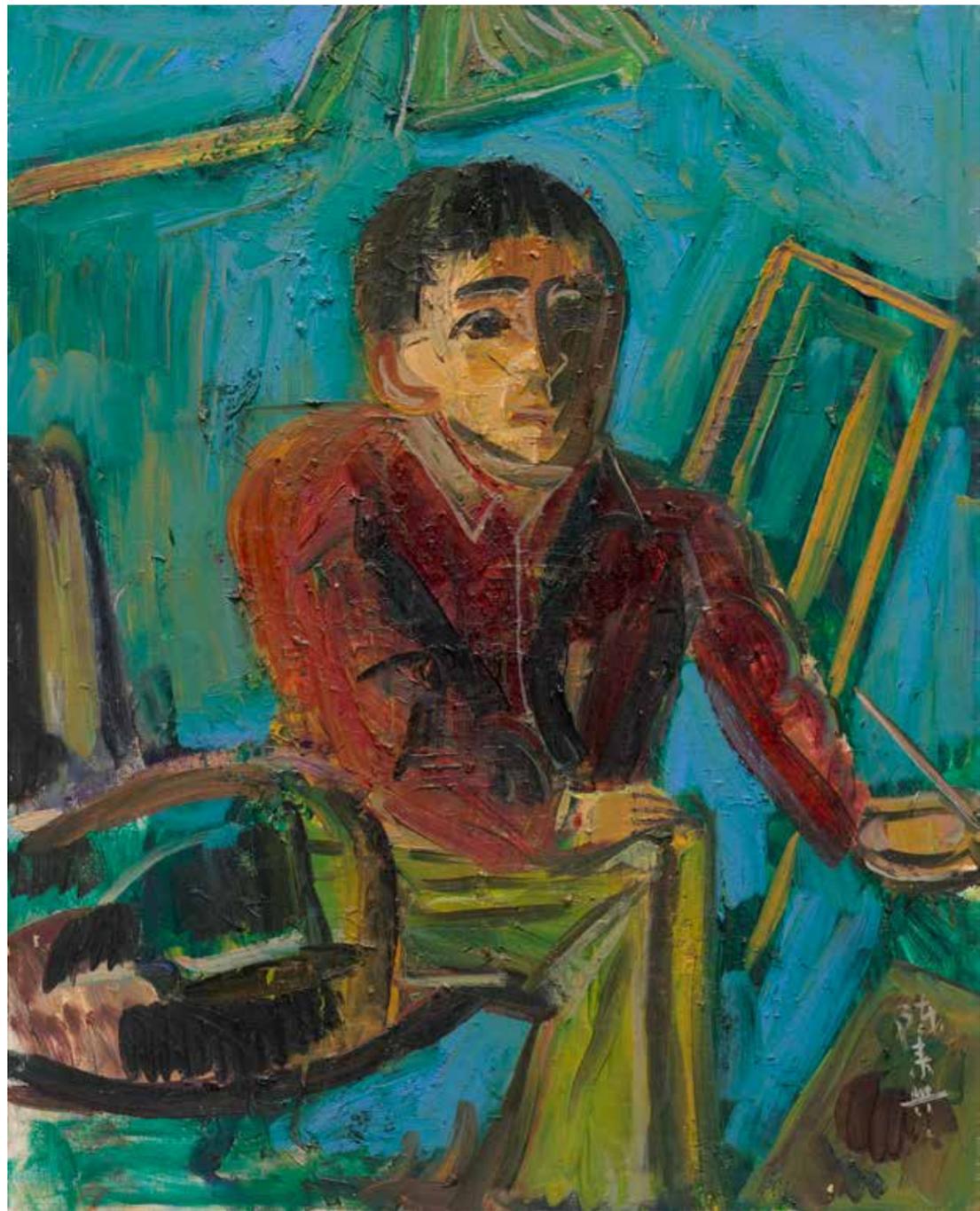
林雙不老師為了臺灣社會文化的改造，追求臺灣獨立自主，培養新臺灣人，成為臺灣獨立建國基礎。於1992年3月8日結合一群認同臺灣主權獨立的中小學教師，成立了「臺灣教師聯盟」。



妻的畫像(三)
油畫 1994 20F



舞廳
油畫 1994 10F



畫家朋友

油畫 1994 30F



阿美族公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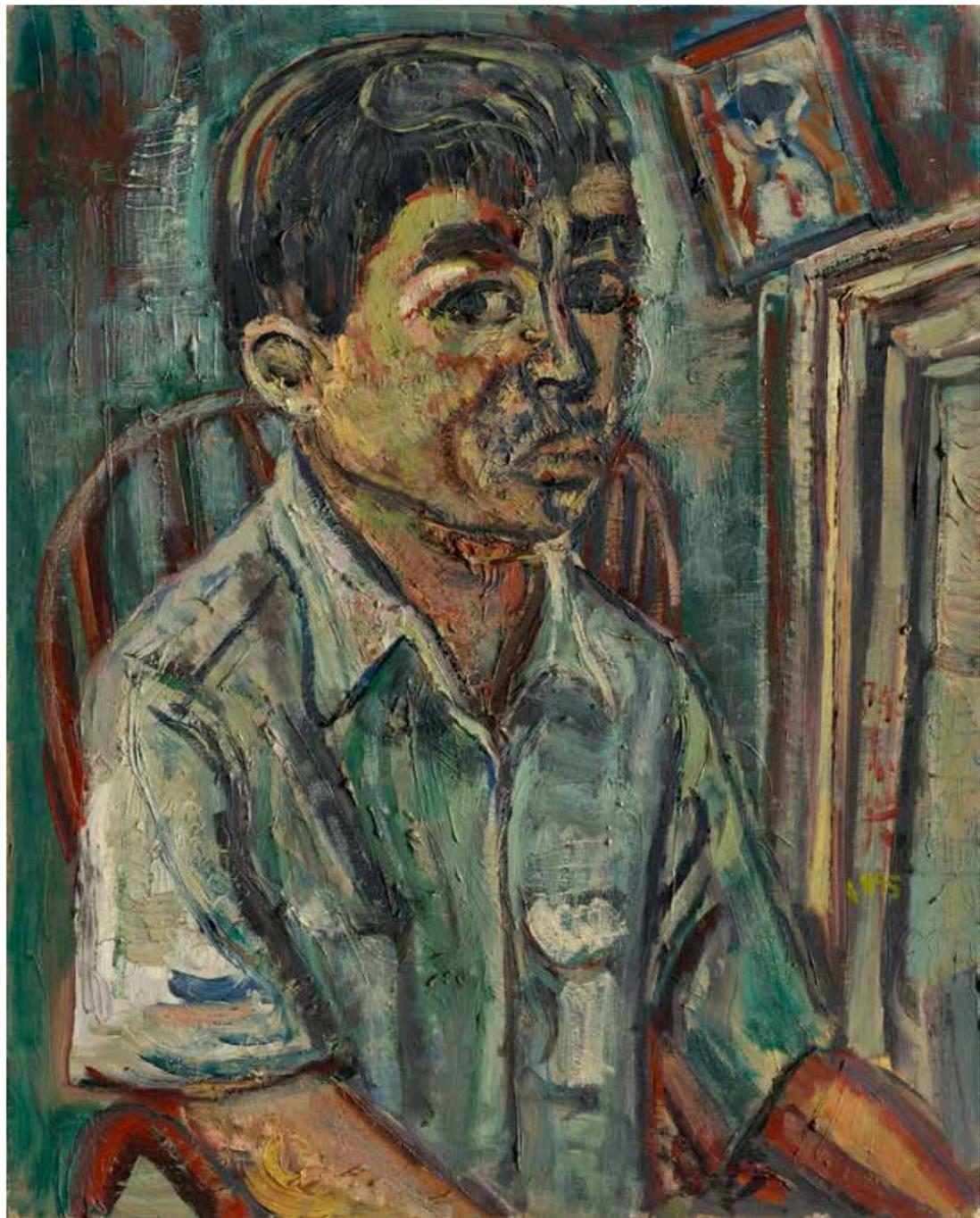
油畫 1994 25F



閱讀中的妻子
油畫 1995 20F 私人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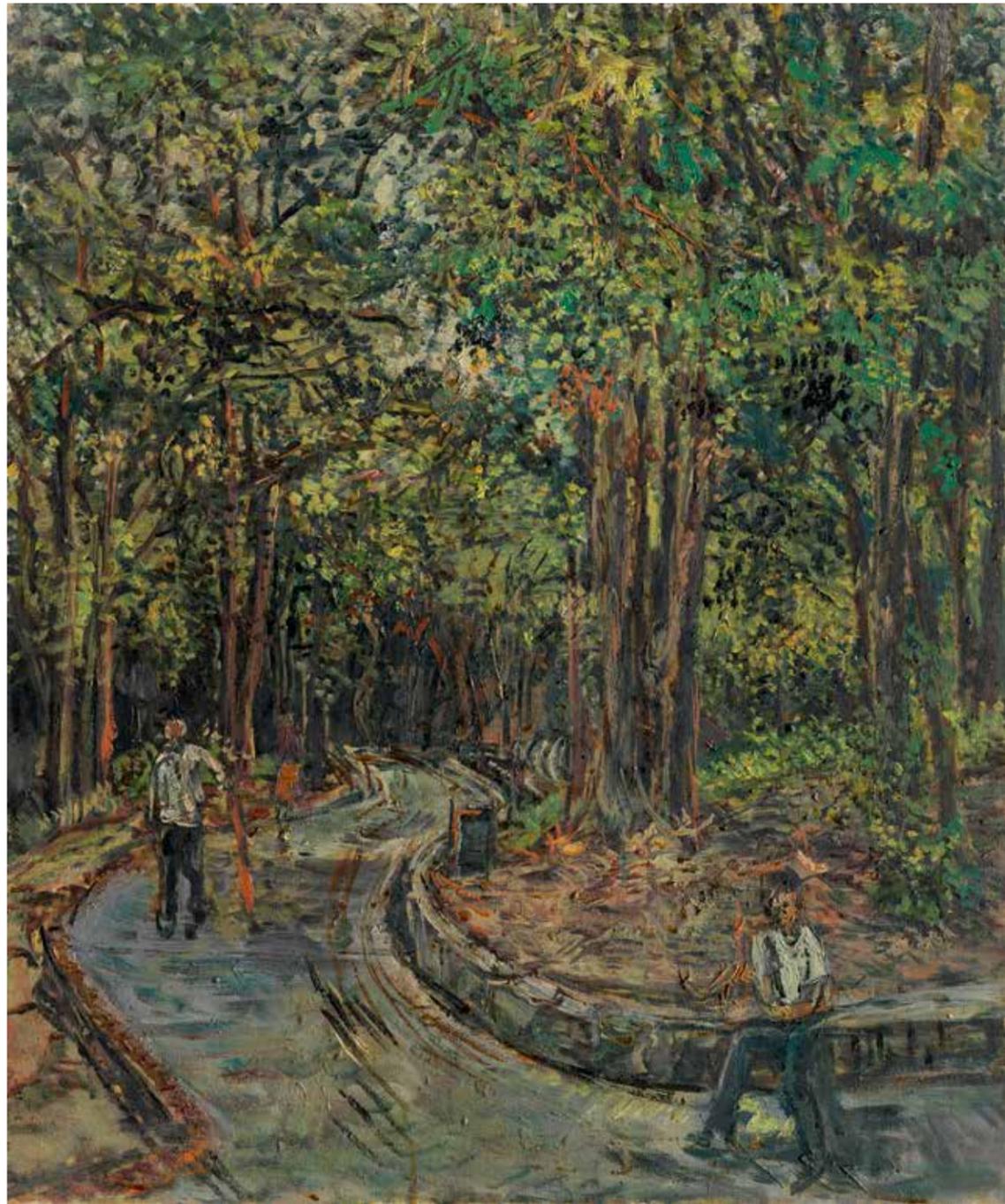
石梯坪附近漁港
油畫 1996 30F 塗先生收藏



自畫像(三)
油畫 1995 30F



花蓮大富社區
油畫 1996 25F



東海大學林蔭步道

油畫 1996 20F 塗先生收藏



龍騰斷橋

油畫 1997 20F 塗先生收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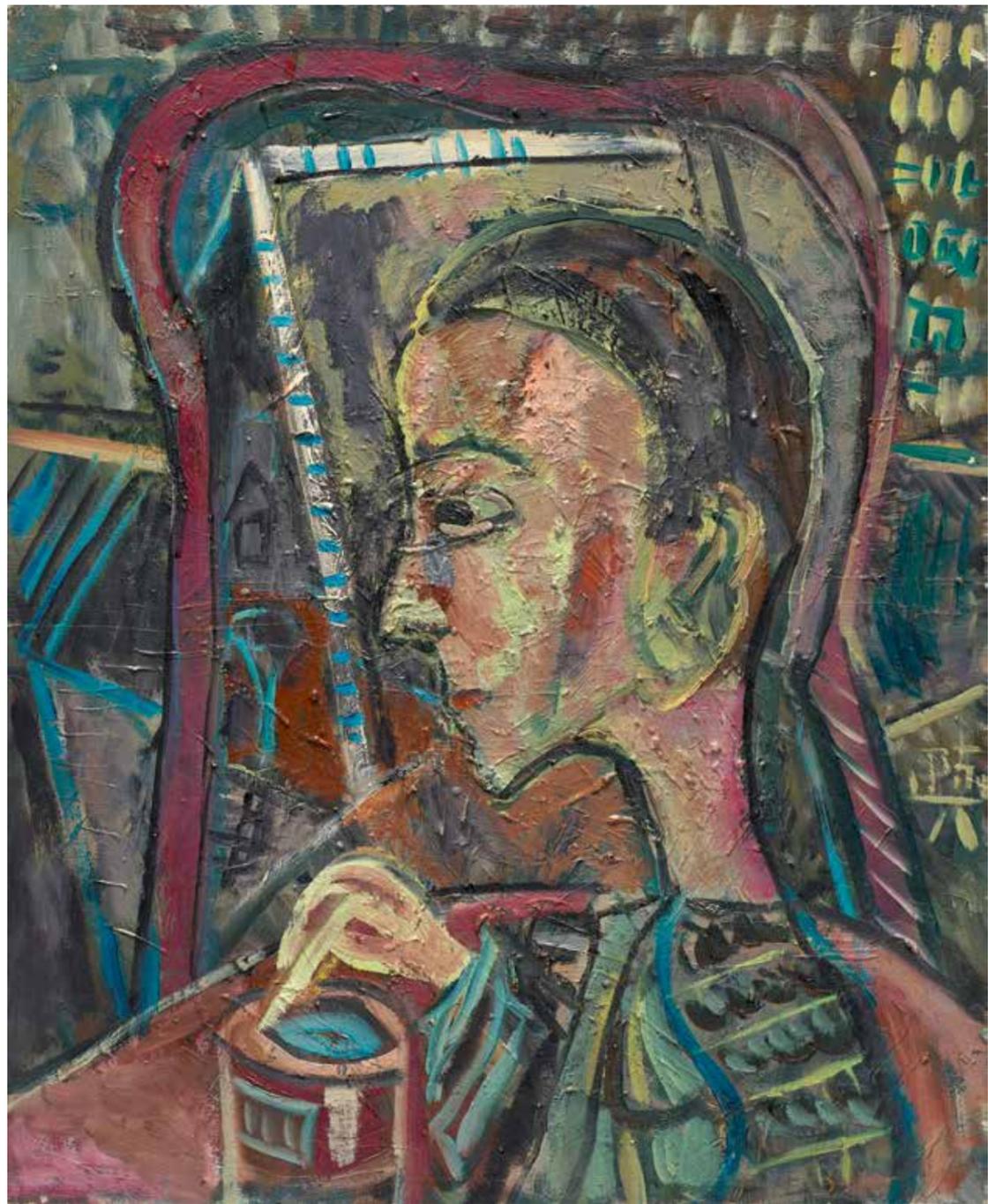
094 秀水鄉有池塘的農莊
油畫 1997 100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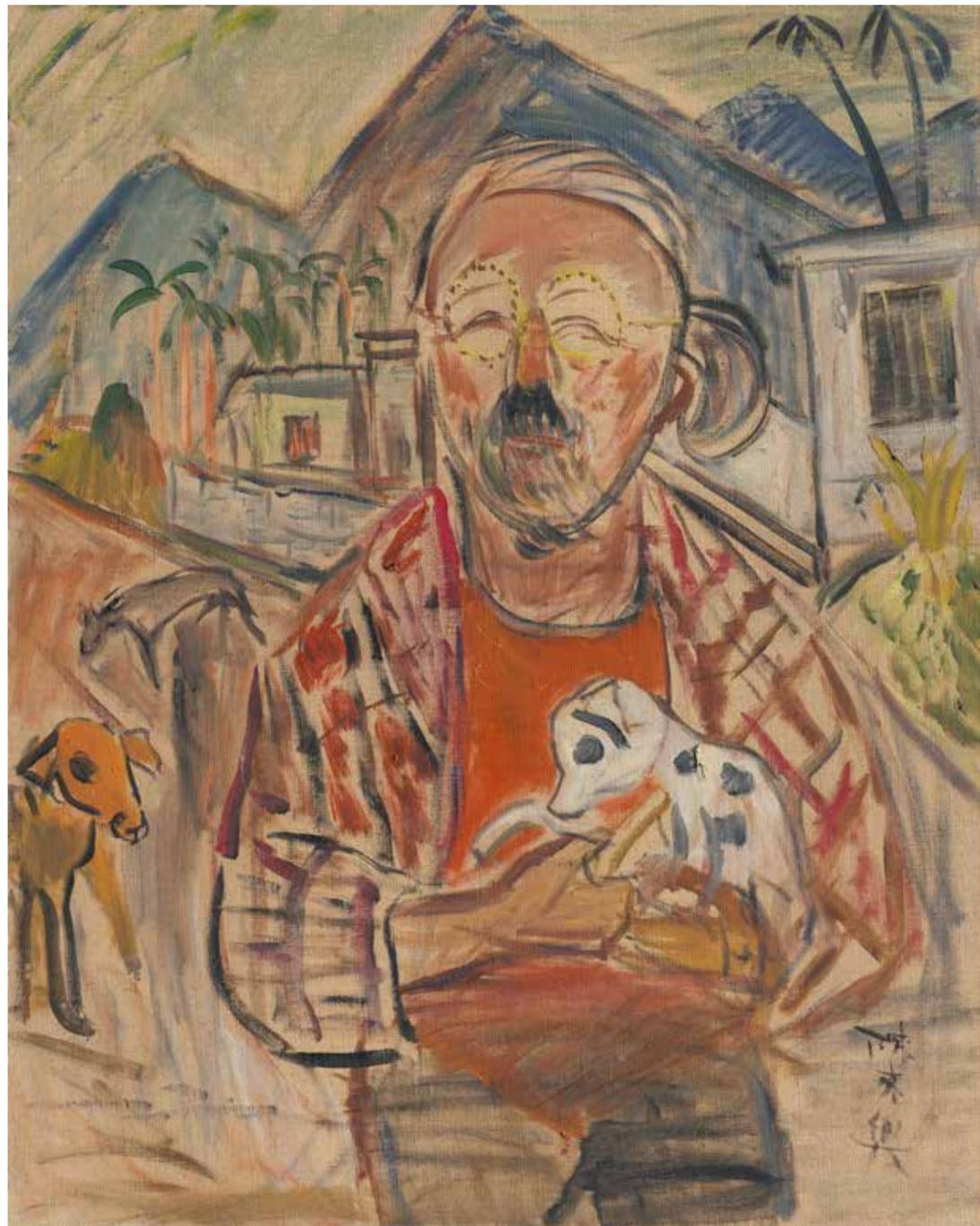
妻的畫像(四)
油畫 1998 20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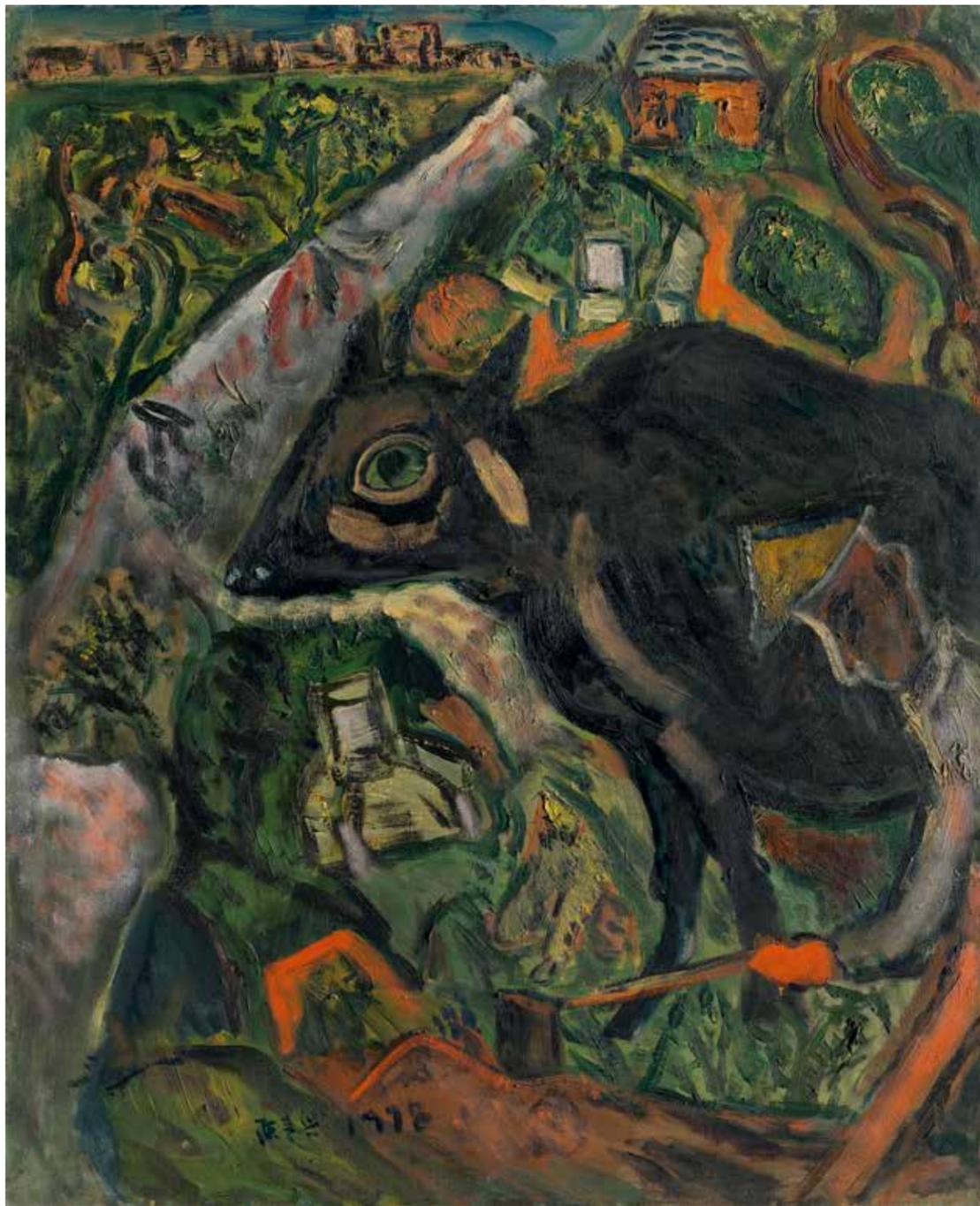
寂寞的人
油畫 1998 25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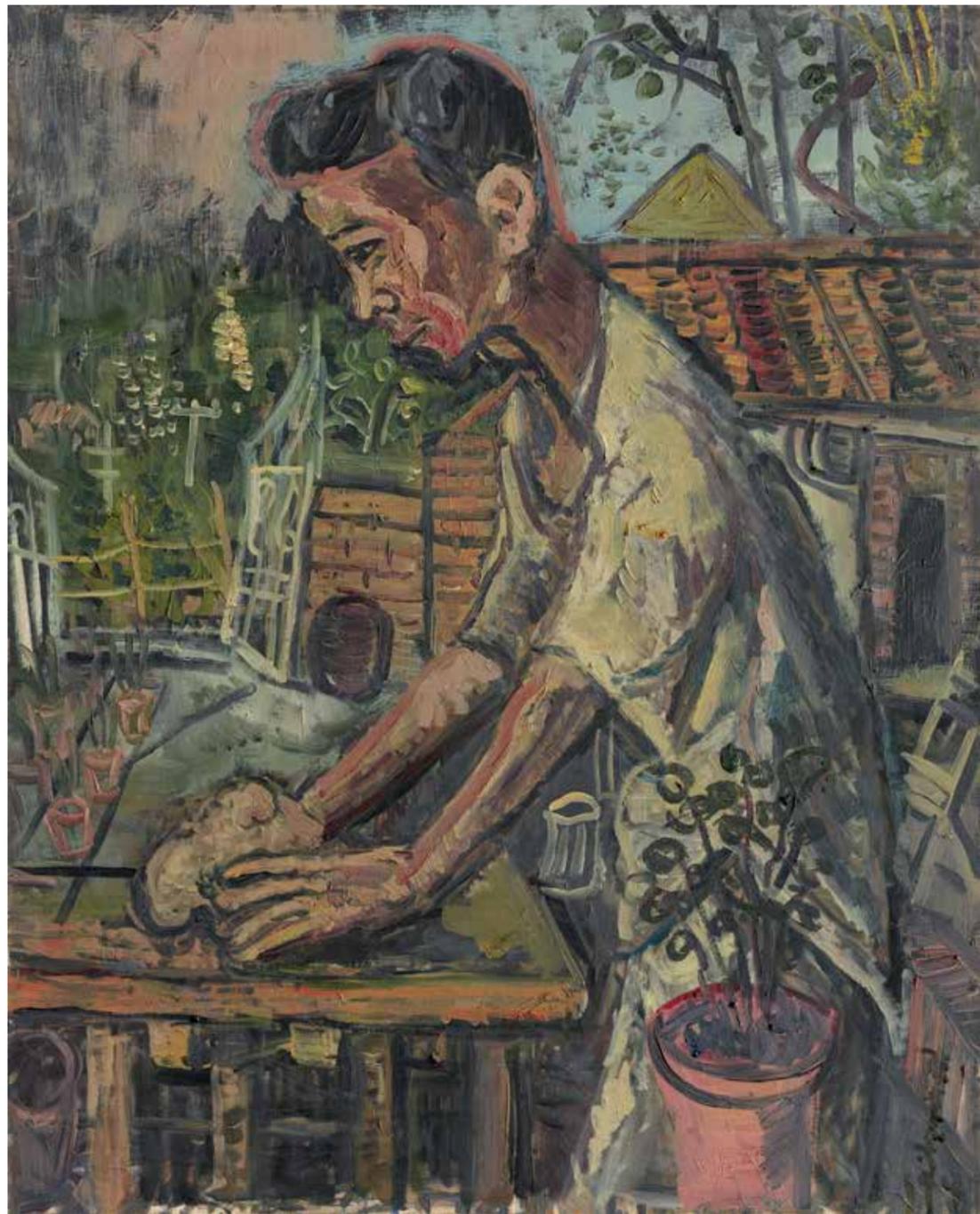
鏡台前的妻子
油畫 1998 15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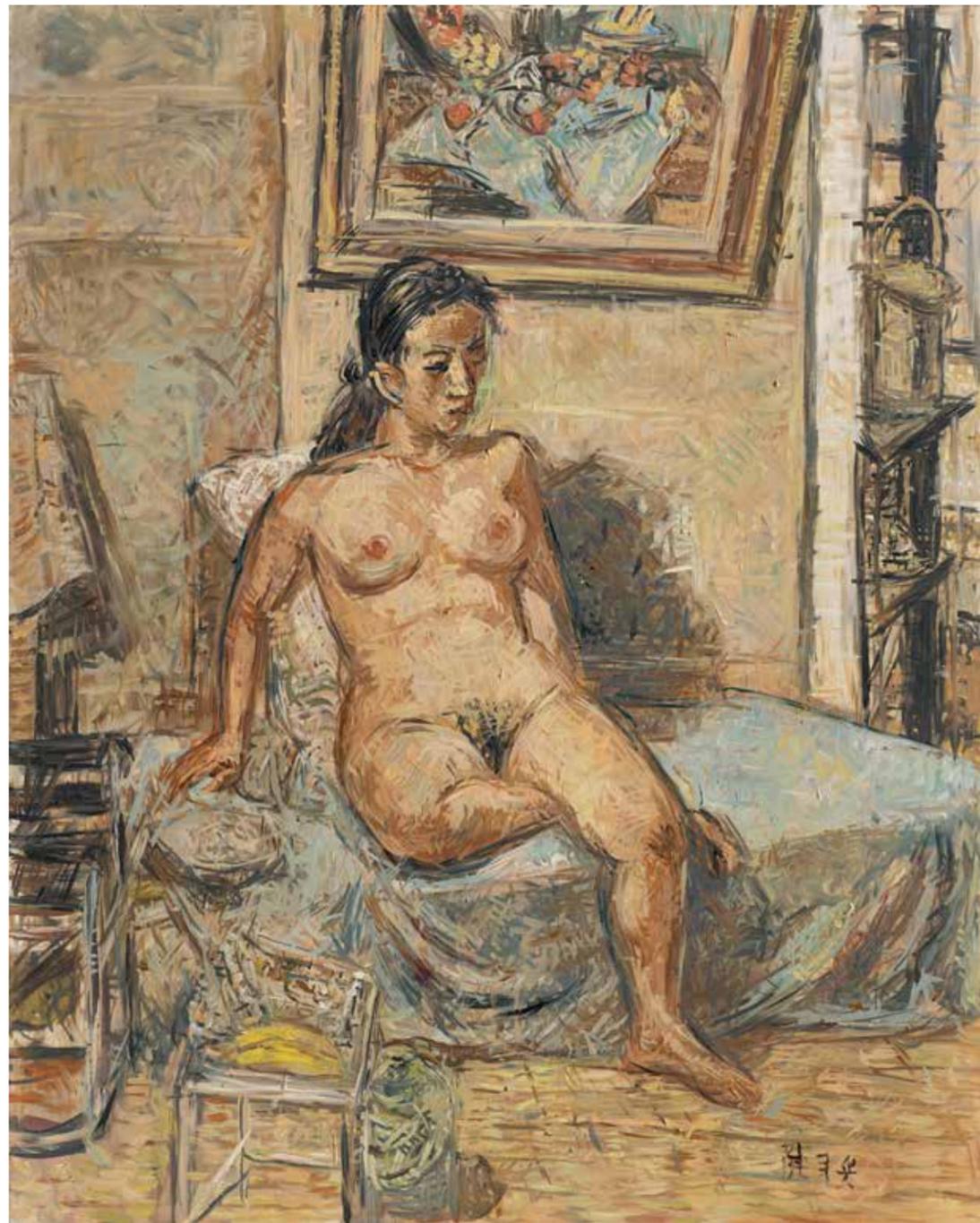


老友—赫格
油畫 1998 30F



農夫與水牛
油畫 1998 25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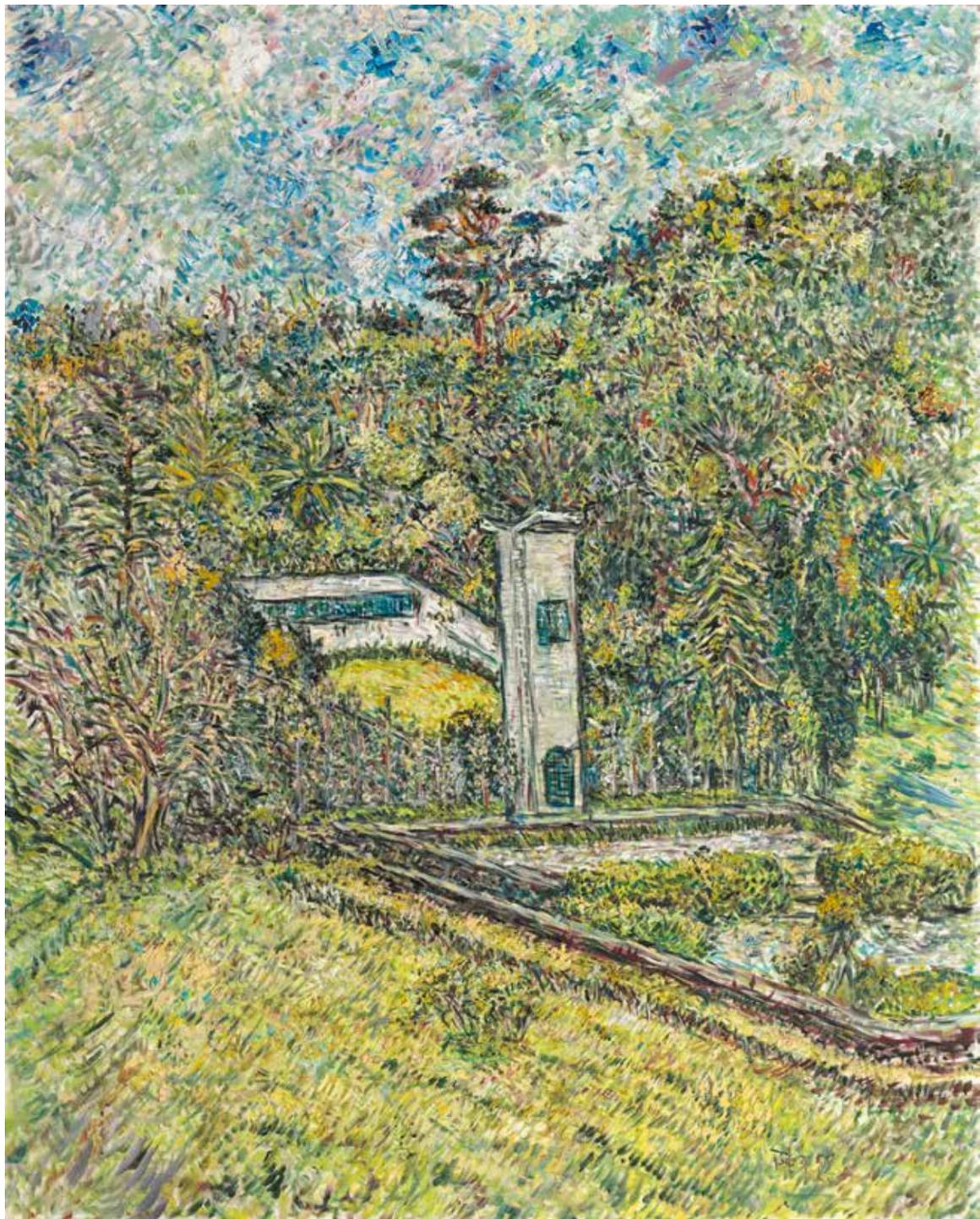




裸女習作
油畫 2000 30F



版畫家老友
油畫 2001 30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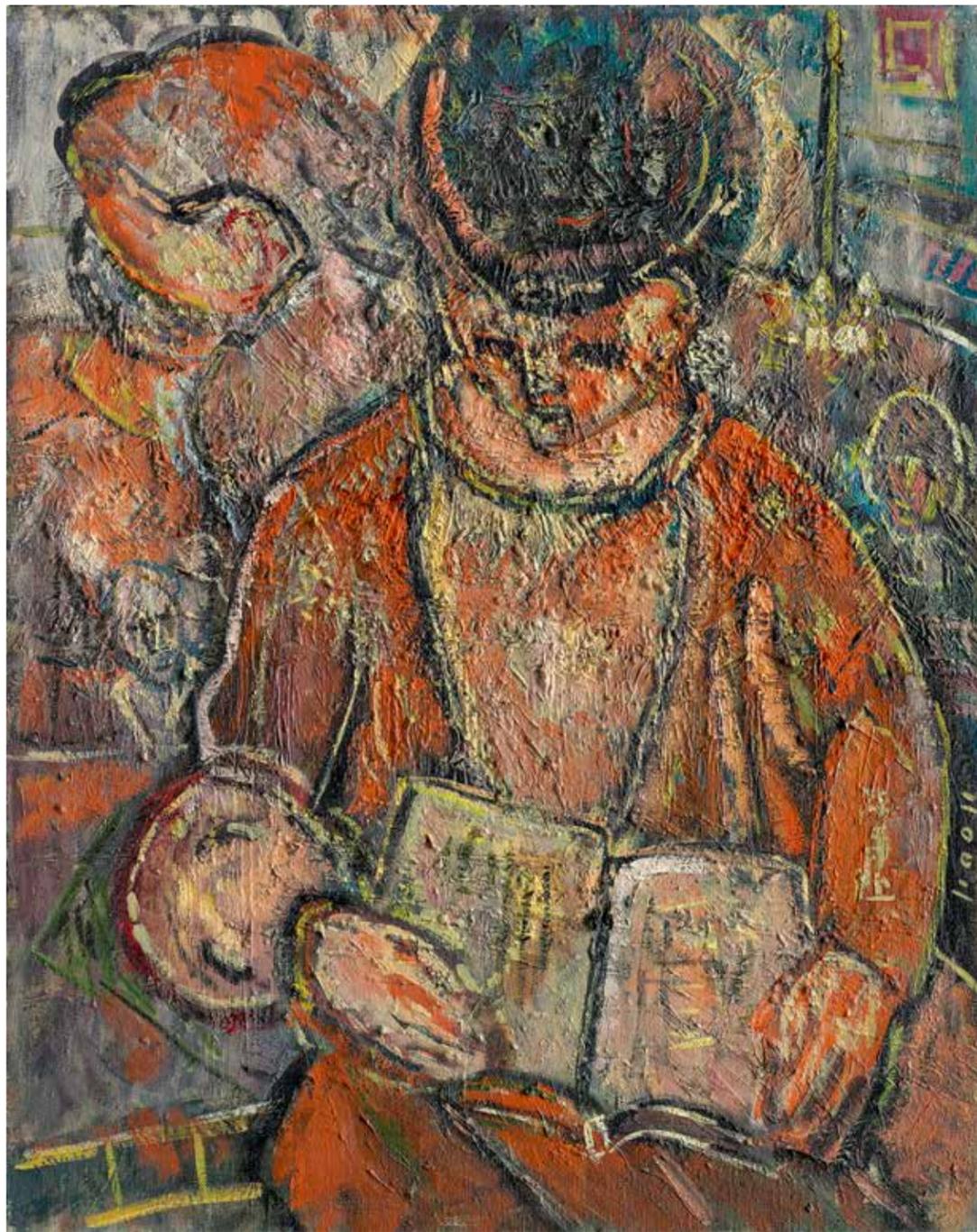


林家墓園

油畫 2001 100F

慈林教育基金會典藏

1980年2月28日美麗島事件大審判當天中午，林義雄先生的六十歲母親和七歲雙胞胎女兒，於臺北家中地下室被刺殺身亡，九歲長女被刺六刀重傷。



閱讀者

油畫 2002 30F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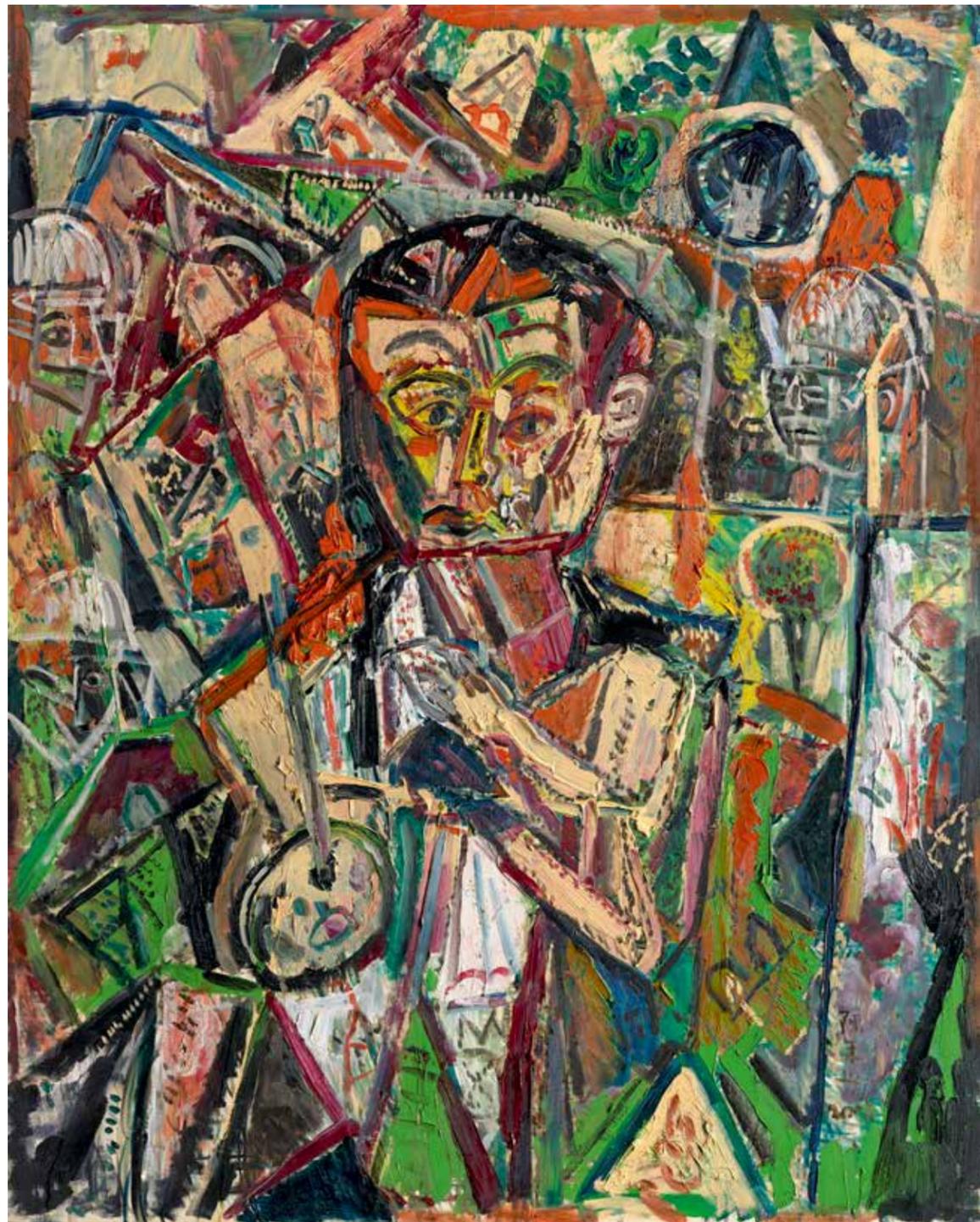


苦悶的老農民
油畫 2003 40P

我幾乎忘了藝術，為了誠實面對我的族群，我不能假裝面對快樂的寫生，農田不只是豐收的快樂，而泥土沾滿著長者的汗水、淚水，寂寞無助的弱勢族群，才是田園美麗外衣底下的真相。
—陳來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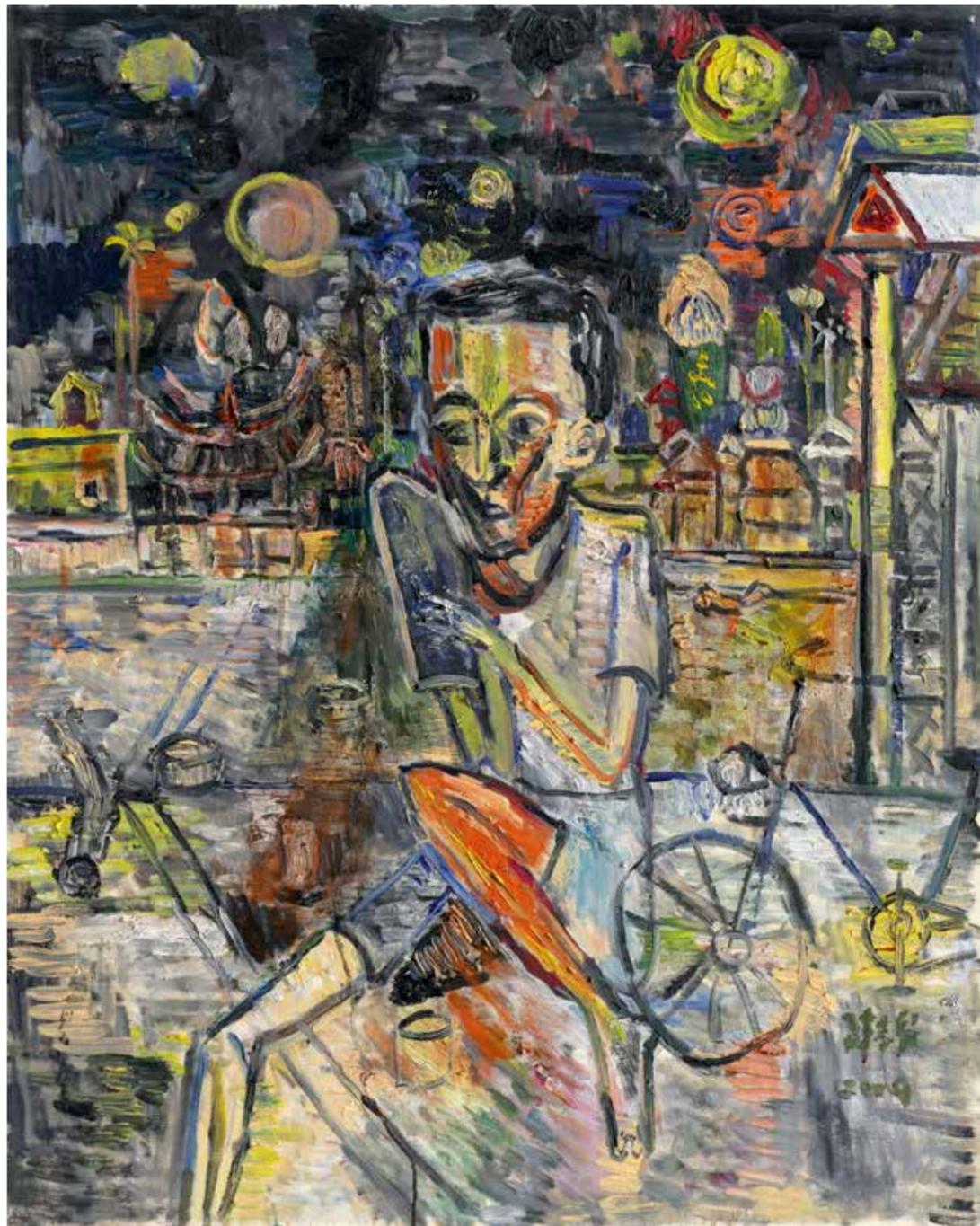


戴眼鏡的農夫
油畫 2003 20F



複雜的自畫像
油畫 2008 100F

先有思想再有圖畫，或是先有圖畫
才發現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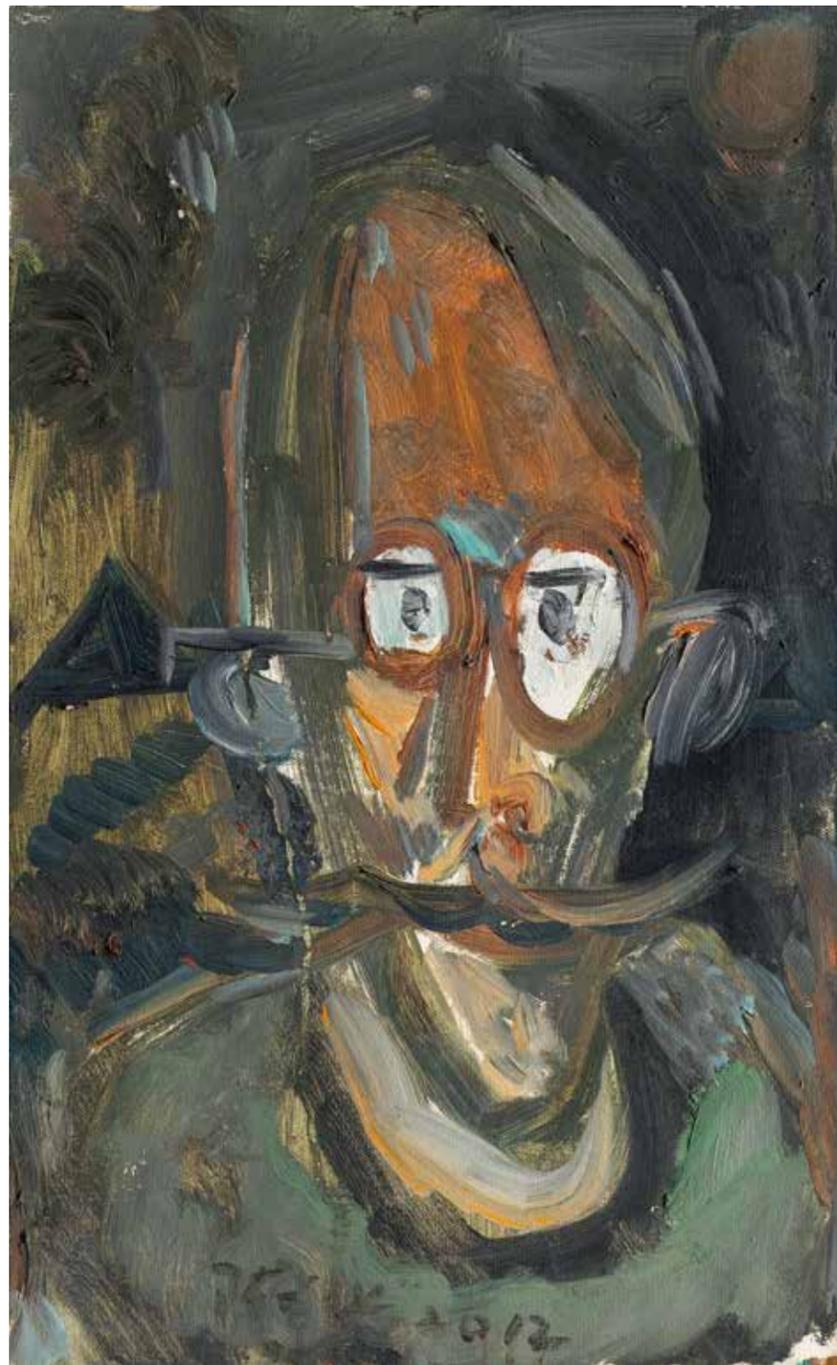
臺北龍山寺的街友
油畫 2009 40F



臺中公園一隅
油畫 2010 60F



浪漫的曹局長
油畫 2010 30M



酒後的曹局長
油畫 2012 10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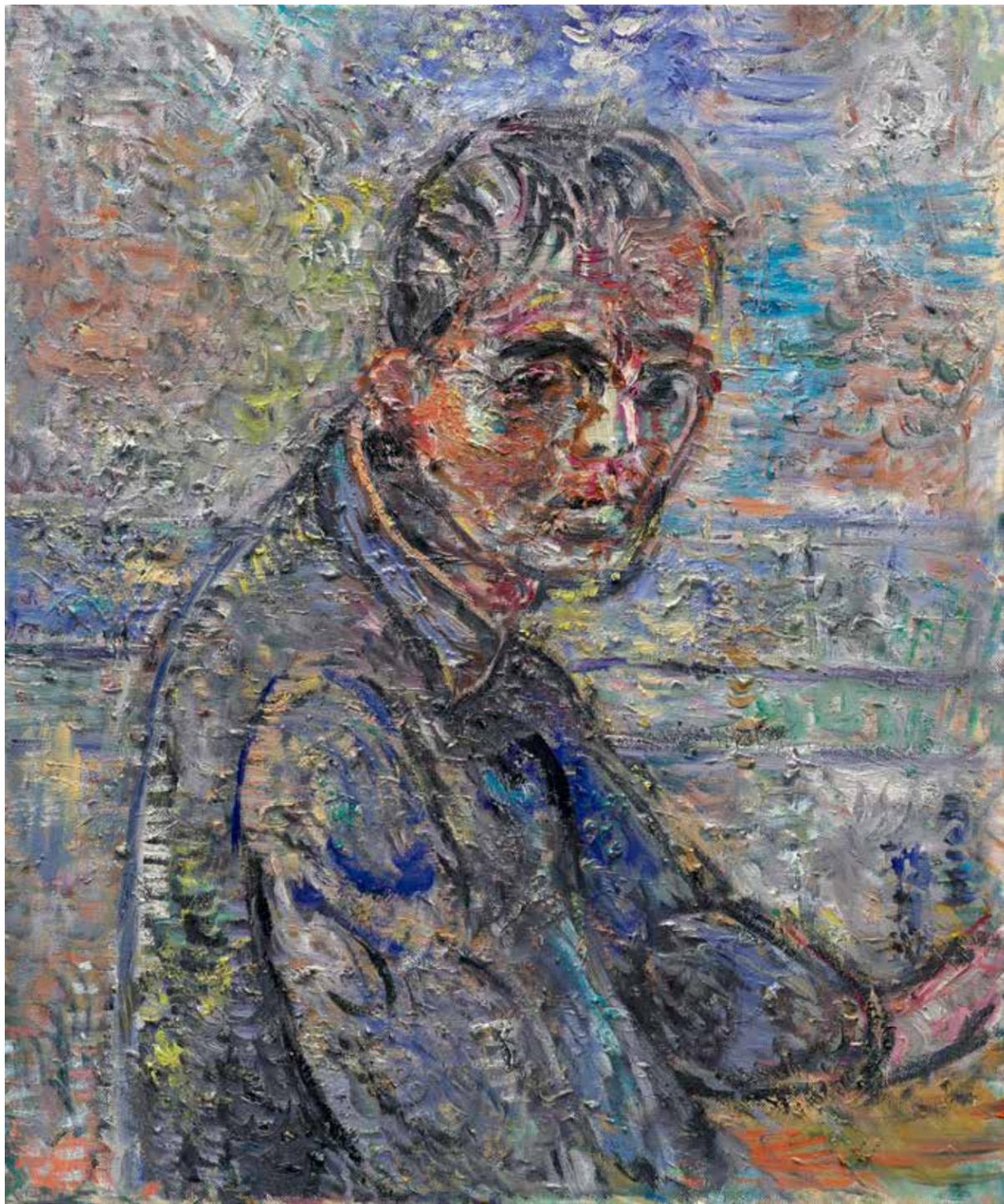
人民作主志工行踏
油畫 2014 30F

「人民作主教育基金會」志工是為了
致力落實三大目標：

1. 補正公投法
2. 修正選罷法
3. 修訂憲法
而踏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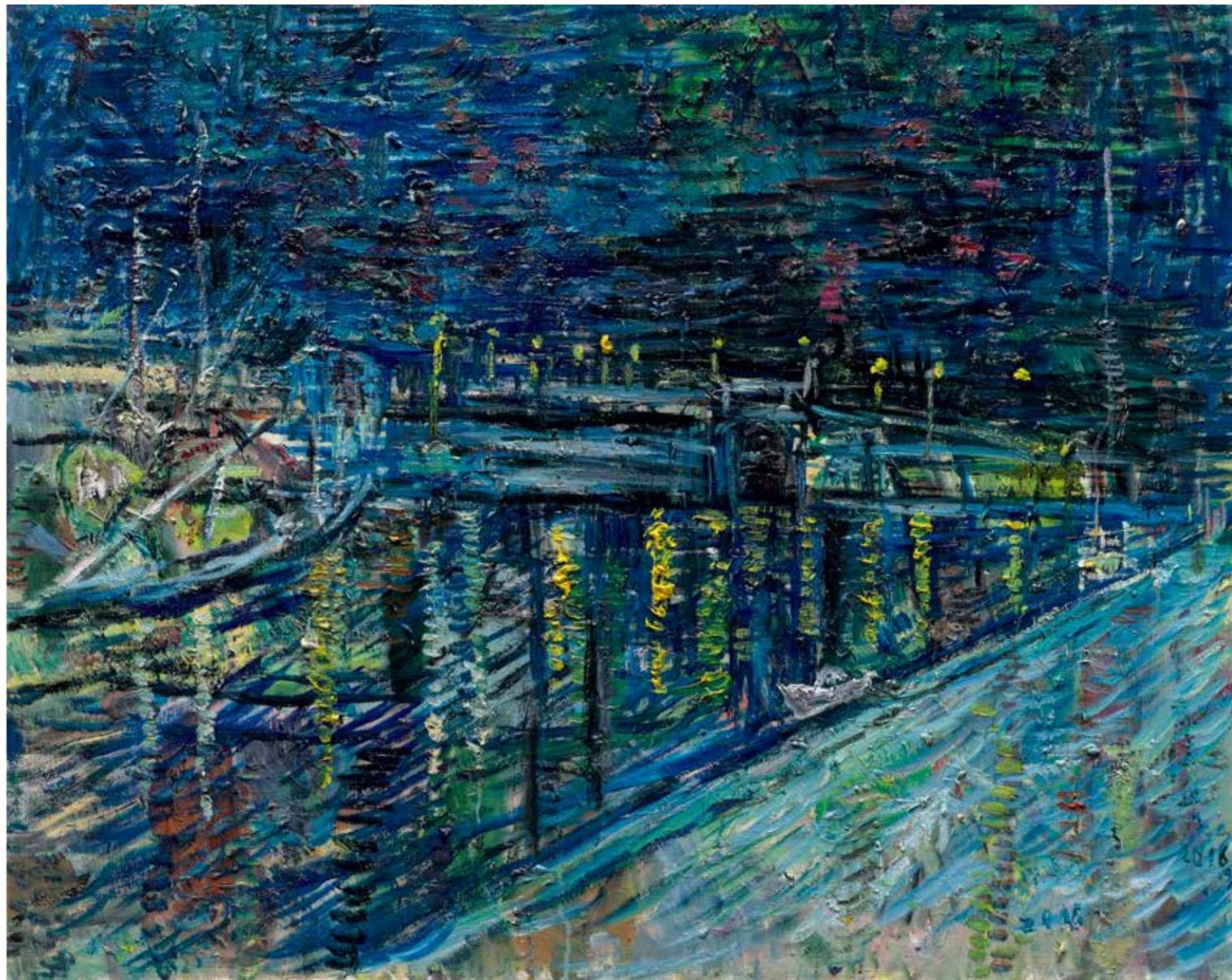
控訴六輕汙染
油畫 2015 250F



自畫像(四)
油畫 2015 20F
謝里法博士收藏

如果你想成為藝術家，你必須
推翻所有既成的概念和想法，
包括你自己。

—陳來興



八斗子的夜景
油畫 2016 30F 蘇振輝董事長收藏

藝術家身影

宿醉的顏彩·土地的心跳
CHEN LAI-SING SOLO EXHIBITION



作畫時的專注神情，1992年攝於秀水畫室



1995年8月攝於彰化圍棋社



1995年8月與妻子攝於畫室



1997年核四公投千里苦行途中，與林義雄先生、陳椒華教授夫婦合照



台灣教師聯盟環島巡迴演講途中與林明達老師合影



於台灣教師聯盟台灣文學營即興彈唱台灣民謠



1995年8月與妻子攝於秀水畫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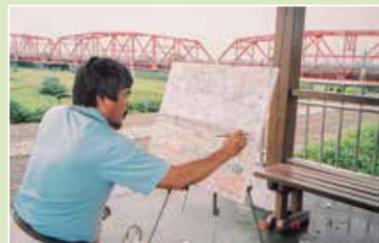
1996年左右攝於秀水畫室



2000年4月15日林義雄先生和林雙不老師到家中探望逐漸康復的陳來興



攝於2009年核四公投千里苦行途中



2007年西螺大橋寫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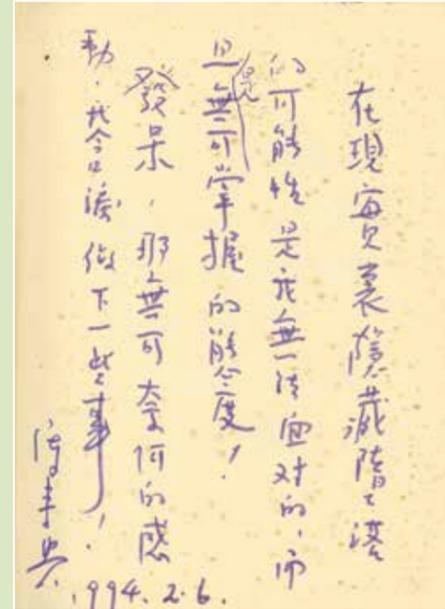


2007年花蓮復鄉大富村與好友赫格寫生



2007年於花蓮天主堂寫生

剪報、手稿



1994年2月6日，陳來興的人生思索札記「在現實裡隱藏墮落的可能性是我無法面對的，而且是無可掌握的態度！發呆，那無可奈何的感動，我含淚做下一件事！」



自由時報 2005年2月20日報導「重現歷史 畫說二二八」



中國時報 2003年5月17日報導「未完成布農壁畫 原創者續畫」



台灣日報 1997年2月28日報導失落的本土畫—二二八後黨政介入藝文界 陳來興憶往慨嘆時風



台灣日報 1997年7月6日刊登作品「消失的琴聲」



台灣日報 1999年7月18日刊登作品「愛台灣戰勝皮肉痛」

宿醉的顏彩
土地的心跳
陳來興創作集
CHEN, LAI-SING SOLO EXHIBITION



出版機關：彰化縣文化局

彰化市卦山路3號 04-7250057

網址：<http://www.bocach.gov.tw>

發行人：魏明谷

總編輯：陳文彬

作者：陳來興

執行編輯：劉巧雯 昌鴻

行政小組：黃巧嫻 林靖文 黃俊欲 孫志雄 楊薇萱

設計美編：興台設計群

印刷公司：興台彩色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電話：04-22871181

出版日期：105年11月

版(刷)次：初版

定價：新臺幣300元

展售門市總經銷商：

國家書店松江門市：104臺北市松江路209號1樓 02-25180207 (代表號)

網址：<http://www.govbooks.com.tw>

五南文化廣場：臺中市中山路6號 04-22260330

網址：<http://www.wunanbooks.com.tw>

其他全國各地展售據點，請洽五南文化廣場

GPN：1010502173 ISBN：978-986-05-0417-0 (精裝)

◎ 著作財產權歸屬彰化縣文化局所有，如有利用本書相關行為，請徵求本局書面同意或授權。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CIP)資料

宿醉的顏彩 土地的心跳：陳來興創作集 / 陳來興作. -- 初版.

-- 彰化市：彰化縣文化局，民105.11

120面；26×25公分

ISBN 978-986-05-0417-0 (精裝)

1. 油畫 2. 畫冊

948.5

105020039



ISBN 978-986-05-0417-0



9 789860 050417
GPN:1010502173
定價：新台幣300元

 彰化縣文化局